

德齡女士原著  
李葆真譯述  
**慈禧戀愛史和她的權威**

新百

舊



御苑蘭馨記

德齡女士原著 李葆真譯

葉聖陶題



原著者

德齡女士

# 御苑蘭馨記

(OLD BUDDHA)

譯述者

李葆真

作者序

我與德齡公主

花園裏的一對戀人

卑微的補鞋匠

咸豐選妃

立刻獲得了聖寵

小太監

太子降生

梅小姐

兩個女人

安德海的威權

御宴

咸豐駕崩熱河

黑夜救駕

慈禧的鐵腕

新軍機大臣

榮祿奉旨完婚

同治的幼年生活

安德海出京受誅

新總管李蓮英

同治之死

光緒繼承皇位

不吉利的大婚

老佛爺退隱頤和園

無髮的怪人

有心無力的維新

老佛爺再度聽政

幽禁瀛台

冷宮裏的珍妃

老佛爺的恨

皇儲

義和團的內幕

他們都像野獸一樣

太后出亡西安

北京淪陷

重建皇城

傅儀的誕生

光緒是怎樣死的

大哭大鬧中宣統就位

老佛爺升天

滿宮不快樂的人

大清朝就此完了

一

二

一

六

一

一六

一九

二三

二七

三一

三四

三六

三九

四五

五〇

五四

五七

六〇

六二

六九

七一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 太 后 的 畫 像 •





• 圖 音 觀 扮 戲 后 禧 慈 •





# 作者序

關於慈禧的種種傳說，大部分都是酒樓茶館中那些毫不知道老佛爺內情的人胡謔出來的。甚至於寫正史的作家也往往搜羅這等人的胡謔作爲參攷。

不是我誇口，我會隨侍太后達二年之久，而且得到她的寵信，因而我敢說我有寫述她老人家事蹟的特殊便利。老佛爺會有多次對我吐露胸懷，這本書便是以她的話作爲根據而由我連綴成的。

一般造謠生事的人會肯定的說，安德海與李蓮英全不是真太監，老佛爺會做過他們二人的戀人，又說她跟安德海還生了一個兒子。我只能說，假太監要想混入宮闈完全是不可能的，因爲每一個太監進宮以前必須先受檢驗，冒充如何能行？

就是宮闈裏的人，若不得到老佛爺的信任，也不能知道她的事情。宮內的閒言和茶館中的閒言一樣是靠不住。中國向來有一班專門造謠生事的人，位置愈高的人，愈被人說得厲害。

本書中的許多人物都會爲作者所熟悉，且會一再交談。我認識康有爲，李蓮英，榮祿，袁世凱，光緒，隆裕后，端王，同治的四個妃子，小兒時代的溥儀，珍妃的妹妹瑾妃，張德，恭王——還有老佛爺本人。在一九零三年與零五年之間所有朝中活着的要人我都認識。假使我年紀稍大，我或許還能影響老佛爺厲行一些當時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計，因爲她總很願意聽我的話。

我這種貢獻太少事實，常使我引以爲憾。

同時我也注意到，別人或許所知太少，不能對老佛爺作忠實的報導，我却由於與她老人家太接近，或許記述中免不了有主觀的地方。

爲了想將本書寫或一個人回憶錄之類的東西，所以我竭力避免日期，並竭力使敘述簡單明瞭，不必作註脚。

書中所稱同治，其實是當政的年號而不是他個人的名姓。光緒亦復如此。溥儀的年號是宣統。溥儀其實從來沒有做過皇帝，隆裕后則從他登極時起，到清朝覆亡時止，都是皇太后。

關於榮祿對老佛爺的愛情，我始終以真實爲主，絕無穿揷，意欲寫成一個人情的故事。我切實希望這一點已經做到。

德齡於加州洛杉磯

## 我與德齡公主

德齡公主對於廣大的讀者已經用不着我來介紹了。一九一一年所出版的「清宮二年記」，盛銷不衰的事實使我確信如此。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我第一次在天津很榮幸的晤見德齡公主，而且我誠懇的希望已經獲得她的友誼。

我剛將「本書」的原稿閱過，我很喜歡它。

但奇怪得很，看完「本書」的原稿之後，我所想到的却不是老佛爺本人，而是那個我與德齡以及幾個朋友同遊西山附近頤和園的難以忘記的下午。第二日，我又與德齡公主同遊紫禁城中——即使今日也不容外國人問津的一些大內所在；不過，那一次我遊大內雖遊得極爲痛快，覺得自己榮幸之至，然而那一次的宮中之遊總沒有頤和園之遊那麼使我縈迴腦際，歷久難忘。

頤和園是東方的美麗所在之一，一帶鱗次櫛比的宮殿，幾乎將太后心愛的一片湖與一座假山完全掩蓋了。在未認識德齡公主之前，我也曾獨自去遊過一次，然而回來之後，却糊裏糊塗的一點兒印象也沒有，地方太大又太空虛。

但是第二次之遊是多麼的不同呀！

似乎頤和園的每一座房屋，每一個庭院，每一條曲徑，與每一顆小石子，都有一番話要對公主說，而公主又將每一個故事說給我聽。由於她的生花之舌，頤和園過去的人物似乎都從幽靈變成有生氣的人了。

老佛爺在她的口裏變成了一個真實的人。我真以爲在某一個轉灣抹角的所在會迎頭遇見她，聽見宮眷們的低低笑聲，太監們的像婦女們的尖銳聲，我又不由揉揉眼睛要確知我是否沒有真的看見那批

宮裝華麗的侍從女官們

公主對我說：「這是她老人家接見大臣的議政堂——他們都誠惶誠恐的對她叩頭——」

公主說得如此逼真，我真能看見一般大臣們躬身到地如同神龕前的崇拜者一樣。

「這一條石子路上的痕跡是一九〇〇年洋人砲車經過時的輪印——」。

我一聽，果然清楚的聽見了大砲的隆隆聲，以及砲手的叫喊聽與咒罵聲。

「這座爲頤和園裏僅有的樓房，是我入宮的時候住的。老佛爺住在湖角對岸的皇宮裏，我從前常在落霜的早晨跑去把她叫醒——」。

我們匆匆經過所說的這座房子時，看見裏面儘是穿着軍裝的苦力！一度嚮過帝皇脚步的地方竟成爲苦力的橫陳之地！

「這是芍藥山——」。因爲沒有人管，現在已是一片荒涼了！

「這是著名的長廊！有一次，我非常想家，便坐在這兒痛哭一場。我還是非常孩子氣，不大喜愛宮庭生活。」

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她，一個小姑娘。我從未見過的那個小姑娘，但相信站在我身旁的摩登少婦必定很像她。

走到長廊盡頭，在路過一道門進入大理石船以前，公主忽然停了下來，笑了一笑。她的笑不是快樂的笑。那是十分傷感而又不願向生人吐露的苦笑。原來門上貼了一張黃紙，紙上寫着我所不認識的中國字。

她向我解釋道：「這是一張隔壁有啤酒、三明治與茶出賣的廣告！」

剛巧在廣告上面，便是老佛爺的御璽，上面已經罩了一層蜘蛛網。假設老佛爺能够回來看見，要

怎麼說：我敢說，宮內的石子路要用洋人的腦袋來點綴了！

我們在石船裏飲茶。

然後我們又去參觀遊客很少進去的船室，那兒的鴿子不住地咕咕地叫着，老佛爺的畫舫有一隻泊在那兒，另一隻已經差不多看不見了。

多少年前，德齡曾經乘着那個畫舫泛乎中流。

管船室的老頭兒還記得她，將門打開，讓我們隨意參觀。然而那可不是一個快樂的地方——我以為它正代表了中國。

然後我們又回到現代的北京，德齡要出席在一家著名旅館的爲她開設的盛宴。

這位當日下午曾經又一次當過侍從女官而如今又變作摩登少婦的太太的華貴風度，登時充滿了整個旅館。中外人士都一致起立向她致敬。

那是一次極爲光榮的歡送會，歡送德齡到美國去。

但是我在宴會中並沒有覺得特別的快樂。

我在想多少年前一個小小的侍從女官因爲想家坐在長廊裏哭泣！  
回憶過去這一切，我認爲她真是這本書再合適也沒有的人物。

阿德·柏克斯在加州洛杉磯

## 一 花園裏的一對戀人

蘭姑娘的家是一團和氣而又安甯恬靜的地方。她父親自從掛冠歸林之後，只在家裡坐享大將軍的俸祿，逍遙度日。他整天煙管不離口，除了睡覺的時候，才任牠橫在胸口的袍摺子裡。那時候，他的鐘形緯帽斜擱在額上，紅頂子微微歪着。他那做得一手好針線的夫人，常愛看着這已與她過了多少年的男人微微而笑。他們由於生活優裕，寧靜的面孔上毫無煩惱的痕跡。他們膝下一共有兩男兩女。現在兩個女兒正在客堂後面的小書房裏攻讀經書。他們的老師是個好好先生，胖胖的，而又時常喘噓噓的。學生偷閒不讀書，他也並不怎麼在乎，只有他突然從小睡中驚醒的時候，往往倒把閒頑的學生嚇了一跳。

蘭姑娘是很有志氣的。她有偉大的夢想，那種夢想是如此的偉大，有時連她自己也有點兒害怕。因此她的夢想從來不告訴人，只暗暗的藏在心裡，只拚命的求知識以求她的夢想終於有實現的一天。她又渴望在一個縹緲的未來，能够突破禮教的藩籬，走出去看一看在那花園圍牆之外的世界。

父親坐在那兒，懶懶的吸着煙，已差不多睡着了。母親正在辛勤的縫衣。在另一間屋裡的先生正在點頭晃腦的打瞌睡。姊妹二人也正在研讀她們的書，不過紙上那些龍飛鳳舞的字，他們究竟看見了沒有，却是個疑問。

那時正是悶人的春天，滿園子裡都開放着牡丹花，杜鵑花與木蘭花。

蘭姑娘手捫着嘴，悄悄地向窗外張望。花園裡陣陣蜜蜂正嗡嗡地唱出一片醉人的催眠曲。不怪先生磕睡，父親也睡着了！正是春天呀！蘭姑娘的一雙惺忪倦眼却突然望到了花園的一那邊，阿媽小竹正在走過來。那個傭人悄悄地走着，向上望了一望，正接觸了蘭姑娘的視線。她默然的以指按唇，左

右張了一張，將頭點了一點，隨即轉過身去，又悄然走回去了。

蘭姑娘對於這個暗號是多麼熟悉呀！她以前已經看見過無數次了。這個暗號就是說：「他剛剛從月洞門進了花園！」

蘭姑娘看着她妹妹。她妹妹雖一面在微笑，却有點兒着慌。她向點頭晃腦的老師緊張的看了一眼，又探身向前對父母張了一下。她幾乎要搖頭說不可以了。但是她沒有，因為她很愛這個大膽的姊姊。從滿人貴族家庭的小姐身份來說，蘭姑娘確是够大膽的。悄悄的，慢慢的，蘭姑娘由座上站起，轉身穿過了掛簾，一點兒聲息都沒有。她並沒有驚醒她父親，她母親雖看見却沒有問她。蘭姑娘在這種時候到花園裏去散散步原是極平常的事，而且小竹不是才在門口出現要陪伴她的嬌小姐嗎？那一定不會有什麼害處的。因此蘭姑娘一直走進了花園。

這是一座極大的花園，園內正是千紅萬紫的爭奇鬥艷。牡丹紅得像嬰兒的小口，杜娟花白裡帶紅，像含羞的少女，至於木蘭花則像聖潔的修道女。陣陣的蜜蜂由一個花叢飛到另一個花叢，吮着花心，嗡嗡亂唱，恣意享受春天的百花香。園子的四週列着各式大樹，小徑兩旁也是短樹成籬。樹影照在大理石的椅子上與板橋上。花園最僻靜處的一個小涼亭的瓦屋頂上也正搖曳着樹影與日光。那些脩長的樹幹，伸着長滿了葉子的大手臂，似乎告訴人那兒有安寧，可使人享受一兩時的出塵之樂。涼亭盡頭的花園牆開了一扇月洞門，而現在這扇月洞門是關着的。

多麼安全的地方呀！蘭姑娘自己微笑着，一步一步的直向涼亭走去，毫無猶疑不決的態度。涼亭的門是關着而且下着鎖的，但那把鎖却有一個秘密機關，只有三個人知道。這三個人，一個是小竹，她有一把鑰匙，但她却愛她的小姐勝於任何人，甚至於勝過自己親生的骨肉。第二個人是蘭姑娘自己，第三個人也就是知道月洞門秘密的人。當然還有第四個人可能也知道個中訣竅，但是這個上了年紀的老園丁不但很聾而且幾乎瞎了，再說他又是愛蘭姑娘的。他永遠不會洩漏她的秘密。

蘭姑娘移動着那一雙未曾纏過的纖足，筆直的往涼亭走，忠心的小竹則恭敬地跟隨在後面。到了涼亭，她一逕升上台階，進了門，隨即可把門無聲的關上。小竹沒有跟進去。她不但很聰明，而且很愛蘭姑娘。她跑到涼亭附近的一個大理石橋上坐了下來，面對着涼亭前面的一帶地面。因此正屋裡如果有人往外看時，只要看見她，就會想蘭姑娘必定也在涼亭前面，不至於有其他的猜想。

小竹的確是很聰明，不怪蘭姑娘對她竟是絕對的信任。

蘭姑娘進了涼亭，將門關上了之後，從一張長桌子旁邊的方橋上站起了一位盛裝的滿洲公子。他一看見蘭姑娘，眼睛便突然發出了光亮，也立刻注意到了她驚人美麗，她的纖手，濃黑的眉毛，以及露在粉荷色旗袍下的雙足。蘭姑娘的一身衣裝恰恰配合了花園以及涼亭的色調。她的旗袍上鑲着金總子，頭下一排寶石似的閃光鈕扣，分外映出她的花顏玉貌。她的前額很高，一片前劉海上繫着一道紅的絲線。她的雙頰微微發紅，關上門之後，就亭亭玉立地在那兒接受那位滿洲公子的欣賞。

「榮祿，」她低低叫着他的名字。「我又來了。」

他將她的纖手一把握住。這兩個人真像一對畫中人；蘭姑娘是一身粉荷色的衣衫，榮祿則穿了一身華麗的禁衛軍統領的戎裝，足以互相媲美。他握着她的手，凝視着她的一對眸子，注意到了她緋紅的雙頰，更在那一片嬌羞中尋着了他所最渴望的東西。此時只有他們兩人在一起。這是完全違反禮教的舉動。滿洲人的姑娘從來不許單獨和一個公子相會。至於她秘密的前去和他私會，讓他握她的手，對她一往情深的笑，尤屬非禮。但蘭姑娘却來了，而且讓魁偉的榮祿握着她的手——緊而又不太緊的——更讓他對她那雙滿含智慧像一泓深黑色的池水的眸子，盡情的注視。

他們四手互相握着，輕輕的，他將她拉過去，輕柔的笑着，她並沒有拒絕他。她沒法拒絕榮祿，因為他是如此的溫柔，在他的微笑之下，她的反抗全部解除了武裝。

「蘭，你美麗極了，」他幾乎是耳語着。「我愛你比愛任何人都利害。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與你

相比。只要你想，你皇后也能做。天下的英雄都要將世界的財富獻在你的足前，天下的英雄都要爲獲得你的青睞而互相作戰。你多麼的艷麗呀！我是多麼的愛你呀！我不曉得你心裡知道嗎？」

蘭姑娘半晌沒有作聲，只向他端詳，對這個打破古禮，不怕她父母震怒，而秘密來與她私會的男子，凝視不瞬。最後，她不禁嫣然微笑。

「我知道的，」她輕柔地說，「因爲，我也愛你。」

他們又互相擁抱——天地都似乎靜立不動了。

涼亭之外輕輕傳來了一些小聲音。蘭便從榮祿懷裏向後掙退了一步。

「小竹的信號，」她耳語着。「我必須去了。明天來嗎，榮祿？」

他點點頭，很不情願的將她放開。

他靜靜的笑着說：「過幾分鐘我就去給你的父母請安。這一次我不打月洞門走。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你父親。你可以隔着門簾在你書房裡聽。我現在不告訴你是什麼消息，因爲我們的時間太寶貴，我只能說蘭我愛你；我要永遠的愛你，到死也要盡忠於你。」

她輕輕用手摀着他的嘴。這是一個大膽的姿態，因爲滿洲人的姑娘不可以有示愛的行動。然而，你瞧，榮祿不是說過他愛她嗎？她一轉眼已跨出了涼亭走了，榮祿從窗子裏一直望着她的後影，直到她進了正屋。不久之後，他又看見小竹回來走到月洞門前。忽然月洞門善然洞啓。榮祿迅速的離開涼亭，走出了花園，既不望左，也不望右，因爲他知道如果有危險，小竹是不會開門的。

然後他繞過了圍牆，走進將軍府的大門，吩咐傭人通報進去。蘭姑娘的父親從小睡中驚醒了，匆匆拾起袍摺子裏的烟管。母親也將針綫擱在膝蓋上。隔着門簾的另一間屋子裏，榮祿可以看見兩姊妹正在用功讀書，那位老先生忽然驚覺，厚嘴唇裡發出了似乎不耐煩的一聲哼哼。然後他用京話對兩個女學生吼了一聲，於是他們的頭就低得更加厲害一些了。榮祿笑了，却裝着沒有看見隔壁的情景。



他在靠牆對門的一張匠上坐下了，傭人捧上了茶點。蘭姑娘的父親向來是喜歡敬客的，尤其客人是榮祿的時候。他把榮祿當兒子看待，其實他心的深處很希望榮祿將來有一天可以變成他的快婿。除了蘭姑娘的父親之外，沒有人知道他這一段心思。她母親也有一個跟這個相仿的心思，不個她也從來不會說過，因為家裏以及兒女婚姻大事都是父親作主的。榮祿若能猜到這老兩口兒的心思，一定會好笑的。不過他不知道。

因此，蘭姑娘的家裡有五個人都懷着秘密。小竹與蘭姑娘共同守着幽會所在的秘密。蘭的妹妹猜着了七八分。蘭的父親和母親也各有秘密。只有造成秘密中心的榮祿一無所知。

他是禁衛軍的統領，手下有一隊兵，是奉令看守紫禁城的四門，並保衛皇族生命財產的，爲了這種重責在身，他常常獲悉紫禁城以外的消息。他一有這種消息便來報告給蘭姑娘的父親聽，因為他年紀雖老，但是對於一度指揮現已放棄的軍隊中情況，仍然相當關心。

茶點捧上，客套完畢之後，榮祿道明了來意。

「皇后至今還沒有生下太子，」他閒閒而入的說。

老頭兒沒作聲，只從口裏噴了一口煙。但是他的眼睛很明亮。他知道，過一會兒榮祿會得告訴他的。榮祿却似乎被僕人才端在他面前的茶人及放在他面前的點心，發生了深切的注意。過了好久，他才說：「中國皇位還沒有一位繼承的人。」

這時候榮祿已經注意到隔房的蘭把頭不耐的一扭。

「因此，」他又接着說，「皇上已經下令要娶一位妃子了。當然，她必須出身於高貴的家庭。這道敕令裡已經點好了十七名秀女。以後皇上會再下令擇定吉日，以便他們到皇城裡去備選。他們跟我說，皇后氣得了不得，但是她也沒有辦法。不久，宮裡就要有妃子了。皇上希望這位妃子能够替他生下一位傳宗接代的皇太子！」

這時蘭姑娘忽然做了一件驚人的事。她不顧她的老師，不顧她妹妹的皺眉蹙額，連書也不闔，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一直走近了屋子。

「我的名字就在那十七名裏面！」她銳聲的說。「我知道！因為我的心告訴我！」她以手撫着胸口。

榮祿的心冷了半截。他的胸口上起了重壓。當他接觸到蘭姑娘的視線時，他的臉成了死灰色。他旋過身去看着蘭姑娘的父親。父親也正瞪着蘭——他的嘴張得很大，說不出話來。

接着，一個傭人進來通報「有聖旨到」。

跟着就有一名宮中的太監，耀武揚威的走將進來，捧着一張蓋了許多印的黃紙給蘭姑娘的父親。一道聖旨！原來不過是一張黃色的紙而已。然而這一張紙却改變了蘭姑娘的一生也注定了中國的某一時期的命運。

蘭姑娘的父親，照例先行三跪九叩首，才捧讀聖旨。然後他仰頭來看榮祿。

但榮祿已經走出門外了。或許他已猜到，或許他的心已經告訴他這太監傳來的聖旨的內容了。因此老將軍還沒讀完聖旨之前，他已經悄悄的從花園裡溜走了。

## 二 卑微的補鞋匠

紫禁城裏，通往東華門去的那一條南池子大街，真可以說得是人煙稠密，肩摩踵接，熱鬧非凡。有挑葱賣菜的鄉下人；有四平八穩抬轎子的苦力；有剃頭匠在人叢中，當衆表演，替一名苦力大掏其耳朵，引起不少閒人的注意。川流不息的人衆，熙來攘往，不知所爲何來。處處是人聲雜響，南腔北調。滿街是男男女女，擠着擁着嘻笑不絕，走卒販夫，隨口撒村，不乾不淨。要之，這是一羣原始的

民衆，只求酒醉飯飽，不管其他。他們覺得有的是無窮的時日，所以儘在悶中作樂。

這人叢中有一個年輕的補鞋匠，正閒守着他的皮匠攤。這個補鞋匠不十分得意，因為補鞋匠人微言輕，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可言的。他細眯着一雙眼，掛着一片下嘴唇，他鬱鬱不樂地瞅着那團繞着紫禁城的高城牆，以及再過去一些的金碧輝煌的宮殿上的黃瓦，這一切都分外映出他自己的潦倒窮困。他若有所思的在嚼着一個蘿蔔，因為蘿蔔便宜，一個小銅錢就可以買到，而且不用火去煮。吃蘿蔔既不用鹽，又不用燃料，這位補鞋匠連皮也不削，竟一古惱兒都吃了下去。他現在很窮，過去更窮，因此他知道食物不可糟蹋。行人擠着他時，他不留情地個個都罵，這並不是說他恨天下人，只不過因為他命途多舛，所以自然而然地怨天尤人了。

過了半會子，他嘆了一聲，也不顧前擁後擠的行人，將死釘着紫禁城的一雙眼睛轉過來在他那一身擋寒的破棉襖上，開始捉起虱子來了，然後又去查抄他從來不會梳過的辮子。不時他的嘴裏還在念念有詞的罵人。這個傢伙，倒是個心懷報復的狠東西。

這人是誰呢？他的名字叫做李蓮英。他渾身骯髒得無以復加，他的臉大約好多年都沒有洗過。他年齡還不到十六歲，但是個兒却不小，像他這種人，中國處處都是，原不足奇，可是他却是值得注意的，不過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李蓮英本人也不知道。

因為這位卑微的補鞋匠，脾氣近於瘋狂，而且嫉世如仇的傢伙，已由天意注定了要在中國歷史上大大的留名。這時候，他正意含不平地望着關着城門的紫禁城，低聲咒詛皇城裏的人，如果沒有人在他的眼前，他更會出聲的罵，他渴望看一看皇城，就是賠了性命也可以。但是紫禁城却不是李蓮英這一類的人所可以進得去的地方。

說起李蓮英，他也有一段小小歷史。不久之前，他還在北方，終年胼手胝足，辛辛苦苦的當一名農人。在他父親手裏，他曾挨了不少竹鞭子。這些年來，李蓮英吃得飽的時候少，吃不飽的時候多。

他醒着睡着都念着吃飯，因為他的肚子經常都是空空的。

於是他從家裏偷跑了出來，就投奔了人物蒼萃，語言複雜的北京城，將那艱苦難堪的生活撇在後面了。可是李蓮英還是不滿足；李蓮英永遠不得滿足。由於他少年時候，踏蹬坎坷，所以縱或他老年有成，也還是改不掉他那填不滿的慾壑，以及那一股子怨尤之氣。

他會經當過拾垃圾的苦力——挑着兩個籃子，檢煤塊、香煙屁股，以及任何人家不要的廢物。他檢拾的時候極其講究，還用一條有鉗子的長竿子，免得弄髒了那已經污穢不堪的手。李蓮英雖然終年不洗臉不洗浴，也不梳辮子，而且滿身虱子亂爬，但他還有某種得意。

他得意他是李蓮英。他現在的地位雖然低下，而比較過去已經高貴不少的事實使他相當驕傲。

他玩弄着那把半圓形像剃刀似的雙柄皮匠刀，心裏想着過去，又憧憬着未來。他已從農人升到了皮匠了。如果他克意進修，還能再進多遠呢？他積蓄的天才可真驚人。就拿他吃的蘿蔔來說罷，買一隻不過一個小銅錢，然而他買的時候却很少。因為他反正有的是本事，偷起來更便利經濟。

他抬起頭來，注意到週遭有點異樣，擁擠的群眾還是在那兒——他們總歸是在那兒的。但忽然之間，大家都靜了下來。李蓮英對於鬧布的噪雜之聲是不在乎的——北京永遠是充滿了吵鬧的聲音與臭味的。但是，一旦鬧聲停止了之後，他却開始注意了，其餘的人也都在注意了。於是李蓮英抬起頭來，看是如何一個究竟。

原來大街上走來了一隊馬隊。騎在馬上的人穿着華美的綢衣服，坐下都是雄駿的蒙古種高頭大馬，不是灰的就是純白的，馬鬃長拂飄揚，鞍轡輝煌齊全，盡是皇家御馬風光氣。領着馬隊的是一個騎一匹灰色駿馬個兒胖胖的人。他的後面則是一位相貌出衆的騎士。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位大人物。他的頭昂然直立，儼然世胄之裔。其他的人也都戴着用明亮的珍珠所裝飾的帽子，不過誰的珠子也沒有第二個人的帽子的珠子多，而且誰戴的帽子也不及第二個人戴的那麼威武神氣。在第二個人後面，共

有十六個人跟着，也都騎着馬。有些人手裡拿着鞭子，當騎隊耀武揚威的經過南池子時，他們一點兒不管大街上的行人，拿鞭子的更沒頭沒臉的向礙路的行人揮打過去。

李蓮英驚詫萬分，張大了嘴。他這還是第一次到南池子。他還不知道這一條熱鬧的大街上的習慣，或是顯赫遊行的隊伍。

李蓮英把擋在他前面的一個人的袖子一拉，嘴裡惡狠狠的發話道：「站開一點兒，王八蛋！」那個人聽說連忙讓開。他對這個兇狠的皮匠甚至於還笑了一笑，結果李蓮英接着又問：

「那是誰呀？他們是什麼大來頭？居然拿鞭子打老百姓，就好像打落荒的野狗似的？」

那個人對李蓮英望了一望，滿臉驚異。

「大概你是初到北京的吧，怎麼連他們也不知道？」

「够了！」李蓮英不耐煩的搶白他，「回答我的問題！」

「那就是，」說着，那人又得意地停了一下，「當今天子咸豐皇上的總管太監安德海！其餘的也都是比安德海小一點兒的太監，是他的從騎。他們剛剛到紫禁城郊的大街上去跑馬的。他們住在皇城裏，分享御膳房的山珍海味，那種榮寵還了得！」

李蓮英問：「怎麼是個太監呀？」

那個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老兄，你真是鄉下佬，你難道不知道太監是當今中國的天之驕子嗎！他們——你當真不知道嗎？」

李蓮英堅說他不知道。

那人又笑了一次，然後才細細解釋給他聽，最後又道：「太監都是極富裕的。他們的錢多得不得怎麼花。他們吃的都是最好的。你就瞧安德海吧，他那個肚子肥得像隻豬，可是我敢担保他隨時都能吃下東西去。」

李蓮英輕輕的問道：「要怎樣才能變成一個太監呢？」

「那一點不難，」這人回答。「只需一點兒勇氣——和一把刀。譬如你手裏的那把皮匠刀。」李蓮英眼望着那把刀，手裡捏的更加緊一些。接着他又向那人追問了許多詳細末節，那人也不憚煩瑣的一樣一樣的告訴他，好在他也不花錢，而且一面說話，一面還是可以看熱鬧的。

然後，安德海經過了李蓮英所坐的地方。跟李蓮英說話的閒人對他深深彎下腰去，又閃立一旁以避免安德海從騎的鞭子。李蓮英却沒有站立，他只無禮的瞪着那一隊騎隊。大人物前面的領隊人物俯視着他，高聲叱道：「站起來！」他的聲音，陰陽怪氣像個女人。

可是李蓮英沒有站起來。他簡直沒理那人，只又拿起一個蘿蔔來吃。幸而，後隊人馬已經趕到前過，前面人馬不得不向前行走，否則得罪皇帝太監的李蓮英，就難免一場刑罰了。

「安德海！」李蓮英自己囁咕着，「安德海！」

這個名字聽起來並不陌生呀！在中國要調查一個人的祖宗三代不是什麼難事。他決心要記着這位總管太監的名字以便加以訪問。騎隊過了半天之後，李蓮英還低着頭在想。他又一度舉目望那紫禁城的城牆與宮殿頂上的黃色琉璃瓦。現在他臉上的那怨毒之氣似乎是消失了。李蓮英雖然沒有進過學校，從來沒有讀過經書，也從來不會寫彎彎曲曲的字，但他却是一個聰明的人。

到了晚上，李蓮英慢慢地走到北京的一段偏僻的地方，一路打聽關於太監的事，關於如何進入紫禁城的事。除此他又問了許多關於安德海的事。

最後是一位說大書的老頭兒給予他他所需要的綫索。說起來是很驚人的一件事：誰能想到這個麻子補鞋匠李蓮英竟是咸豐皇帝御前總管太監安德海的一名遠親呢？

李蓮英是個聰明人。這一調查滿意之後，他立刻拿定了主意。他跑到一個偏僻的小客棧裏住下，買通了一名伙計，然後實行他的計劃。這些計劃都是非常秘密的，他不會對一個人說。李蓮英一輩子

向來是守口如瓶的。他之所以偉大也就是在於他這一種秘密的天性。

李蓮英親手自闔，變成了一個太監，等創口平復之後，他就在紫禁城門口求見，將卑微的皮匠的出身永遠撤在後面了。

### 三 咸豐選妃

這是中國值得紀念的一天。

同時這也是十七名戴紅頂子一品大臣的千金們值得紀念的一天。因為這一天就是咸豐下詔，召十七名秀女進宮面聖備選的一天。北平城裡城外都在傳說着咸豐選妃的事。十七名秀女與他們的父母好不興高彩烈。要是女兒選上了，立刻就變成了皇親國戚，既有權，又有勢。那少女的本身，也就有了快樂——因此十七名秀女，個個心裡都很着急，不知道選得中選不中。

只有蘭姑娘並不着急。她知道，她心裡一直是知道的。她之所以知道的理由，她只跟她父親說過一次，其他的人都沒有提起。

因為她是個虔誠的佛門弟子，所以當她的名字列在第一道敕書裡之後，她就求告佛爺保佑賜福。她在花園裡的一角每天焚香跪拜神靈，保佑她昌盛興旺，並完成她的大志——爲榮祿所不會想到的大志。

這就是她告訴她父親的故事：

「父親，我在神座前焚香。香煙繚繞，誰知竟形成了一個人的臉，這個臉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但是我心裡知道他是誰。父親，這不是個預兆嗎？我一定會變成當今皇帝的妃子的。」

她的父親有點將信將疑。他始終不會瞭解過他這個女兒。她是夢想者，她父親却是不懂得夢想者

的。

蘭姑娘有一次與榮祿私會的時候，雙雙站在涼亭外的假山石上，眼望園外的景緻。那時正有一個騎隊經過，其時有一個人吸引了蘭姑娘的注意。她轉身問榮祿道：「那人是誰呀？」

榮祿大爲不樂，他的嘴唇抿了一下答道：「那就是當今的天子。」

蘭姑娘的眼睛眯了一下，透着思索的神氣。她自己對自己說：「那付臉是一樣的，就是跟我在香煙中看見的臉一樣。」

這是一個預兆！一個大吉也可能是大凶的預兆。要到後來才能知道。

可是從那一回起，蘭姑娘就不再鼓勵榮祿來與她相會了，而榮祿却一天比一天的更愛她。她越遠離他，他就越愛她。

終於這重要的一天來到了。

高級滿洲官員的家庭中的十七位小姐一同進了紫禁城，參見咸豐皇上與慈安皇后。

這十七名鶯聲燕語的姑娘，踏着高底的滿洲鞋子，穿着五顏六色的旗袍，戴着黑色中間綉着荷花的高冠，各人的嘴唇上都塗着一點腥紅。各人的眸子都是亮晶晶的，滿含着做中國皇帝妃子的希望。

蘭姑娘面聖的時候比別人遲了一步。這可能是有心的，也可能是無意的。朝見皇帝是切不可遲到的，但蘭姑娘却姗姗來遲了。或許就因爲這一兩分鐘的延誤，改換了中國的歷史。

蘭姑娘進紫禁城時，正逢榮祿站在城門口當值。他穿着一身禁衛軍統領的戎裝，十分偉岸；十分神氣。他的臉上似乎含着希望又露着失望。蘭姑娘使他很驕傲，因爲他很愛蘭姑娘，他希望她能選上，而寵冠一宮。但如果她當真被選上的話，那麼佳人就要永遠與他無緣了。假使她沒被選上，她將要終身不快樂，被選上呢，恐怕也不會快樂。榮祿雖心裡想着這一切的事，但在蘭姑娘進入皇城的時候。



候，却昂然直立，一無表示。

他的眼睛一直望進蘭姑娘的一對眸子裏，又勉強使他的雙唇不顫抖，說道：「蘭姑娘，你今兒華貴極了！」

她微笑了一下。她一眼就猜透了榮祿的心思；但她是一個胸有大志的人，因此頭也不回的就一直走了過去。

蘭姑娘進宮的時候，其餘的十六位已經到了。他們嘻嘻哈哈的，各懷希望，他們知道十七人當中必有一個人要選中做咸豐的妃子。這是一間套殿，內外殿之間隔着一層擺滿許多貴重古玩的架子。窗子底下靠牆站着高如桌子的闊几，上面也滿列着玉器，磁器，景泰藍，金器，與各種寶石等。牆上所懸的也都是大名家的書畫，足證皇帝與皇后，風雅不凡。磚地上響着來來去去的滿洲姑娘們的高底鞋子。他們各處欣賞殿內的古物，時時對咸豐拋出挑逗的眼風。

此外還有太監，傭僕與侍從女官也都在這間殿裏。因此這間房十分熱鬧。當小姐們從皇帝與皇后面前經過的時候，皇后不用說是一臉不高興的樣子，而咸豐却也幾乎是很無聊的神氣。

然後，榮祿的情人蘭姑娘翩然而入。

蘭姑娘並沒有裝成討好的樣子。是一個不增不減的蘭姑娘離開她父親的家，也是一個不增不減的蘭姑娘進宮參見全中國的兩個最高的大人物。蘭姑娘的一舉一動，莫不文雅自然。她既不向咸豐顧盼飛揚，也不着意討乖賣巧。她似乎與咸豐一般的無聊。不用說得。她是十七人中最美麗的一個，別人也都立刻看了出來。一時間，敵視的眼光與羨慕的眼光都集中在蘭姑娘一人身上，但是她一點也不介意。

然後總管太監安得海，就以低沉的聲調，報起十七個人的姓名與歲數來。

「寶玉。」

「蘭。」

……

皇后對於選妃子一事也在旁參加意見。當十七個都跪拜朝參如儀之後，咸豐往往指出某一個問：「你以爲這個怎麼樣？」

皇后就拉着這位姑娘品頭評足的說：「她不行！她的手不是高貴人的手！太粗了！」

「這一個如何？」

「她也不行。她走路不够嫺雅。」

「你想十七個當中誰最合適？」

「我以爲那個叫寶玉的一個還可以。」

皇帝幾乎笑出來了，幾乎忘記他的做皇帝的尊嚴了，因爲寶玉既有幾顆麻子又是斜眼，根本談不到美麗，而且她走路又不十分文雅。她因爲急於要選中，所以老對咸豐皇帝賣弄風騷，而由於她的斜眼，反而弄巧成拙。所以皇帝一聽提到寶玉。只搖搖頭。

「我喜歡那個叫蘭的秀女，」最後他說，「她可以說是儀態嫣然。她既不裝腔做勢，而且她又非常的美麗。」

「我以爲她不適合，理由就是陛下所說的！她太美了，恐怕弄不出好事！」

咸豐又一次搖搖頭，可是爲了另一個理由搖的。蘭姑娘察言觀色，早已心裡有了數。聰明而機伶的蘭姑娘早注意到皇帝陛下的龍目幾次向她望了又望。在這時候，榮祿的影子並沒有一次攤上她的心頭來。她希望那匠上坐的皇后——蘭姑娘立刻將她看作是一個敵人——旁邊的男人要將她十七個人當中選出來。每當他不注意的當兒，蘭姑娘就端詳他的臉，覺得和她在香煙中所見的臉一模一樣。

這時候，其餘的十六名秀女，瞧了咸豐的情景，已知道他對蘭姑娘情有獨鍾，大家都不由對她發出既妒且羨的眼光。蘭姑娘雖喜得心頭怦怦亂跳，但顏色之間却一無表示。這十六個人明知無望，依然逗引皇帝的注意，格格癡笑，走來走去，故意表示莊嚴，又頻頻叩頭，意思想叫聖上改變龍心。

蘭姑娘却沒有再朝咸豐看，她已經知道她所要知道的事。

參見大禮即將完畢了。皇帝在匾上移動着，他的眼睛又向蘭飛了一下。無疑她是十七名中最美麗的人。

過了一會兒，總管太監對牆上的大鏡望了一眼，宣報道：「朝見已畢，請各位且退。」

沒有人被選上嗎？那是不可能的。十六個人沒被選上，一個人被選上了。但是請十七人一齊退的意思見要叫那沒被選上的十六人不丟「面子」。雖是十七人一齊離宮，但一人是要奉詔再來的。

於是十七名滿洲姑娘都齊齊對皇帝皇后磕頭告辭，然後退出。

蘭姑娘到紫禁城門口上轎時，只對榮祿望了一眼，不會好好看着他。她心裏正在想，不久之後，就要有另一道詔書將她召回宮去，因此榮祿臉上的憂愁，她根本沒有注意到。

她當時是否確實知道她已經被選上呢？

許多年之後，她對人說：「我雖是跟別人一起退出，可是我知道我不久就要回去的。」

她在海岱門大街停下來，到一家舖子裏去買點東西。店裏的夥計大約是過去生意清淡，所以對她不大客氣。蘭姑娘對於店夥的無禮大爲不悅，發話道：

「等我做了咸豐皇上的妃子時，我要將你的頭砍掉！」

店夥哈哈大笑，但是蘭姑娘沒有忘記這一句話，那一名店夥到時候也會記起她所說的這句話。蘭姑娘後來說給別人聽，還想着好笑。

她對於榮祿是否餘情未斷呢？這一層她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要說除非是對榮祿本人說。不

過，縱或她說的話，榮祿因爲一直向她矢忠到死，也從未向任何人宣洩過。

於是蘭姑娘回到了她父親的家，靜靜的等候，但她却在等候期間，悄悄地製成了一頂花樣講究，滿洲婦女婚後必用的冠子。

#### 四 立刻獲得了聖寵

蘭姑娘坐在她父親的家裏靜候綸音。她知道上諭是遲早會來的。她一自出世以來就知道她的命運不凡。這一件大喜事雖超過了她最大的奢望，但她却不認爲是意外，因爲她敢於夢想這種妄想。

因此她坐在她父親的家裏靜靜的等候。

這一次來傳旨的太監的態度跟上次是多麼的兩樣呀！第一次下詔的太監們，既傲慢又出言不遜，那種神情就好似他們的示惠，是將珍珠投在豬面前一樣。這一次可就不同了，許許多多的太監捧了大批的禮物來贈與蘭姑娘的父母，又抬了一乘富麗堂皇的大轎來接蘭姑娘進宮。

靜候召見的蘭姑娘本以爲會大喜若狂的，不料當大喜時候到來的時候，當她看見大批穿了朝服的太監走近她家的時候，她倒反顯得非常鎮靜，像是當然之事一般。她一向希冀着偉大的場面，現在偉大的場面來到了，這一切都因爲她有過人的美艷。

父親母親看見了這要值幾千兩庫銀的賞賜，早喜得心花怒放了，對於女兒蘭的這一步好運，簡直樂得無以復加。他們將太監恭敬的迎了進來，收下了御賜的禮物，然後將蘭姑娘交給他們。態度華貴的蘭離開了她曾經做過多少富貴夢的家，前面兩名太監開路，後面兩名太監跟隨，那種風光就好像她已經變成了咸豐的妃子一樣。蘭姑娘上了轎，太監將轎升起，就離開了使人憶起榮祿的花園，穿過月洞門，一直進宮應召去了。

行行重行行，就像拾一朵嬌滴滴的鮮花似的；蘭姑娘被人慢慢的，謹慎的，抬進了紫禁城。進去之後，紫禁城的兩扇大門又復關上了。

紫禁城裡是一片繁華熱鬧。咸豐娶妃子誰不知道，因此家家戶戶都是喜氣洋洋，興高彩烈的。

蘭姑娘抬進宮的時候，咸豐正等得不耐煩，面上却裝着一付無聊的神氣。他在等候的時候，細細回想蘭姑娘的音容美貌，事實上那十七名秀女之中，他所記得的只有蘭姑娘一人。高高的個兒，一付傲然不凡的神態，生成了美麗動人的尤物，命中注定給咸豐做玩物，玩厭了再被拋棄的女人。

蘭姑娘第二次進宮面聖，她生活的全部路程就完全改變了，她與榮祿的緣份也就永遠斷絕了。抬轎的太監們幾乎是誠惶誠恐的將轎子停下來，同時將蘭姑娘攙扶出轎。

這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有意，當蘭姑娘將走進月洞門去參見皇帝以前，忽然一眼看見了榮祿——那說過愛她而且她也對他表示過愛意的人。榮祿的臉灰白如死。那道致命的詔書到底下來了。蘭姑娘是永遠不能歸于榮祿了。從此以後他只能以庶民的資格，遙望這位尊為皇后的女人了。蘭姑娘也不禁猶疑了片晌，凝視着榮祿。或許她的雙唇稍為顫動了一下，如果是的話，她用力克制住了，只將頭舉得更高一點，榮祿的嘴唇也戰抖了，可是他既動彈不得也說不出話來。他只能望着她的眼睛，心頭怦怦亂跳，幾乎要脫腔而出。

榮祿的這一番情景，蘭姑娘自然是眼裏雪亮，但是她却把心一橫，把眼光轉開了，不看這青梅竹馬時代的情人，只在太監的簇擁之下，兀自向月洞門走去。剛進門時，她又一猛回頭，對榮祿蹙了疾然而得意的一瞥。榮祿仍然站在那兒，但他的眼睛已經不再看着她，是木然地看着前面一片空洞的世界。好像已覺察她的秋波最後的一轉，他故意一轉身，大踏步走開去。

月洞門打開了。太監們擁着蘭姑娘向前走，一直走進宮裡。咸豐皇帝正在一張對門靠牆的匾上坐着哩。值殿太監趕忙鋪下椅墊，以便蘭姑娘向天子行朝參大禮。蘭姑娘亭亭地走到椅墊前，穩穩重重

的磕下頭去，眼皮兒垂着，胸前起伏不已。

自從咸豐登極以來，這也許是第一次破了宮內的規矩。

蘭姑娘打動了龍心，比任何其他女人都更甚。他通常在女人伴中都是無聊萬分打不起興趣的。他通常對於他最漂亮的嬪妃都是感覺厭煩的。但是，他從十七名中選出的這個蘭姑娘却非比尋常，她的美色決非文字可以形容。令人百看不厭。

因此咸豐皇帝竟打破了宮中的慣例。

他專橫地將御手一揮，命太監退出。他們眼睛裡雖露出驚異的神色，却故作鎮定的走了出去，並將月洞門關上。咸豐從龍榻上走下來，將俯伏在地的蘭姑娘扶了起來。

這種寵渥是他對任何女人所沒有加予過的。

他扶着她起來！

「蘭兒，你美麗得很！」

他的聲音並不十分鎮定。

蘭姑娘沒有回答，但她的胸口却起伏得更加厲害，事實上她渾身哆嗦起來了；一向鎮靜、驕傲、華貴的蘭在咸豐面前戰抖起來了。咸豐拉住她的纖手，當他接觸到那顫戰的手時，他的眼睛裏冒出了金光。他略帶嗔聲的又說道：「蘭兒，你美麗極了！」

蘭姑娘抖得更加厲害，要止也止不住，站在高底鞋上的她，大有搖搖欲倒的神氣。

咸豐說：「蘭兒，朕愛你！朕的三宮六院，沒有誰比得上你的美麗！」

然後，好像用足了她全身的力量似的，蘭姑娘舉起一雙鳳目來看着天子，而在那四目相對的一剎那中，兩人都墮入情網了。蘭姑娘是忽然之間為野心的大志所征服，因此她愛中了這個男人，愛中了這個男人所能給予她崇高地位以及其他的一切。她愛上了他是不成問題的，因為他是皇帝。因此她凝

眸向他看的時候，雙目裏是一片女性獨有的嬌媚與風情。兩人的眼光，說明了他們是心心相印的。於是咸豐慢慢地將手臂攬住了蘭姑娘的纖腰。又舉起右手在她擦胭脂的頰上擰了一把——是滿洲人表示親愛的一種姿態。蘭姑娘戰抖了一下。她不自禁的向月洞門那邊瞟了一眼。但月洞門是關着的。

在那一回眸之中，蘭姑娘是否想到榮祿呢？或許。可是她在以後的許多年中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因為她是驕傲中最驕傲的。或許她轉身，只要看看月洞門是否真的關着，是否有好事的太監們在偷看而已。

月洞門是關着的，而且也沒有太監。蘭姑娘的眼睛又轉回來望着咸豐，皇帝在她的眸子裡望見了投降的表情，如果咸豐知道蘭心裏所想的的心思，說不定他不至於對他的戰勝品抱有過份的虛榮心。不過，蘭姑娘那一付柔順的神情，對於咸豐已經是够了。於是他柔聲對仰起了頭的蘭說：「蘭兒，你很美。朕將鍾愛你，永不相忘！」

他的手臂將她的纖腰攬得更緊了。他的眼睛也深情如水的望着蘭姑娘的眼睛，他的手指又撫摸她的雙頰，擰她的臉，弄得她臉上越來越紅，不知道如何才好，因為她缺少經驗。但婦女對於這些自有一種天生的本領，不用學習就知道的。她一半驚一半喜的媚笑了一笑，咸豐的略略的戰抖的雙唇也對她笑了。

第二次觀見的結果是深宮裡籠罩了一片靜寂和恩愛。

至於在紫禁城外的榮祿却一夜沒有睡，雙手緊握的結果，連手掌都被長指甲捏破了流血不止。不但他的手掌出血，他的心也在出血了，因為他的心頭肉已被剝去，那個創口是永遠不能補平的了。

## 五 小 太 監

咸豐的內宮裏共有三千名太監。這其中有太監，小太監，肥太監，瘦太監——但是最下賤的却是那個做過農夫當過皮匠而又親手去勢的李蓮英。沒有一個人喜歡李蓮英。他的面貌既非常醜陋，脾氣又不討人喜歡，一天到晚只要有飯吃，上進不上進倒是毫不在乎。小太監的日子一向是不甚好過的。但那些力圖上進的小太監，大多數都盡力巴結以求討好。李蓮英則不然，他一試都不試。他進宮的時候，早就對天下人類抱了一種仇恨。這種仇恨始終沒有離開過他。他常跟那些當學徒做雜事的「小太監」打架，揍他們，又欺侮他們，自己則又被更大的太監們欺侮，因為大一點的太監們都出自天性的不喜歡他的兇惡脾氣。

可是李蓮英——雖然他沒有朋友，以後在宮的許多年裏也孑然無友——他有他的個人野心。他的職務既繁且多，但他在做事的時候，那一雙精靈的眼睛却把什麼都看在肚裡，又記在心裏，他細心研究安得海以及較次等太監的一切習慣，學做他們的事，準備萬一機會來到時就可以脫穎而出。他注意安得海的一舉一動，因為在他內心的深處，實在有替代總管太監的大奢望。

宮中的大小事件，沒有一樁瞞過了李蓮英的注意。

蘭姑娘選進宮裡做妃子的時候，李蓮英正是宮裏的掃地童子，他的職務說是不許各處庭院裏有一點垃圾。當他研究安得海的動靜舉止的時候，他對於蘭貴妃的喜好與習慣也都加以留意。

好聰明的太監！李蓮英真不愧為一個偉大而聰明的太監。他比許多人都看得更遠。他研究蘭貴妃，看出咸豐很寵愛她——其實蘭貴妃進宮的第一天以後，誰都看得出她是聖上的寵妃。咸豐爲了蘭貴妃時常曠廢了朝政，時常不顧帝皇之尊地服侍她，逗她笑，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於是他計劃將來也該博得她的歡心才對。現在蘭貴妃根本還沒注意到李蓮英。他不過是跪在石子路上掃地（因為掃帚沒有柄）的一個小太監，蘭貴妃偶然來去，頭總是昂得很高的，那把他放在眼裏？

可是李蓮英這個傢伙在沒人看見的時候，却胆敢舉目看蘭貴妃，他知道她五官的每一條紋路，她



眉毛的曲線，她一雙小脚在石子路上所發出格登格登的聲音，還有她的說話的聲音。他知道她何時高興，何時不高興。自從蘭貴妃得了皇上的寵幸之後。她不久就知道了她的權威，許多太監以及比太監更高的人物，沒有一個敢得罪她。她變得既華貴又專橫了，雖然名義上她不過是個妃子，在宮裡並沒有地位可言的。然而咸豐却是她的靠山，不許任何人得罪她或使她皺皺眉心；萬一她生了氣而又傳到了咸豐的耳朵裡時，那可有了麻煩，而且多了刑罰。咸豐手裏操着的是生死大權，因此蘭貴妃的權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也許有人要問皇后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噢，這一層李蓮英也知道。當時皇后反對選蘭貴妃不是沒有遠見的，因為一自蘭妃進宮之後，咸豐早把皇后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難怪皇后要恨蘭貴妃。

宮裡常常有各種閒言閒語，李蓮英無一不聽在耳朵裏。如果一名太監愛上了一名宮婢，立刻其餘的三千名太監就都知道了，互相講說着，又嘲笑着這種無用的戀愛——這些事李蓮英都聽着記着，以便日後利用。多少年之後，他的確大大地利用了這些閒話。

李蓮英有一件長處，就是他會唱。他有一付唱青衣的嗓子，比宮裏的任何太監都唱得好，雖說宮裡的戲班子都是太監組成的。對的，李蓮英會唱戲。

一有機會，李蓮英就研究蘭貴妃，過了多時之後他自己對自己說：「這麼一付漂亮的臉蛋，這麼一付高貴的氣派，這個皇上的寵妃必定是愛好音樂的。」

於是李蓮英，雖然從來心裡不快樂，却總在工作的时候，引亢高歌，同時他留意務必在蘭貴妃聽得見的時候才唱。如果，蘭貴妃已經注意到這醜太監的話，却沒有被任何人看出來，她全部的心意都集中在咸豐身上，而咸豐的整個身心也集中在蘭貴妃的身上。全世界只有他們卿卿我我兩個人而已。

但李蓮英還是耐心耐意地等候他的機會。

「不要吵！」

那是安得海——耀武揚威的在紫禁城裡走來走去，尋事生非——命令李蓮英小太監不准唱。還有人拿着鞭子揍他，叫他遵從安得海的話。此後，其他的太監一聽到李蓮英唱，也就揮鞭子叫他閉嘴。因此李蓮英頭幾年在宮裡的生活真談不上「快樂」兩個字。

然而，李蓮英走運的時候却一天一天的近了。別人都不知道，只有他本人知道。他雖不能有一百二十分的把握，可是他對自己有絕對的信心。他痛恨全世界所有的太監以及每一個人，他發誓只要有命，必定要報仇。

所以他當安得海或大太監在面前時就不敢唱，只低頭做他的苦工。有時他自己囁咕着說：「安得海，有一天我要把你殺死，不管你是不是我的親戚！」

李蓮英的心思，安得海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話說不定要把他笑壞，還不立刻下令把他斬了。要知道安得海那時在朝的勢力，真可以說炙手可熱哩。

「有一天，安得海——」

後來，這種要害安得海性命的念頭，竟日裡夜裡，醒着睡着，都縈繞在李蓮英的心頭，解脫不去了。

李蓮英繼續掃石子路，替大太監當小差，但他爲人靈巧，隨時準備抓住機會。他的生活也就在挨打、挨罵、挨踢、挨揍又與宮婢不斷吵嘴之中一天一天的過去。

從李蓮英的生活裏（雖然是一種邪惡的生活），我們也可以得到一種教訓。他沒有朋友。他從不忘記他的仇敵。他相信他自己。

## 六 太子降生

一從御醫宣佈蘭貴妃有喜的消息以後，整個朝廷都熱烈而緊張的等候着，希望中又夾着害怕，因為咸豐的三宮六院並沒生下過一個皇子。

會是男的呢？或是女的呢？如果是個女兒，那麼蘭貴妃就將十二分的失望了，就將認為辜負了皇上的恩典了。皇后也是非常着急，如果蘭貴妃生一個女兒，她一定會很高興，因為她恨蘭貴妃奪了她的恩寵。

合宮都等候着，背地裡嘰嘰咕咕議論着不知是男是女。但一切的準備都是為一個皇子而預備的。全中國都知道蘭貴妃要生孩子了，全中國都興奮的等候佳音。

中國南北東西都在討論蘭貴妃肚子裡的一塊肉。

蘭貴妃也是胆戰心驚的等候着。然後，她索性不怕了。過去她的命運已經是很好的了；她是皇上的寵妃。他愛她，為她曠廢了朝政，冷落了皇后，以及其他的嬪妃。現在命運不致於吝而不給她一個兒子。

每一天御醫都來看視蘭貴妃，給她進奇怪而難吃的藥，深深知道萬一小產或不足月而生，那都該受殺頭之罪的。當時蘭貴妃可以說是紫禁城內最尊貴的無價之寶。她也知道，所以一天一天的等候那最重大的一日。她跟自己說一定會生個兒子。

果然不錯！

當蘭貴妃生了一個兒子的消息傳出去之後，全中國那一番歡欣鼓舞的熱鬧情況就不用說了。

皇子出世之後，宮裡立刻就忙着郊天大禮。或許，除了皇家之外，沒有人知道這郊天的全部重大

意義。也許只有咸豐知道，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可以郊天地的。

庭院裡安置了一張桌子。皇后，各親王，侍從女官，以及太監們都站立侍候。由於他們根本不能動祀品，所以他們的樣兒並不十二分起勁。

桌子上供了三樣祭祀的牲品。正中間是一隻金盤，盤子裡用紅緞帶牢牢結着一條剛從荷花池裡捉上來的活魚。活魚的右面是一隻熱氣吞吞的熟豬頭，左面則是一隻也是烹熟的雄雞，除了頭子與尾巴上各留一簇毛之外，其餘的毛羽完全拔光。我已經說過，沒有人知道這三樣祭品的重要性，不過，爲了新生小兒吉利，祭天必須要祭，同時祭祀必須由皇帝親手獻祭才行。除此之外，還有三杯酒，盛在三隻腳的銀杯裡，也是要獻祭的。

皇帝燒上香，放起爆竹，對於所生下的給他傳代掃墓的兒子，覺得非常驕傲非常快樂。祭品還是留在桌子上不許人碰。但祭品也不可留得太久，否則魚就要死了！因為祭典完成之後，必須再將魚放生到原來的池子裡去。如果魚死了，皇儲就要遭遇不測，否則就終身大吉大利。這一次，當魚被放還池子裡去以後，牠在水裡跳了好幾跳，好似喜歡得很似的，因此全宮的人都非常快樂，認爲同治必定是吉星高照。

魚放生之後，三杯酒也澆在石子地上算是祭地，豬頭與雄雞則在桌子上放一整天。

祀天祭地的時候，皇帝必須磕頭。將牲品移去的時候，皇帝也要磕頭，並且將酒澆在地上。這就是表示，因爲生了太子，所以合宮與全中國都應該高興。

此外，同治生了以後，中國又通國舉行大赦。三日禁止殺生，任何人不許吃肉。一切商店關門一天不做交易。全國的鳥籠必須打開，使百鳥自由。所有放在木桶裡等候出賣的活魚，也全部放生。同時，充配的文武的官員則全部調回原職。

這一切善舉可以說都是爲了同治小皇帝的小手指。他的手指雖小而所抱持的權柄却大！就因爲他

那小小的手指頭，那些已經定讞應該殺頭或槍斃的囚犯都膺逢大赦，由死得生。被閉在籠中的各種小鳥也因為一個玉裹金鑲的小嬰兒而獲得了釋放。等候屠宰的畜牲也多過了三天；商舖放假一天，全國都是一片沉寂好似在低頭虔禱一般。

至於那些被貶謫的官員，在外多少年，有些人鬚鬚已經灰白了，也居然膺逢大赦，重返家園，而且官復原職。

這小兒的一雙手真是掌着無上權威呢！

再說，小皇帝同治生下來之後，蘭貴妃的一切大奢望也就都有實現的一天了。不錯，蘭貴妃的兒子同治真是個重要的人物。

紫禁城裏頓時熱鬧起來。驕傲的太監們抬着各式各樣的紙燈，煙火滿天飛，家家戶戶掛起了國旗。不獨紫禁城如此，全中國亦復遍地舉行慶祝。就因為中國誕生了皇太子。

安得海也率領全體太監在宮裏大開宴席。桌子上堆滿了山珍海味，太監們個個都是酒醉飯飽，其中吃得最多的就推那位先做農夫，後做補鞋匠，而且妒嫉安得海，胸懷叵測的「小太監」李蓮英。

全中國的人民都吃喝、還債、放爆竹、又放煙火。

紫禁城裏沒有一個人忘記得了生皇子的是蘭貴妃。爆竹是早就預備好了的，因為宮裏一直希望會生兒子。炮竹之外又有煙火，許多流星放到天上去，成為各式各樣的花樣，如馬背上的騎士、荷花，以及北京的牛車等等。但其中最動人的一種煙火，是在放出之後飛上天去立刻又落到地下來，同時却擴大成爲一朵燦爛的蘭花。蘭貴妃的光榮呀！

蘭貴妃生下同治之後，朝廷之內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呀！首先，咸豐就將她的名字改爲慈禧，意思就是「聖母」的意思，此後終其身人家都叫她慈禧。現在一般人還是記得慈禧，而在有中國歷史的一天，就必有人記念慈禧。除此還有其他的變化。皇后慈安本以爲慈禧會生一個女兒的，不料願不從

心，所以把慈禧恨得個一佛出世。她雖然跑到慈禧的床前問候，可是慈禧對於她蜜笑之後的仇恨却是一目瞭然的。蘭貴妃先奪去了她的寵愛，繼而又生了一個兒子，慈安的恨，也難怪其然。

李蓮英因為知道他的唱歌已經吸引了蘭貴妃的注意，所以心裏覺得有一線的希望。慈禧生了兒子之後，他更覺得慈禧的前途遠大，他以為只要努力，大約自己也有發達的一日。這一天也許要在許多年之後，但是他確信這一天必定會來到的。

慈安皇后對於慈禧的仇恨一天深似一天，簡直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他對慈禧的仇是一種不共戴天之仇，但是因為咸豐的緣故，她對她是一籌莫展。

此外，還有肅順與怡親王兩個人。肅順是軍機大臣。怡親王則是當今皇帝咸豐的御姪，他在朝內的一份職務就是優遊自在不必勞作，而他對於這一點則可稱為勝任而快愉。這兩個人也是從很早就對慈禧有所憎恨的，不過憎恨的程度不及慈安那麼深就是了。

但慈禧的心却跳盪不已，因為她知道一切偉大光榮的可能性現在已經在她面前展開了，因此她雖知道慈安的仇恨却壓根兒不理會，至於肅順與怡親王的恨她現在還不知道。因此我們可以說同治的前途正佈滿了荊棘哩。不過，他的媽媽是會像一隻雌老虎似的爲他這個虎兒奮鬥的。此外還有禁衛軍統領榮祿，雖然職位卑小，也可以算是慈禧的一名忠僕，一輩子替她服務的。

除此，朝裏還有一個人也是對於慈禧與同治具有重大影響的。此人就是咸豐的親兄弟恭王。一自蘭姑娘被選爲貴妃之後，他就立刻對一班皇親國戚說：「她太伶俐了！她太美麗了！她可以興國，也可以亡國！」

咸豐本入，一日到夜只念着慈禧與同治，他是天下最快樂的一個人。爲了表示與民同樂起見，他下命叫太監把宮內的殘肴，通通倒在紫禁城各城門之外叫大家搶了去吃。

當紫禁城內大喜欲狂的時候，中國的整個情形如何呢？說起來確是够慘的。在中國內地，當皇太

于誕生的喜信，傳遍各地的時候，那些胼手胝足的農人們，終年不斷地在田裏勞作。他們的是背彎曲的，膝蓋是瘦骨稜稜的，由於衣服不足，他們的皮肉就在冷風中凍着。換句話說：那時的情景可以合得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這兩句詩。因此那些在紫禁城外搶奪宮內殘席的貧民，對於這份浩蕩的皇恩，並沒有感激的念頭。他們只拚命的像野獸似的搶奪，然後挾着搶得的東西，揚長而去。

所以，同治生下來時候，中國通國有極大的歡樂，也有極大的哀愁。

慈禧的一雙纖手，不久就要被迫掌握龐大的責任了，不過她這個時候還不知道。

皇后慈安一方面深恨慈禧，一方面則在等候時機。

肅順與怡親王也在等候着。

咸豐一無所念，只想着他的好運氣與快樂。

不見經傳的一位大人物恭王也在等候，看他的話驗不驗。

李蓮英也是一步一步的瞻望着將來。他還是跟以前一樣，對那些向他說話的監工、主子與大太監們出言不遜。具有一張醜惡的麻臉，以及一付下垂的嘴唇。李蓮英膽敢奢望那現在爲安德海所佔據的高位置。

安德海呢？他爲了吃喝太多已經將肚腹脹得很大，仍然在謀口福之慾。同治誕生後他又痛痛快快飽餐了一頓。

## 七 梅小姐

肅順的女兒梅小姐是一位芳齡才十六七，小巧玲瓏，而又嬌媚的小姐。慈禧對她極爲鍾愛。她在

衆宮眷當中最寵幸她。她把她帶進宮來教她讀書習禮。

肅順是軍機大臣。她所好的只是金錢與大權。梅小姐進宮使他很高興，因爲他覺得這是增加他面上光彩的事。因爲慈禧接近大寶，所以梅小姐也就接近了大寶，慈禧是皇帝的寵妃，梅小姐則又是慈禧的寵友。

梅小姐是個文雅纖弱的小人兒，有一雙大眼睛，常常爲一些奇妙的事情而圓睜着。她不愛她的父親，知道他是個只求名利的人，她不知道爲什麼不愛她的父親，不過她常常爲這件事感覺不快樂。然而每當她在慈禧跟前的時候，她就忘記那種不快樂了。慈禧常說只要她一日在咸豐面前得寵，她就一日不放梅小姐出宮去。她可以繼續專寵，她是知道的，因爲她有那種使男人迷戀她的手段。因此慈禧教梅小姐讀經書，學寫楷書。

本書作者深得慈禧信任，她會告訴她許多關於梅小姐的事。後來因爲格於時勢，慈禧究竟失去了梅小姐的伴侍。

梅小姐在宮裏是很自由的。她各處可以走動，紫禁城、頤和園、圓明園，甚至於遙遠的熱河行宮，都隨駕到過。許多人都見過她。大人物進宮朝見，會見梅小姐時都想娶她，因爲她不但美而且聰明。但是她什麼人都不要。

理由很簡單。因爲梅小姐看上了那位偉岸漂亮的禁衛軍統領榮祿了。諸位想必記得，榮祿就是蘭貴妃過去的情人。

但是榮祿呢，却以爲天底下找不到一個比蘭貴妃更合適的人了。

就在蘭貴妃給咸豐生下皇太子的那一天，梅小姐第一次注意到了榮祿。那時正是闔宮都興高彩烈的時候，但是禁衛軍統領却不快樂，而且也沒有表示快樂的樣子。相反的，蘭貴妃生了兒子，而且這個兒子說不定有登大寶的希望，使他見景思情，覺得與蘭貴妃的緣分更是永遠的斷絕了。



他站在紫禁城門前，垂頭喪氣，一肚皮的不合時宜。也就是這個時候，梅小姐第一次看見了他。雖然她是軍機大臣的女公子，而他不過是一個卑微的禁衛軍統領，可是她對他卻可以說得上是一見傾心。

她婉順的問道：「榮祿，你不快樂嗎？」

榮祿對她深深低下頭去，答道：「當然，咸豐皇上生下了太子，全中國誰不快樂呀？」

梅小姐答道：「全中國快樂，只有榮祿不快樂。榮祿，告訴我，你爲什麼不快樂？」

榮祿沒有作聲。他竭力控制使他的臉不抽動，使他的雙唇不顫動。他沒有做到。東方人雖有自制的力量，但當他們瘋狂戀愛而不遭對方反應的時候，他們就無法控制情感了。他們的血是熱的，如果他們的愛情遭到拂逆，他們可能變得很危險。

梅小姐當時看出她有若干事情不大清楚，因此凝眸對榮祿看了半嚮。她心裏想，或許榮祿不大滿意朝廷，或許她應該將此事報告慈禧后，因爲她愛慈禧無微不至，不忍讓任何事情破壞她的快樂。但是轉念又一想，一個卑微的禁衛軍統領是決無大作爲的。而且他這一付傷心慘悽的樣子使她動了憐惜的心腸。她想她是可憐他，殊不知她的情感已經超過憐惜，不過她還不知道而已。

她一見榮祿，那顆芳心就鍾情於他了，但當時還不知道愛的意義。她却知道，自從那一次晤見之後，每逢他不在跟前的時候她就悵悵若有所失似的，心裡總記掛着榮祿的面貌和身材，而跟他在一處的時候就覺得很高興。

這一次，她仔細端詳榮祿的臉，研究那漂亮面孔上的許多種表情。她注意到他站的多麼挺直，戎裝多麼神氣，不禁對他的威武神采感覺喜歡起來。但她却不懂何以榮祿對於慶祝同治的誕辰的大典不感覺絲毫快樂。

「榮祿，你幹嗎這麼沮喪呀？」她再問。

榮祿忽然轉身對她猛然發話道：「你們這班宮眷們只知道在皇帝面前，討乖賣巧，只求獲得他的  
一睜便認爲是榮寵萬分！你們只求親近那個只要你們肉體，不管你們靈魂的男人。你們只求滿身圍上  
珍寶，噴着香水，爭着吸引他的注意，使他知道你們是女人，只要說一聲就準備獻上肉體供他享樂；  
你們這些宮眷，那裏有什麼自尊？你們那裏真會愛這個坐在寶座上的傀儡，你們所愛的只不過是他能  
够給你們權力、財富、威望、以及夜裡在御榻上的淫樂而已。被他選上做玩物的女人，爲人人所羨  
慕。爲什麼？因爲他是中國的皇帝，所以能與他睡覺的女人，就大有榮寵。假使我的家世高貴，我的  
妹妹够得上聽選的資格，大約她也會巴結着要做皇帝的玩物，就好像現在的貴妃，以及其他的妃嬪一  
樣！」

「榮祿，原來是貴妃嗎？」

「不是貴妃！」榮祿否認着。「她是誰？不過是皇帝的小老婆罷了！她是什麼人？在她沒有變成  
咸豐的兒子的母親以前，她算個什麼？」

榮祿因爲傷心，所以拼命否認，結果却比不否認的更壞。梅小姐輕輕說道：

「我知道了，你傷心失望的是因爲那位你永遠得不到的蘭貴妃；你難道不知道，榮祿，這蘭貴妃  
或慈禧，會有一天成爲中國的皇太后嗎？如果她的兒子得繼承大統的話？」

榮祿遲疑了好幾分鐘，不知道說什麼好。如果梅小姐本來有了疑心的話，現在是更加洞悉無疑  
了。當榮祿最後再朝她望時，他知道他的秘密已經被梅小姐看透，再瞞也沒有用。

「對的，」他傷心的輕聲說着，「我是爲了蘭貴妃。像你說的，我是永遠得不到她了。不過，」  
榮祿站得挺直，威武的說，「我可以永遠替她效勞！我對她可以矢忠到死。我可以忠誠的服侍她做她  
的奴才，只要她一天用得着我，我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國朝廷裏不斷的是陰謀詭計，說不定有一  
天她有用得到我的時候。」

梅小姐半天沒作聲。看着左右無人，她情不自禁的進一步將他的手握住。但榮祿却一手把她攔開。他恨惡同情。像許多男人一樣，榮祿心裏頭其實是個小孩。他下意識的知道這一點，而這一點却使他很生氣。所以梅小姐伸出纖纖玉手安慰他時，遭他不耐的一揮。可是榮祿於這一推之中却看見了梅小姐的櫻桃小口，暈紅一點，正是爲親吻用的。

「榮祿，我們並不是個個人都想迷惑皇上，」她說。「我們有許多人並不願意將身體獻給皇帝。如果他要的話，我們還有許多人要提出反對哩。」

榮祿答道：「以皇帝而論，你們都是一樣的。」

他轉過身去將背對着梅小姐。在她臨去之前，她神秘的笑了一笑，在他手上輕輕摸了一下；但是他好像沒有注意的樣子。然後梅小姐就踏着高底鞋，儀態萬方的去了。

看見他們的宮中太監互相私議道：「這一對多配呀！女的美麗俊俏，男的威武漂亮，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要他們配成夫妻倒真好哩！」不過，看見了榮祿臉上那一股子黑氣，他們說的話沒敢讓他聽見。

過了一會子，榮祿又對門禁森嚴的內宮看着，知道那裡面居住着的是在襁褓中的新生小兒與他的母親，他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

## 八 兩個女人

同治在嬰兒時代，有兩個女人對他發生了重要的關係，一個是慈安皇后，還有一個就是他親生母親慈禧。慈禧比任何人都更知道她的兒子有一天會成爲中國的皇帝。慈安天資不甚聰明，才智遠不如慈禧，而且對於後者非常的嫉恨。至於慈禧，則不獨聰明伶俐而已，並且深愛兒子，所以他決定要獲

得慈安的友誼。

慈安因爲自己沒生過兒子，因此對生了同治的慈禧非常嫉妒。在同治沒有滿月之前，她拒絕到產房裏去看望。可是她知道她的嫉妒萬不能讓皇帝知道，因此她就假說她的生辰八字與同治的八字相沖尅，不願意使他招致不利。

但這却瞞不過慈禧，她知道慈安是由於瘋狂的嫉妒而有此舉動。她更怕慈安或可能下毒手將小皇子害死，雖說按慣例，妃嬪所出的也就等於皇后自己生的一樣。

慈禧，爲了愛兒心切，所以也求教於迷信的手段，來保障她兒子的生命。她向中國一大家世家討了一百塊的好綢子給同治製成了一件百家衫，相信這麼多人家的手必可抓住同治的性命。同治小皇帝穿着這件紅紅綠綠的袍子使慈禧很滿意，認爲她已經爲兒盡了最大的努力。

除此，慈禧在一出了產房之後又去拜見慈安太后。當時太監們與侍從女官等都睜大了眼睛，一聲也不響的靜聽慈禧跟慈安說同治的事。滿宮都知道這一次的會見是關係重大的。慈禧，想着她有一天兒子登極之後所能得獲的大權，驕傲的走到慈安前面。她只說了簡單的幾句話。

「我要同你做朋友，」她說。「你佔有同治的權利比我的還大！你是皇后，我不過是個妃子。我雖是孩子的親生母親，但你却比母親更要親。姊姊，不管同治的命運對我們有何影響，我需要你的友誼。」

慈安聽着，沒有作聲。太監們與宮女們也都靜靜聽着。不到幾小時，她與慈安所說的話就都要傳遍紫禁城裏的家家戶戶了。慈安覺得她說話有慎重的必要，以便與她有利的報告可以傳進皇上的耳朵裡去。

「我的友誼嗎？」她問。

她的雙唇笑了一笑，但慈禧却可以看見她的眼睛裏是一片深深的嫉恨。

「我的友誼嗎？」她又重覆了一句。「我一向不都是你的朋友嗎？只想想，你是同治的生身之母，而同治的父皇却是我的夫君呀！」

慈安將她的手舉了一半。慈禧趕忙走攏將她的右手握住。慈安又故意強笑道：「你沒聽說嗎？皇上已經把我們兩人封成姊妹了？姊妹不比朋友更親嗎？」

「我懂得你話，姊姊。」慈禧說着，一面把慈安的手緊緊握了一下，慈安的臉不由立刻掠過一陣痛苦的表情。據當時目睹的太監與女官們事後對人說，慈禧放了慈安的手後，皇后的手上被慈禧的手指甲搥破了許多紅道子。他們又說慈安的眼睛裡含着懼怕的目光。

然後，慈禧又將同治抱來給皇后看。太監與女官們仍然隨侍在側。慈禧對慈安裝成一片恭敬的模樣，用出她所有的手段對皇后顯出和善的態度，稱她「姊姊」。然而太監與女官們却注意到，雖皇后平日的一雙眼睛是明察秋毫，然而對在襁褓中的小皇帝同治却連正眼也沒瞧一下。

從此紫禁城裡，頤和園、圓明園以及整個朝廷都竊竊私議着慈安與慈禧之間有一種陰沉而難以消除的仇恨，只有咸豐還不知道。榮祿當然也聽見了這些私語，他記起他當初曾心中立誓要對慈禧盡忠到底。似乎她需要他矢忠的時候即將來到了。

怡親王也聽見了——但怡親王不過是個懦怯之人，只知聲色犬馬之樂，他本不注意其他人的閑言閑語，不等別人強迫他，他是不管的。這個來強迫他管的人就是肅順，那個惟名利是圖的軍機大臣。肅順知道了慈禧與慈安之間的仇恨後，就在心裡計算如何才能加以利用，以謀得自身的利益。他一想就想起了皇帝的侄兒怡親王，所以就在他身上用起工夫來。

李蓮英聽得這些閑話之後，不免對安得海的重要地位更多一層羨慕。

安得海聽雖然也聽見，可是他既查不出這些閑話的來源，因為人人都是傳來傳去的。不過，他既敬重慈禧，又痛愛小同治。就是他是同治的生身之父，他的愛也不過如此。

再說到咸豐，他一心只用在慈禧與同治身上，如果他聽見的話，他却從不會有過任何表示。皇后的手被慈禧的手抓傷了之後，回去越想越恨。不過當時慈禧的勢力太大，她也無可奈何。只想一有機會時就要報復。

## 九 安德海的權威

同治生下來之後，多少人都來進貢。各地的道台提督大官小官都帶了禮物來獻奉。捧盤裡堆的金珠寶貝，所值往往幾千兩或者幾百萬兩銀子，苦力們誠惶誠恐的抬着希世罕見由外國買的花瓶。汗流脊背的苦力們，光着腳，衣裳不全，肚皮饑餓的，都抬着無價的貢品。打碎了一個花瓶，說不定小命就不保。

紫禁城門口那些送禮的進貢的就可以說是絡繹不絕。可是送禮的人走到城門口的時候，就非停下來不可了。因為有兩名太監坐鎮在那兒，若不先將他們孝敬一下，這些禮物是難以通過的。因此那些高官的代表就會對太監說：「這是四百兩紋銀，給您老人家喝喝茶，小意思。」

其實太監們有喝不盡的茶，都是北京的茶商孝敬的。何用四百兩銀子買茶吃？這四百兩銀子並無明文規定要他們一定買茶喝，他們怎麼花法，也就沒有人管了。如果那兩名太監認爲四百兩銀子已經足夠的話，就放送禮的進頭一道門而進入庭院。沒想到，必須經過的門還好幾道，每一道都得孝敬，最後才能傳到非大大孝敬不可的安德海手裡。

送禮的官須親自參見安德海，呈上一張用黃紙寫成的禮品單，上面寫着送禮人的名字，而在黃紙正中則寫明受禮的人。這禮物的合適與否全在乎安德海的一句話，他在朝裡的勢力是了不起的。假使所送的禮物不合聖心，那麼那個送禮的人就失去了恩寵，因此禮物被退回，或安德海不肯查視，都是

極其丟面子的恥辱。

總管太監跑出去看禮物時，往往會哼一聲道：「這些都不好，都不合適！」

送禮的官就連忙回答道：「啊，我差一點忘記了！敝督叫卑職給他的好朋友安德海總管請安。又叫卑職給總管的帶來一點小意思買茶的！他因為不知道總管的口味，所以沒有敢買茶葉來，只送了錢來好請安總管自己隨意買。」

因為這一點茶錢是二萬兩紋銀——都是五十兩一隻的元寶——所以難怪安德海覺得他的禮物很合適。然後安德海就將禮物捧到皇帝、皇后、或蘭貴妃那裡去。這三位大人物說不定還會看不上那些禮物，可是，如果宮門費是相當可觀而使安德海滿意的話，他就會答道：「這份禮物雖然不合式，但這對花瓶可以擺在下房裡，那架鐘還可以在禁衛營裏用得，至於這串珠子，皇上可以賞給隨便那個宮女。」

不用說的，皇帝皇后或蘭貴妃都相信安德海的意見是不會錯的，所以就將禮物收了下來，而安德海也就可以安安穩穩的把那筆錢存在錢莊裡了。京城裡好幾個大錢莊都與安德海有來往，而且他存的錢也最多。

如果送禮的人所付給安德海的茶錢還不太多，而受禮的人偏偏看得上眼，就如何呢？這時候安德海就會說：「陛下，這樣東西不行！缺少審美的觀念。這也花不了多少錢。送禮的人不看重皇上而只敷衍了事是很顯而易見的。我應該就叫他們用自己的脚力再帶回去？」

哪一位官員的貢物被如此打退，認為恥辱太甚。在那種情形之下的，就只好告休了。

安德海這一切行徑都被李蓮英看在眼里。當過農夫又當過鞋匠的李蓮英，當然知道錢的價值。他看出，只因為安德海為皇帝所寵信，就能如此招財進寶，而且他越看越眼紅，更一心想取安德海的位置而代之了。

安德海知道不知道李蓮英的野心呢？他一點都不知道，否則李蓮英就決不會挨到出頭的那一天了。他有沒有看見，當他好似有仙法隨意取得來客荷包裡的金錢時，李蓮英眼中的艷羨之光呢？或許他是看見的，因為他有一次隨意賞了李蓮英一個五十兩的元寶，就像叫化子把骨頭擲給一頭餓狼吃似的。李蓮英雖然狺狺不歡，却接受了那元寶。而且他心裡還拿定了主意，若他是安德海的話，將來外省提督來進貢時，若沒有兩萬兩以上的茶錢，他決不讓禮物通過。但門口那些較小的太監，所收茶錢則不許超過五十兩。好一個損人利己的李蓮英！

於是李蓮英用髒袖子將元寶擦得雪亮，私自收藏了起來。

## 一〇 御宴

同治一週歲的時候，宮裡舉行盛大的御宴。咸豐對於他的兒子感覺得非常驕傲。他既喜歡他的兒子又寵愛兒子的母親，所以大事鋪張，御賜國宴。

來赴宴的全是中國最高的官員。數百名太監川流不息的，服侍皇親國戚以及他們的朋友。咸豐、慈安與慈禧都一同出席。

慈安在過去一年內更加痛恨慈禧了。她的仇恨就像她身體裡一個毒瘤一樣，弄得她日夜寢食不安。她總是對慈禧態度傲慢，然而慈禧却在皇后面前裝成文質彬彬的樣子。慈安對她說話的時候，完全缺少禮貌，有時連太監都看得分明。慈安就是對皇帝說話的時候也不恭敬，也是語中帶刺，因此皇帝也漸漸的恨起她的這種壞脾氣來。他一面恨慈安，一面却對慈禧更寵愛了，結果慈安更加恨上加恨。

然後就來了開御宴的這一天。



宮裡的一張小桌子，是與別的分開，專爲三位國內最大的人物坐的。這三位就是咸豐皇帝，慈安與慈禧，幾十位最高級的大官，都在光祿寺裡盤膝坐在地上的椅墊上，從高只八英寸的小桌上取食物吃，太監們則輪流的奉酒上菜。太監們穿着各式各样的朝服，滿繡着花。至於滿堂中穿得最好的當然是皇上與他的東西兩宮。最好的珍饈總是儘先呈到皇帝坐在主位的御桌上來。咸豐對慈安是一付客客氣氣的樣子，而對慈禧的一舉一動都表示出寵愛的神情。

殿裡陳列了許多漆製的屏風；有的屏風上面鑲嵌着許多美玉、貝母、以及各色羽毛堆成的風景人物，精美非凡。咸豐的桌子上高懸大紅燭，因爲御宴排出時已是夜間。紫禁城的上空，籠罩着一片柔和的月光，全世界都是一片甯靜。輕輕搖曳的燭光裏，映出無限五色繽紛的衣冠所造成的幻景，非任何有天才的藝術家所能描繪於萬一。

在燭影搖紅裏，我們可以看見慈禧的玉貌。她的眼睛不住的睨向咸豐，而咸豐的眼睛也老是在那兒，好似迫不及待的要深入她的內心。她那一雙眼睛似乎比當初被選進宮的時候更能迷住咸豐了。慈禧雖然知道慈安很妒忌她，她還是很快樂。她很愛同治，當然她不能不也愛她兒子的父親。

此外，我們還能看見慈安的臉；她的臉上有一層勉强的笑容，人人都看得出那是裝出來應付咸豐的笑容。又有胖子安德海的臉，肅順的臉，怡親王的臉，都在燭光中若隱若現。

李蓮英的一張醜面孔也顯現在燭光之中，可是因爲他正在侍候全中國三個最偉大的人物，所以他裝成一面孔的笑容。要知道他自從自閣變成太監以來，已經巴結到一個很不錯的地步了。過不多時，他就會對安德海瞅這麼一眼。他現在的地位和安德海已經相差很近了。他總是拼命巴結，取皇帝皇后的歡心，以便有一天可以爬上安德海的位置。

還有小巧玲瓏的梅小姐，衆宮眷中最美而又最爲慈禧所寵的梅小姐，在燭影下也顯得更加的美媚了。

宴會中還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人物，這就禁衛軍統領榮祿。其實他的官級低微，根本沒有參加御宴的資格。他怎麼來的，沒有人知道，除非慈禧知道。

榮祿在有機會的時候，就要對慈禧的美麗的臉瞟上一眼。但是他的目光，除了慈禧之外，沒有人注意到，而慈禧雖注意到却裝着沒看見。如果他們四目的確相遇的話，那不過是在一瞬眼之間而已，而榮祿爲了這一點奇遇，已經喜歡渾身抖起來了。慈禧結了婚之後，改變了不少，她那含情脈脈的一瞥，對於榮祿不啻是一道示意的眼風，猶如情人纖手的慰撫。

但如果這的確是一道有意的眼色的話，已經被好幾個人識破了。一個是肅順，他沉思這件事的時候雙目不禁細細的瞅了起來。一個是怡親王，因爲他原是個花叢中的老手，那一種眉目傳情是瞞不過他的。一個是李蓮英，他早就猜到慈禧與禁衛軍統領榮祿中間有一種甜蜜而寶貴的關係。一個是慈安，她看見之後，蹙額思索，心想或許這是一個攻擊慈禧的暗器，以後常見機將他攆走。

安德海對於那一眼也看見了，不過他是愛慈禧又崇拜那位小皇子的。

只有咸豐什麼也沒看見。

忽然之間咸豐傳旨道：「給大臣們倒茶來！」

安德海接到這一道旨意，立刻下令去叫大小太監奉茶來，宮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榮祿也覺得坐立不安。榮祿並非大臣，當然沒有人會捧茶給他。沒有人捧茶給他不獨是衆目共睹的事，而且說不定還引起其他大員的笑謔，因爲他不是大臣。

大小太監奉了安德海的命令將茶一一捧來了。除了榮祿之外，個個人都有了茶。榮祿不免羞愧無已，坐立不安。他在萬分痛苦之中，對慈禧飛了一眼，好似說他的情勢，過於難看的意思。慈禧看見了，同時慈安也看見了。

她靜悄悄的自己親自做了一杯茶，在那清香四溢的濃茶裡又投了幾片梅花瓣兒，然後招手叫李蓮

英來。李蓮英聽見叫他，巴不得一聲，早三脚兩步趕了過來侍候。慈禧把自己剛才預備好的一杯茶放在他手裏，低聲囑咐他捧去給榮祿喝。李蓮英喜孜孜的奉了懿旨，很神氣的將茶送給禁衛軍統領榮祿。榮祿這一喜可非同小可，立刻要起身向貴妃娘娘磕頭謝恩。可是慈禧却把頭一搖，叫他不要行禮。

肅順看見之後，對怡親王注目而笑。安德海也看見了，但他只作會心的一笑，因為他愛慈禧。李蓮英看見之後，他的狼惡心腸樂得怦怦亂跳，心想以後或有利利用這件事作進身之階的一日。

慈禧看見之後，對咸豐得意的一笑。皇上因為對慈禧有絕對的信任，所以不懂她笑的意思，也回了一笑。他轉身對安德海說：「把朕送給貴妃娘娘的禮物取來！」

胖安德海深深磕下頭去遵旨，隨即吩咐小太監去取，不一時禮物取來放在桌上。

這個禮物是一個極大的大桃子，黃澄澄的像一隻五十兩的「元寶」。

這是咸豐命令御廚房巧手製成送給貴妃娘娘的假桃子，慈禧因為不明白這個禮物的意義，所以看着牠，現出一付惶惑不解的樣子。她猶疑不決的對咸豐微笑着。

「打開來看，」他輕輕說着，雙目裏又現出那付愛戀的表情。

慈禧伸出纖纖玉手，摸着這神秘的禮物，要找出一個開闔的機關。滿殿的賓客也都緊張的望着，只有慈安臉上有一股子的高興神氣。忽然貴妃把御桃從中間分開成爲兩瓣了，咸豐喜歡的孜孜笑。這一來，不由使全殿臣下都讚美不絕，而慈安早氣得站起身來離席而去了。

是個甚麼禮物呢？

原來是一雙精緻絕倫，珠光寶氣的滿洲女人穿的高底鞋子！

熱河行宮是皇帝們倦勤時遊幸的地方。通常他們總是在異族作亂威脅皇族安全時，才匆匆逃去避難。熱河行宮比紫禁城更美麗，更奢華。熱河行宮內的傢俱都是良木作成而又嵌以美玉與寶石的；天花板上的盤龍以純金製成，四牆上都布着絲幔。熱河行宮是一個靜寂的避暑山莊，裏面藏着歷朝相傳的無價寶物。

因廣州「亞羅號事件」而引起的英法聯軍之役，咸豐匆匆出奔熱河，雖慈禧勸他不去也無用。慈禧相信中國的皇帝寶座上不可一日無君。可是皇帝的兄弟恭親王却有相反的主張。雖然那時候咸豐因治遊太甚而病得奄奄一息，恭親王還是勸他避到熱河，他自己則留在紫禁城與外國使節舉行談判。後來咸豐就死在熱河了。

慈禧出幸熱河的那一番經驗使她永遠不能忘記，後來她雖也再到過熱河，可是她留的時間總不長，因為她在那兒總是見景生情，睹物思人，不能自己。她在熱河充分體驗了榮祿的忠誠，肅順與怡親王的不義，與慈安的仇恨。

除了留下一小隊禁衛軍在紫禁城內之外，整個朝廷全部移到了熱河。除了各大臣、親王、女官與宮女之外，單是太監就有一千名左右。這一隊人馬在路上共走了三天。他們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一路浩浩蕩蕩，非常莊嚴神氣。

熱河行宮原是乾隆皇帝時建造的。這時候，大批太監已經在事先派去修理就緒，以候龍駕光臨，一片烈日下的黃瓦宮殿是靜悄悄的。庭院裏的石子路上毫無聲響，所有宮門都是關着而且下着鍵的。

然後，整個朝廷的大隊人馬都來到了。千餘名的太監，閤宮的傭僕，與禁衛軍官（榮祿是其中之一）於見到了熱河的景色之後，紛紛趕馬加鞭，一擁進了熱河城門。立刻之間，熱河就變成了一個有生命的地方，所有宮殿都來來往往的充滿了人的腳步聲。熱河，由於君主駐蹕，也就成了中國的一個重要城市。

咸豐一到之後就躺在床上。慈安、慈禧、安德海、李蓮英、梅小姐、怡親王與肅順都來到了。除了陰謀多端的恭王之外，朝廷上下都到了熱河。

朝廷裏僅有極少數人，太監中也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咸豐快要駕崩了。

慈安已經是心有成算。肅順也逼着怡親王擬定了其他的計劃。李蓮英竭力想趁機逢迎慈禧，所以處處留心，刻刻在意，伺機而動。榮祿也處處打聽，可是他不過是個禁衛軍統領，無足重輕。他只能夠等候，聆聽，希望有一天可以對慈禧效忠。

咸豐已進入彌留狀態。

肅順對軟弱的怡親王說：「皇上快要大行了。我們必須叫他下遺詔書，指定我們兩個人做攝政王，然後再立幼君。我們現在去請他下詔書。等他死了之後，我們不妨把慈禧與同治弄死，然後天下就是我們的。」

怡親王聽了害怕起來，他說：「我不願意幹這些事。如果皇上駕崩，同治一定會接位。我們謀害他們兩人的性命，若給查出來，我們都要殺頭。我不幹這事！你去幹我一定不對人說；但我自己却一定不參加。」

肅順答道：「你不參加嗎？現在已經太遲了。我的機密你已經知道得太多了。你要是不參加，我就要趁皇上沒死之前，先去告訴皇帝說你要謀害慈禧與同治的性命，那麼你的頭顱就要不保。他一定會相信我說的話，因為你沒有證人證明我說的話不確！」

怡親王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法只好和肅順一齊去到咸豐的病榻前見駕。咸豐這時候已經是逐漸的不支了。

他們兩人的奏言，總括一句就是：「指派我們做攝政王。」

皇帝搖頭不答應。怡親王心理害怕要向後退，但肅順却催迫他。他們繼續求告道：「讓我們做攝

政王吧。」

誰也沒有知道這一番話都給李蓮英聽見了。當時他就將這個謀害幼君與他母親的計劃，告訴了榮祿，使他好不憂心如焚。

慈禧縱然沒聽見這番陰謀，也知道怡親王與肅順是她的兩個大仇敵。宮廷裏的閒言閒語太多了。有一次，肅順曾說過，慈禧太美麗也太伶俐，做咸豐的妃子沒有好事。慈禧爲先發制人計，就帶了她三歲的兒子同治去見咸豐。

她問道：「陛下要不要太子接位呀？」

這時候，肅順與怡親王已經因爲聽說慈禧駕到而迴避了，所上的奏請還未蒙恩准。

咸豐正在考慮這件事。

「陛下要你的兒子繼續寶位嗎？」慈禧低聲問。

咸豐由於迅速陷入昏迷的狀態，所以差不多是毫無意義的把頭點了一點。慈禧一生是個相信時機不可失去的人，所以立刻叫太監預備好詔書叫皇帝簽字。詔書上說明因爲同治幼小，立慈安與慈禧爲攝政太后。

然後，咸豐就在他就位的第十一年上駕崩了，中國皇帝的寶座上登時就虛設了。皇上的遺體就陳列在大殿裡，不許任何人進去。屋裡點着搖曳不定的蠟燭。

咸豐駕崩之後，熱河城內頓時謠言紛紛：疑惑的謠言，害怕的謠言，以及陰謀的謠言。陳屍的大殿裡面，陰森森的，燭影搖曳，牆上一隻自鳴鐘滴答滴答的響着，殿外的鐘也一聲一聲的附和着。

現在皇上駕崩的消息必須通告全國了，以便全國掛孝舉哀。遺體也必須入殮，準備奉安回京。

肅順與怡親王到慈禧處來朝拜，但他們的不喜歡與仇恨瞞不了慈禧。他們對她說：「我們兩人已經被指定爲攝政王。這是先皇於駕崩之前口頭封的。」

慈禧對慈安看了一眼，慈安也回了一眼。但慈安的眼睛裏露出一番得意之色。她還不知道最後的發展，不過任何使慈禧失去勢力的事都叫她高興。就是咸豐現在已經去世，她對慈禧的仇恨依然沒有消除。而且甚至於加深了。慈禧看着慈安臉上的表情，知道她是不能從她那兒得到任何援助的，知她必須靠自己。她必須保護她兒子的利益，必須實行咸豐最後的願望。她覺得肅順與怡親王都在撒謊，可是她却沒有方法證明。

她將自己預備好由咸豐簽字的那張詔書捧出來，心裏不由急如小鹿亂撞。她勉強柔聲說：「我這裡有一份是皇上最後的詔書，指命他的兒子接位。我是他的母親，慈安是皇后，所以我們在同治成年之前是當然的攝政。」

肅順張大了眼睛對詔書看着，最後他微笑地說：「貴妃，這道詔書是沒有效力的。因為這上面沒有皇帝的御璽！」

慈禧倒沒有料到這一點，或者是她大意忽畧了這一點，拿起詔書再細看一下。然後她滿面惶急的望着慈安，但慈安臉上却毫無同情之色。她再看了怡親王與肅順；他們的臉上都是一陣釋然的表情，肅順上上帶着微笑，至於怡親王，他的額角上早急出了一片汗珠。

慈禧當時不免驚惶萬狀，竟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揮揮手叫兩人出去。

接着榮祿就從外面進來。慈禧選爲皇妃之後，她與榮祿如此接近，這還是第一次。他曾看見肅順與怡親王去參見慈禧。榮祿已經聽到咸豐駕崩的消息了，所以立刻猜到其中必有變卦。所以他不顧一切的到慈禧跟前來，雙膝跪倒，磕了頭之後，抖抖的聲音說道：「如有微臣可以給陛下效勞的地方，無不樂於從命！」

慈禧把手一揮，叫女官與太監等迴避了，才輕聲和榮祿說了究竟，她告訴他藏御璽的所在，又說在目前的情形下無論誰，就是她自己，都不敢擅自進入咸豐陳靈的宮裡去。她又說，肅順與怡親王也

知道藏璽的所在，因此，他要是真肯出力的話，就必須趕快去把玉璽取來。榮祿又叩了一個頭，馬上離去了。

其實肅順與怡親王，早已在前面鬼鬼祟祟的向陳靈的宮走去了。

因爲最先是李蓮英告訴他陰謀的消息，所以榮祿叫了李蓮英來，告訴他藏璽的地方，吩咐他從一條秘密的通道中進去，將御璽拿來。

李蓮英帶了一個小太監，守住了秘密通道的入口處，隨即持着一支蠟燭，進入了那個陰森森的陳靈大殿。

同時，肅順與怡親王二人自知不當，所以不敢搜尋御璽，也不敢進入咸豐陳靈的所在。然而，事已如此，他們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只好硬着頭皮非進行不可。不過，當他們到了目的地，將密室打開來之後，御璽已經是不翼而飛了！他們提心吊胆的搜尋了半天，毫無影蹤。

原來，御璽已經早一步被李蓮英取得，交與榮祿去了。

同治的江山給李蓮英保住了。

肅順與怡親王知道計策已經敗露，匆匆退出，在一個幽靜地方商議。肅順道：「現在只有一個方法能够保全我們兩人的性命。慈禧知道我們要謀害她一定不會饒恕我們的。她一定要殺我們去完成她自己的目的。」

怡親王哭喪着臉說：「那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是完了！這都是你害我的！現在我可顧不得你了，我要想法子保護我自己了。」

肅順答道：「你必須記得，我跟慈禧說我們兩人都被先皇指定爲攝政王的時候，你也在那兒。現在我們沒有法子自救，我們是一樣的有罪。」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肅順對怡親王附耳低聲說！「我們必須把慈禧與同治都殺掉。」

「可是我們在那兒殺他們，而且什麼時候殺他們呢？他們的死又與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不要親自去殺人。我們叫人去殺，然後把兇手殺掉以滅口。」

「這……這怎麼能做得呢？」

肅順思索了一會，又附耳道：「不久，咸豐的遺體就要運回北京去。慈禧與同治爲了要先到北京以便迎接先皇梓宮，必定會抄一條近路趕去。在這一條路上，如果他們母子有何差池，而到不了北京，那能怪到我們嗎？我們是跟着皇帝靈柩一路走的呀！」

怡親王知道他已經到了一不做二不休的地步，急得臉上又出了一陣子的汗，他也附耳低聲道：「就這麼辦吧！」

然後肅順就與怡親王討論行刺的詳細情形。這且按下不說。

同時，御璽現在已經交到了慈禧的手裡，於是咸豐的最後一道詔書就蓋上了非此不能生效的御印。

## 一一一 黑夜救駕

朝廷轉回北京的時候，榮祿沒有奉命隨從，却奉命率領一小隊禁衛軍駐守熱河。李蓮英首先把這個消息透露給榮祿。榮祿一聽之後，心裏大爲害怕——不是爲自己害怕，而是爲慈禧與同治擔心。他覺得這道命令大爲蹊蹺。他的正確職務應該是隨從保護先皇的靈柩，或者是保護兩宮太后。他不禁疑心這是有人故意擺弄陰謀，而當兩宮太后的儀仗行列離開了熱河之後，他對於這一點更加是堅信不疑了。

肅順與怡親王站在行宮的台階上，遙望慈禧與慈安動身。護送兩宮的禁衛軍是由一名陌生的軍官率領的。正在大家準備啓程的當兒，這個軍官忽的對肅順與怡親王望了一眼，好似在等候一個信號似的。別人都沒有留意，獨有榮祿與李蓮英看進了眼中。肅順當時會把右手揮了一下；但榮祿却立時識破這是叫他殺人的記號。那位禁衛軍官將頭點了一點，也將手揮了一下。小事情，在這種時候往往是關係重大的。這個軍官左手上戴了一隻形式奇異的戒指，誰料竟是他後來致命的原因哩。

慈禧明知道肅順與怡親王還沒有認輸，而且無意間也注意到那位軍官手上的戒指形有可疑。同時榮祿沒有跟着她一同回京也使她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可是她不敢問。她沒有作聲，只下意識的注意到那位軍官手上所戴的那只異樣的戒指。

爲了要趕回紫禁城去恭迎咸豐的靈柩，兩宮太后迅速的離開了熱河皇宮。慈禧臨走的時候又回頭向熱河的城門口看了一眼，穿着禁衛軍統領戎裝的榮祿還是儼然的直立在那兒。

轎子，騎馬的人，挑抬紮營設備的伙子，浩浩蕩蕩的排成一長隊，向北京慢慢走去。他們必須在路上寄宿兩日。受命謀害慈禧與同治的軍官，一心只想到成功之後的榮華富貴，絲毫沒料到或許有判死刑的可能。他一騎當先行在禁衛軍的前面，不時回頭看兩宮太后所坐的轎子，心裡盤算謀害的方法。

謀殺起來不算難事。當大家都在營帳裏就寢之後，將衛兵打發去做一件不重要的小事，等他回來時，發現皇后與皇太子已經歸了天，他見了這種情形還敢說出他曾經擅離職守嗎？太容易了。軍官笑了起來，又催促行列加緊趕路，想着某一處地點最好幹事，只要趕到之後，功名財利就都到手了。

他們終於到達了那個理想的所在是羣山中的一個凹地。於是帳幕立刻支了起來。闊大舒適的蒙古帳是給兩宮太后居住的。同治與慈禧的帳幕跟其他人的帳幕稍爲隔開一些。這一點並無任何人加以議論，因爲慈禧需要安靜。這個帳裡一共住了三個人，除慈禧同治外，還有一個心腹宮女。

那位軍官，也是迫不及待的豎好了帳幕，等到半夜時好乘機行事。

不料，在遙遠的熱河，却有一個忠心耿耿的禁衛軍統領故意離開職守。權衡愛與責任的重輕，榮祿覺得責任還在其次，所以他在那天的日落黃昏之後，便偷出營盤，騎上一匹蒙古種的追風快馬，緊緊的跟蹤了下來。大地上全是一片黑暗，不過榮祿一心只念着在危險中的情人，便絲毫不想到本身的危險了。他緊緊夾着坐下的馬，在馬耳旁低低說着鼓勵的話，像流星似的直向前飛去。

慈禧同治與心腹宮女都已經安息了。整個營幕都在睡覺，四週是一片靜寂。只有帳幕中的中間還點了一支蠟燭。宮女與同治小皇帝都沉沉入睡了。慈禧好像也睡着了，只有鼻孔與眼皮還時常抽動着。沒有聲音，也沒有動作。

不知如何，慈禧忽然驚醒了。慈禧倏坐起身來，對同治看了一眼。宮女仍然沉睡如泥；可是同治，或許受了慈禧的感動，也在睡夢中輕輕的轉動着，口裏發出唧咕的聲音。慈禧怎麼會醒的呢？她不知道。

她的眼睛忽然注意到帳幕中間的一支蠟燭光向前搖曳，好像是有股風吹着牠似的。她再回頭看同治，只見他的眼睛已經睜開，沉默的望着母親，好似詢問的神氣。慈禧一聲也不作只將同治一手攬到懷裡來，又重新轉眼望着那蠟燭。誰知那燭火仍然向前搖曳。順着燭光方向的反面看去，只見那帳幕向裏面輕輕的膨脹着。而且上面還開有一道細細的縫子。縫口被風吹了向裡裂開的時候，她看見了一隻手的影子。慈禧不禁大驚失色。可是她雖明知那個縫是刀子割破的，是有人要害她的性命，她却能鎮定不亂。她一揮手把燭光熄滅了。立刻之間，那道裂口就變成了一隻眼睛，慈禧憑着外面的燈光，可以隱約見到外面的一切。

她屏着氣不敢呼吸。她的右手潛行伸過去摸宮女的臉。她還是睡得沉沉的。同治也在娘懷裏戰抖着，可是他沒做聲。帳幕除了三個人的呼吸之外，沒有一點兒動靜。

幕外的人似乎又將口子割得大一點，聲息毫無。他或許以爲慈禧是驚惶過度而不敢呼救了。或許他知道，就是慈禧能喊得出，他也能一刀就將帳幕口子開大，鑽進來三刀兩刀把人砍死，再從容逸去。

慈禧眼見着那道口子越來越長，看得津津有味。雖然說不定馬上就有人進來謀害她，然而她却害怕。她對於死一無所懼。她心裡深深知道，這種死決不會臨到她的頭上。她知道她的命運要比這個偉大得多了。她已經飛黃騰達到了這種地步，現在不繼續下去是令人難以相信的。

刀子不見了。一隻手將那道口子拉開。一個半邊臉在口子那兒張了一會子，好似探聽虛實似的。慈禧的雙目現在已經習慣了黑暗。她瞧見了那隻手，而且那隻手上戴着一個奇異的戒指。忽然之間，慈禧想起那戒指是在那裡看見過的。一凝神，她記起來了。原來就是當天早晨他見過的。好聰明的慈禧！她立刻就憶起了戴戒子的人。此時，她屏着氣等候，將小同治抱得更緊一點。

刀又進來了，幾乎是無聲的割着帳蓬。同時，在漫漫長夜中騎馬飛趕的榮祿也越來越近了。他的雄驃大馬跑得喘噓噓的，這一段路程雖不近，然而他終於趕到了。榮祿如何能知道哪一個帳幕是慈禧的呢？這祇要請讀者去問問那班有情人了，他們在情人有急難時就一定會有先見之明的。因此榮祿一口氣就跑到了慈禧的帳幕前，跳下馬，把馬扣起來。

慈禧在帳幕裡也聽見了馬蹄的得之聲。她的心裏知道是誰在深夜騎着快馬來救她嗎？或許她知道，慈禧是個心高氣傲的人。她從來沒有說她是怎麼知道，她只說她是知道的。當馬蹄聲停止之後，她沒有動彈。她的眼睛還是釘着那條口子，說不定那兒會鑽進一個人來謀害他。

忽然之間，帳幕猛烈的振撼了一下。那道口子那兒的一把尖刀緩緩的不見了。慈禧聽見牠掉到了外面的地上去。沒有別的聲音，沒有叫喊。除了帳幕搖撼了一下之外，什麼都是靜寂的。然後帳幕的門簾輕輕打開，似乎有人要進來的樣子。慈禧現在心裡已不再害怕，只迅速的用火石打上火，將蠟燭

燃着了。

一個佈滿了恐懼與疑惑的面孔，在門口出現了。他的眼睛骨突突的向帳幕裡面看。榮祿倉促間已經忘記他是站在皇后的面前了。他只想到蘭適才是多麼的危險，一心要來看一看一切是否安全。

招手叫榮祿進去的不是慈禧而是蘭姑娘。

可是榮祿忽然憶起這不是蘭而是慈禧，所以磕下頭去，以頭觸地。他連一句話也不能說。他一眼看到了帳幕上的裂口，同治與慈禧都未受傷，宮女仍然沉沉睡着，他心裡太感動，只不住的磕頭。

於是蘭也想起來了，她又變成了慈禧。

蘭原已伸出纖纖玉手，意欲撫慰榮祿，可是慈禧却迅速將手又收了回去。

「是誰？」她低語着。

「是奴才，禁衛軍統領冒死保駕。」他答。

「榮祿，他明天早晨必須殺頭！這是我的命令，你必須辦到；但是你在斬他以前，先得訊問他的口供，叫他把一切的事情都招出來！」

榮祿又磕頭，然後迅速退出。

「好好的，安全的睡罷，蘭！」

慈禧不能拿準是他說的。或許沒有說。或許只是他心裡的一句話；但是慈禧在他走後却真的睡得很熟。她現在知道榮祿是她的禁衛軍統領，知道行刺的兇手已經就逮，而且第二日早晨就要殺頭，所以她能心無掛慮的睡熟了。

那位禁衛軍的軍官當晚真招出了許多的口供，希望從實招認或可保全性命。但是沒有。到了早晨，旨意下來，叫暫且緩刑，先把他押到北京再說。榮祿則將全部口供奏與慈禧太后聽。

第二天，全隊人馬還沒有走完一里，人人就都知道了慈禧與同治的性命會一度遇到危險，但已經

被榮祿救了下來的消息。肅順與怡親王的名字，因爲兇手招認時也提起過，便宜揚人口，說他們是幕後的主持人。

梅小姐聽見了這話之後，嚇得胆戰心驚。她是肅順的女兒，父親犯下叛國之罪，她豈能倖免呢？她沒有可憐肅順。她從來沒有愛過她的父親。她從來不明白爲什麼她不能愛她的父親，只知道她不愛他就是了。現在她害怕起來了。因爲一人叛國，全家都要被殺的。

如果肅順要殺頭的話，她的頭當然也就保不住。然而她目前的生活是太美滿了，何忍放下？她愛榮祿，她怎能讓自己被榮祿當作奸臣的兒女而被劊子手殺死？再說，她又敬愛慈禧。想着她或許要下旨殺她的頭，她不由渾身亂顫。

就如此憂心惶惶的，她一路到了北京。

## 一二二 慈禧的鐵腕

皇帝的靈柩莊嚴的慢慢的在南池子移動着。扈從中有肅順與怡親王二人，他們或許都在暗暗猜疑，不知道靈柩到時沒有慈禧與小皇帝同治來迎接該是如何情景。那時候必有一番驚人的通告，曉諭天下，然後人人，連同肅順與怡親王在內，都要憤怒報仇。他們兩人，肅順與怡親王的話當然要比禁衛軍一個軍官的話來得響亮。只要將行刺的叛國兇手指出，以明正典刑，就可以遮盡天下人耳目，然後坐享其成。

靈柩的行列走近東華門的時候，空氣略感緊張，那時候交通很不便，所以肅順與怡親王絲毫不知道慈禧帳幕裡所發生的那件事。只以爲他們所信任的那個軍官一定將所托的事已經辦好了。

靈柩的行列進了東華門。

跪在庭院裏迎接的是哀哀欲絕的慈安。在她旁邊的是慈禧，而在兩宮中間的則是小皇子同治！

肅順望着怡親王。怡親王早已看見了，因此他故意轉過頭去不瞧肅順。肅順再轉眼去看慈禧，則見慈禧的一雙眸子，也正對着他望。後來慈禧對人說，當時肅順的臉色，灰白如死。同時，伏在旁邊的梅小姐也是面容蒼白，一點兒血色沒有。

然後肅順的眼皮低垂了下來。當時在場的人是否有人注意到肅順與慈禧所交換的眼色，是很可疑的。當時迎樞大典必須進行。軍機大臣肅順，與皇族中的一員的怡親王都是要行禮如儀的。

宮院裡紮着喪棚，掛着白色燈籠。上自兩宮太后與太子同治，下至太監與各女官，都一列穿白戴孝。

肅順跪在那兒的時候，對怡親王附耳低語道：「你要早聽我的話，在熱河就將那婦人殺掉。我們也不致於到這一步！我們沒有殺她——現在她要殺掉我們了！」

軟弱無能的怡親王沒有回答。

恰巧這一番話又給尖酸的李蓮英聽見了；典禮一完畢之後，他就立刻跑到慈禧跟前，立在她背後將這話一五一十的傳給她聽。

最後慈禧吩咐道：「你們全退去吧。」

肅順與怡親王聽了這一道命退的諭旨是否喜歡得心頭亂跳呢？是否他們會想，那位軍官未曾得手，慈禧仍然一無所知呢？他們是否會想，從此又可以開始一頁新的人生呢？或許吧，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總而言之，他們的心裏已發出了新的希望，他們二人緩緩的從慈禧與同治面前退出。

慈禧是否施了一個欲擒故縱的慣技而先叱退這兩個人呢？這也難說。

「肅順！怡親王！」

這是慈禧的聲音。

肅順與怡親王立刻知道事已發作，轉過身來俯伏在慈禧的脚前。慈禧亭亭直立，問道：「你知道叛國的好臣該當何罪？」

「我知道的！」肅順答着，聲音一點不顫戰。肅順並不是一個懦夫。「我知道他們該得的刑罰！殺頭！」

慈禧道：「你說得正對。你該殺頭，你全家妻孥也該斬決。」

肅順道：「我或許罪有應得，但是我是軍機大臣；我有知道罪名的權利。」

慈禧後面咕咚一聲響。她轉回頭去看，只見梅小姐已經人事不知的暈倒在地。慈禧不耐煩的叫人把她抬走，然後又轉過來對肅順怡親王道：「我有證據給你看。把禁衛軍的軍官帶上來！你還沒到家之前我已着人抄過你的家，你寫給怡親王的信，以及若干其他文件都表示你多少年來處心積慮的要危害朝廷，這一點已經足以構成你殺頭的罪名了。你所有的私人信件都在我手裏！要我讀出來給你聽嗎？」

肅順一聲也不作。

這時候，行刺的軍官已經帶了進來。爲了開脫他自己的罪名，他將所有責任都推在肅順與怡親王身上。肅順與怡親王跪在那兒聽着，動也不動。

「我根本用不着他的見證和你的私人信件來證明你是犯着叛國重罪的。」慈禧說：「你以爲我是婦人家，沒有見識，膽敢拿先皇口頭叫你們做攝政的話來欺騙我。我早就知道這麼重要的職務，先皇決不會隨便口頭傳諭的；這一點，你們兩人首先就弄錯了。怡親王，你真是個不長進的懦夫，怎麼這麼荏弱，竟跟這麼一個大混蛋纏在一處？」

怡親王也不作聲。或許這可怕的一刹那，他稍爲來了一點勇氣，因爲他身上不抖了，臉上也有了  
一點血色。



慈禧道：「怡親王，你知道叛逆的刑罰是什麼？」

他答道：「我知道。我完完全全的承認我的罪。我不能怪別人。我做得不對，現在甘願受罰。不過請太后施恩，不要罪及妻孥，以免皇族出醜。」

慈禧答道：「你家裡人可以倖免，怡親王。」

靜靜在壁上觀的慈安后，看慈禧沒有被二人除去未免有點失望，只悶悶的沒有開一句口。慈禧獨身應付一切，其後多小年來，大小事件也莫不如此。

慈禧猶疑了一會子，好似想想該怎麼說似的。然後，她威武的直立着，把右手一揮，傳下旨意道：「將這兩個人帶出去。肅順和那軍官以及他們的全家一列殺頭棄市！怡親皇，因為你是皇親，所以恩賜你自盡。」

三個人通通被帶走了。

慈禧轉過身來對着慈安。她雖明知道自己是此案中的尊貴人物。然而她故示大方對慈安說：「姊姊，聖上已經歸天了。你與我現在不得不共問國事了。從此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必須互相商量。」

慈安點頭稱可，便各自分散了。

慈禧回到宮裡之後，坐在她的寶座上，望着由肅順家裡抄來的文件，不禁微微而笑。肅順的頭現在想必已經脫離了他那醜惡的身體了。她跟一名侍從女官說道：「梅小姐醒過來了嗎？」

侍從女官們都你望着我我又望着你。他們都知道國法無情。肅順既因叛國重罪而身首異處，那麼奸臣的女兒豈能免死。女官們雖一心要減免她的死刑，然而猶疑着不敢說話。最後才有一個答道：

「她已經醒過來了，太后。」

「將她帶來！」

梅小姐的一張面孔灰白如死，幾乎不能站立，磕頭的時候渾身不住的顫抖。

慈禧也將問肅順與怡親王的問題問梅小姐。

「你知道叛國該當何罪嗎？」

梅小姐舉起一雙滿是酸淚的眼睛對慈禧望着。她怎麼能够在裁定她心愛之人死罪的時候還笑呢？

「太后，我是知道的。」梅小姐答。「叛國奸臣是本人殺頭而且滿門抄斬。我是肅順的女兒。但是，太后啊，我一直是忠順的，我一直是愛太后的！」

然後慈禧傾身向前，以手撫着梅小姐的雙頰道：「梅小姐，我一直也是愛你的！我在你父親家裡抄出的許多文件中，有一個文件證明你生身父親早給肅順害死，家產充了公，而且把你偷了去撫養成人。其實他不是你父親，所以全家論斬的條例輪不到你！安得海，扶着她點兒，她又耍暈過去了！」

於是梅小姐重復喜氣洋洋的繼續當慈禧太后的信寵侍從女官了。

從此慈禧雖然名義上尊慈安爲東宮太后，事實上所有大權都給她一手獨攬了。

## 一四 新軍機大臣

怡親王死了，肅順也死了。

肅順的軍機大臣遺缺，還沒有人補上。所以慈禧於召見榮祿之前，去召見咸豐的親兄弟恭王，跟他討論她想好的計劃。慈禧雖然深愛榮祿。然而慈禧却聰明機警，不肯授人以柄，因此在她當權的多年中，她從沒有一次因作事差池而招致物議的。恭親王當時同意了其所提出的計劃。

據說慈禧也將此事限慈安討論過。並不是因爲慈禧覺得需要慈安的意見，只是因爲她要做得面面圓光，使人說不出話來而已。

慈禧召見恭王的時候說：「肅順已經死了。軍機大臣缺還沒有人補上。」

恭親王等候着。

「榮祿在我們由熱河回京的時候，救了我與皇兒的性命。他應該補上軍機大臣。」

恭親王與榮祿原也有相當的交情，當然不致於反對。於是，坐在家裡的榮祿忽有傭人傳報說，宮裏太監求見。榮祿一面心裏奇怪，一面將太監接了進來。原來那太監是來報信說慈禧已經下旨晉升榮祿爲軍機大臣了。

「恭喜大人高陞！」太監們說。

榮祿知道宮裡太監們的把戲，便拿出一大筆賞錢來賞了來人，然後才將旨意接過拜讀。原來竟是真的！

微賤的禁衛軍統領，平地升做了滿清朝廷中的軍機大臣了！他不用人說就知道這是什麼人幫了他的忙。這一定當年在花園裏愛過他的蘭姑娘，如今的慈禧派他做的。這一次的升官有何發展，現在還不能說。榮祿十二分知道慈禧跟他的緣分已經完了。這一點遠在蘭姑娘被咸豐從十七名秀女中選做貴妃的時候就已經決定的了。但是榮祿接到這一道旨意後，仍難免存一點非分的妄想；做了軍機大臣之後，榮祿此後可以常常見到他心愛的情人了，有時候更可能觸到她龍袍的邊緣吧。再進一步的他連想也不敢想了。

他的心喜歡得要唱出來，接着他就作面君的準備。

那天晚上，他費了許多時候，裁製了一套軍機大臣所穿的朝服，因爲第二天他必須進朝謝恩。他明天可以見到慈禧了，而且此後無數的明日他都可以見到慈禧了。過去他所發下的，終其身要爲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宏願，現在有機會可以實現了。

第二天早晨榮祿上朝。

榮祿穿着一身簇新朝服，真是神氣得了不得，一進了東華門就有太監將他簇擁到慈安與慈禧聽政

的議政堂去。

他一進去，望見了他的愛人不由雙目發光。她雖然還是一身素白，然而她仍舊是非常的美麗。她的眼睛也看見了他。她的一對眸子中沒有笑意，或者榮祿能看出一些不言之意也說不一定。她的臉上雖一無表示，慈安的表情却暗藏無限。因為當榮祿走進來之後，慈安立刻就異樣的對慈禧笑了一笑。榮祿看見那一笑立刻就知道他的軍機大臣完全是慈禧的主意。慈安不贊成派榮祿做軍機大臣，已在這一笑中表現無遺。她雖一句話沒有說，但她的笑却告訴榮祿與慈禧，她相信這個軍機大臣的委任，別有其他理由。其實，慈禧這件事並沒有錯過一步規矩，她事先曾分別與恭王以及慈安都討論過，而後才下的旨意。此外，榮祿保駕的功勞也是朝廷內外都知道的。榮祿這一次可以說得上是有功受祿，然而慈安還是要向慈禧作一種別有會心的微笑。

榮祿進前一步，跪下來向東西兩宮太后叩首謝恩。升做軍機大臣不是一件小事，而由禁衛軍統領一跳就跳到軍機大臣，尤屬難能可貴。

叩謝完畢之後，慈安立刻就退朝回宮，臨行又回頭笑了一笑。慈禧看見了那一笑，自然明白她的意思。慈安相信慈禧派榮祿的目的是要他常侍在她的身旁，不是做她的軍機大臣而是做她的情人——所以她故意的笑。

朝裏其餘的人對於榮祿平步青雲的事發生什麼感想呢？恭王的心裡又是怎麼一種想法呢？天下人民對於這種特殊的升遷認為是公正的嗎？全國會不會說她是表示專寵呢？會不會將榮祿看作是慈禧的情人呢？

可是榮祿一升為軍機大臣之後，慈禧却來了一下驚人的手筆，把衆人的悠悠之口塞住了。她說：「榮祿，你到了該結婚的時候了！我已經替你選了一位夫人——就是我的侍從女官梅小姐。」榮祿一聽楞住了不能說話。他不敢拒絕。慈禧的權力是無限的。她給他選了妻子，他就得娶。他

甚至於不敢表示他不喜歡娶梅小姐的這個主張。

他沒有用言語，却用臉上的表情回答他的蘭姑娘說：「我只愛一個女人。我雖得不到她，但我不能再愛別的女人！我不願意娶梅小姐！」

慈禧聽見了這一番無聲的言語。她的心是否喜歡得微跳呢？我們是永遠不能知道的了。但是我們知道回答榮祿的不是蘭姑娘而是慈禧，而且也不是用言語回答的。

慈禧太后的身子坐得筆直，面孔上掠過一層不歡的表情，眉頭皺了一皺。他有沒有看見那一蹙額之後所傳給他的消息呢？這一點我們也是永遠不能知道的了。我們只能從後來慈禧太后與榮祿無意間說的零星言語中，抽出一個結論而已。因為本書作者和慈禧與榮祿兩人是都有深切的認識的。

然後軍機大臣榮祿也以不言之語回答了慈禧。

他叩頭謝恩，謝皇上賜的妻子。

如此一來，慈禧就能將她心愛的榮祿與梅小姐一同永遠留在身邊了。

她下了賜婚的旨意之後，心裏萬分難受；但是她毫無辦法。榮祿平步青雲，難免不招致物議。將梅小姐配給榮祿，就可以立刻止息不利的謠言。

這個婚姻也就可以說是個便利的婚姻，結果恐怕對於梅小姐，榮祿與慈禧都是痛苦和傷心。但是這三個人，明明知道這內中原因，明明知道除此沒有其他辦法，也只好悶聲忍受。不過慈禧終於將榮祿安插在自己身邊，榮祿也得以終身服侍他的愛人。梅小姐也獲得了榮祿。雖然不盡如意，三個人的夢想也總算有一部分實現了。

## 一五 榮祿奉旨完婚

梅小姐已沒有母家，同時宮裏又不許結婚，所以榮祿派大紅花轎迎娶的事倒煞費躊躇。

幸而慈禧太后將這件婚姻大事一手包攬了過來。她立意要使榮祿的婚禮，在北京城裏大大風光一下，所以她將梅小姐送到她姪媳婦桂福晉那裏去，安排一切婚禮的準備。

榮祿從自己的家裏放出了一頂八人抬的大轎去接梅小姐。他站在庭院裡，臉上毫無歡喜的表情，一點不像那些洞房花燭夜的新郎們的春風滿面。相反的，他的臉上却有一股子傷心的表情。好似最親愛人的屍體，才從他家裏被抬出去一樣。他雖娶得了慈禧的侍從女官，花朵似的美人，然而他却再度失去了他心愛的愛人。

他的眼睛看着那一頂大紅轎，被轎夫抬走，心理想着不久就要抬來慈禧所選的妻子，不由悵然不樂。

轎子抬到了桂公爺府上的庭院裏，轎夫抽出了轎杠，便退了回去，因為誰也不准看見新娘子的。兩位全福太太榮祿家的親友攙着新娘，將她送進轎裡去，又將門鎖上。杏腮微紅的梅小姐，只穿了一件紅色旗袍，頭髮高挽像滿洲未嫁的姑娘一樣，坐在轎子裏。她的心事總算如願以償了；她現在要嫁給她所崇拜的榮祿去了。雖然她心裡知道榮祿並不愛她。女人總是很聰明的，梅小姐也不例外。她想，他縱然不愛她，可是她那如海無邊似的愛，難道不能在日久天長之後贏得他的心嗎？或許那是她的希望，只要有一點希望，不管情形是如何絕望，還是可能有稍許快樂的。

這時候，八名轎夫已經奉召進來，上起轎杠，準備將轎抬回榮祿的家去。同時榮祿也正在家裏踱着方步，恨不得地上開一個口把他吞下去。想着無盡頭的年月日，大爲沮喪。

轎子一到家裏，另有兩位全福太太便跟榮祿一塊迎出去。以先在桂福晉家裏扶梅小姐上轎的兩位全福太太也隨來了。

轎杠放下之後，轎夫又退了回去，以便新娘子的臉不致於被人看見。現在轎門打開了。隨即有人

在梅小姐的臉上擦一些米粉。擦粉的目的並不一定是爲好看，而是圖吉利。然後將梅小姐的頂頭布蓋了起來之後，她從轎裡走了出來。走不了兩步，又跨過一個馬鞍子。跨馬鞍子這個古禮的來源已經失傳，大約不外是取吉利的徵兆。馬鞍子之後又必須再過一具燒着木炭的火盆。這個意義和馬鞍子也差不多。

然後，梅小姐，在四位全福太太的伴隨之下，第一次走進了榮祿的家。

大廳裡的台几上，高燒着盤有龍鳳形的紅蠟燭。榮祿家的一位長者，已經看見過許多婚禮的，現在担任司禮的責任。他用抑揚高下的聲音報告行禮如儀。

榮祿先與梅小姐分左右對門而立。司禮喊道：「跪下！」榮祿與梅小姐跪了下來。

「三跪九叩首！」司禮吩咐着。

拜過天地之後，梅小姐與榮祿雙雙進入洞房。並坐在床沿上。他們同時坐了下來，榮祿的衣裳壓在梅小姐的衣裳上，四位全福太太都笑了。因爲他們相信，這是男人當家的預兆，適合而正常的。

新郎與新娘然後飲交杯酒，吃米糕，表示多子多孫的意思。

然後請客人吃喜酒。說不盡的山珍海味，吃了幾個鐘頭才完結。菜裡面必有一道麵，也是吉慶長壽的象徵。

等到一切完畢之後，新人雙雙退回洞房，榮祿用秤桿將蓋頭布掀了下來，看見了擦着米粉，眸子明亮，雙唇微顫的梅小姐的面龐。

她的臉上有快樂的表情，雖然她知道榮祿不愛她。榮祿禁不住對她說：「梅小姐，我要永遠寶貴你。」

讀者注意他沒有提到愛字。

## 一六 同治的幼年生活

同治是一個五六歲的漂亮孩子了。慈禧愛得他如同性命。她不斷的想着她是她一番大志的成果。她曾經割斷了另一人的恩情而換得了這個粉裝玉琢的孩兒——如果他是個女孩兒，簡直可以稱得上是美麗的——所以慈禧將他當作掌上珠看待。比任何寶物，甚至於比她本人的野心還更寶貴。

同治四歲的時候就聘請侍講，教他讀書寫字。慈禧對同治是相當專制的。她注意他的飲食，他的功課以及他的教師。可是，同治對於別人，甚至於極重要的大臣也都是個專制魔王。因為他身爲九五之尊，所以他的侍講不得坐下，須整天站着教他，怕他就如怕他母親一樣。

依照古例，教師又不可以稱讚他們的學生。

如果同治做好一件事，教師會說：「陛下那個做得不錯。可是陛下還可以做得更好些。乾隆在陛下這個年紀做得更好得多了。」

這種生活是相當沉悶的。一個正常的小孩，縱然是個皇帝，總是喜歡受人稱讚的呀！然而同治除了他母親認爲可以的時候之外，很少得到稱讚。同治的生活是很忙碌的。他對於做四萬萬人的主宰的意義，心裡也稍爲有點知道，因爲恭王認爲慈禧不但美而且年青，和大臣們議政不太合宜，所以還是叫同治出面。爲了避免物議，或者防止別人認爲有傷風化，所以只讓慈禧垂簾聽政。同治坐在寶座上脚還及不到地，然而他很莊嚴，慈禧在簾後所決定的國政措施，他都能照樣學說出來。雖然這一番工作不大容易，可是同治是受過相當訓練的。

除了議政之外，同治又愛騎馬射箭，——他有很多匹良馬——此外他又愛軍機大臣榮祿。榮祿也是十分疼愛同治，就好像是自己與慈禧生的一樣。或許他將同治當作是他本人和慈禧的結晶，或許他



在同治眼中看見了慈禧本人吧。我們也許永遠不能知道榮祿心裏所想的，因為他是個沉靜寡言的人，不過他愛同治却是個事實。他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很多。如果同治在遊憩的時候想騎馬，榮祿就會鼓勵他替他選擇馬匹，教他騎馬，又教他照料馬的事情。咸豐原是個愛騎馬的人，從前常在郊外馳騁；所以子傳父性，同治也是一個馬的愛好者。

除了騎馬，榮祿又將他一身本事拿出來教同治射箭。凡他所知道的都傳給了同治。

榮祿在與同治的接觸中得些些什麼呢？

同治又從榮祿那兒得到些什麼呢？他從榮祿的眼睛裏看見些什麼呢？

至於慈禧，她一向是不許同治走出她視線範圍之外的，對於她兒子和榮祿的交情，又是怎樣想法呢？再說朝廷內外，在慈禧未被選進宮內以前，就已聽見過許多關於她與榮祿的謠言的，對於榮祿與同治的關係又是如何看法呢？

這一切都很難說。我們只要知道，榮祿愛同治，同治也愛榮祿就夠了。

「榮祿，」同治會說，「叫馬伏今天早晨預備白馬。立刻拉來！」

「是的，陛下，馬上就來！」

他們面上儘管講君臣之禮，但他們是好朋友，然而小皇帝的話却是令出必隨，並不因為他年紀小或判斷力欠差而能稍有違背。

舉個例來說：同治有一位侍講蓄了一臉的連腮大鬍子。同治最恨連腮鬍子，事實上他見不得任何鬍子。有好幾個星期他不跟那位鬍子侍講說一句話，因為他覺得他的鬍子討厭。

有一天同治實在受不住了。恰巧那天慈禧也在書房裏。同治忽然叫出來道：「我希望你立刻把鬍子剃掉！」

要是換了別人，那位侍講一定會立刻提出抗議，然而現在他可不敢作聲了。慈禧便解圍道：「我

兒，他去掉鬍子就要走壞運氣啦！他不敢剃哩！」

「那麼我就不要他做講師！」

從此那位侍講就被貶掉不再回來了。新來的一個是白面書生。由此一例可以見到同治雖小，皇帝的威權却是知道運用的。他也正與其他孩童一樣，有喜歡有不喜歡。

同治的一生總是愛軍機大臣榮祿，崇拜他母親慈禧，又酷愛牲畜，弓箭，玩具，以及做四萬萬人君主的樂趣。

他的閃亮而含着笑意的眼睛是慈禧的，纖細的手也是傳自慈禧的。由慈禧與咸豐，他又傳了一個健康的身體。

梅小姐嫁給榮祿之後就不再做慈禧的侍從女官了。但慈禧還是愛她，還常常把她接到宮裏來，一住就是多少天，臨走還不捨得放行。慈禧爲什麼對梅小姐有這種感覺呢？爲什麼梅小姐嫁給榮祿之後反而更受慈禧的疼愛呢？

這真是一種奇異的糾葛，這種糾葛多少也影響了整個中國，因爲滿清朝廷就是全中國的脈搏呀！

## 一七 安德海出京受誅

滿清的律法有一條是太監不許擅離北京城。違命者處斬。安德海知道這一點，朝廷裏其他的太監也都知道這一點。

可是安德海從咸豐死後，就覺得宮庭裏的生活很膩煩，很想出去去看看外地風光。於是他跑到慈禧跟前奏請道：「奴才有病，請太后賜假一個月。」

慈禧答道：「安德海，跟我說真話！你一點兒病都沒有，我還有看不出來的！」

安德海知道慈禧對他有相當的信任，所以將真話告訴了她。慈禧一向寵任安德海，聽他的話，使他成爲朝內最有勢力的一個人。

「太后，奴才想到蘇州去走一走。」

「但是你知道朝廷的律法呀，安德海！不管那一個太監都是不准離開京師的呀！」

聰明的安德海一聲也不響。他明仗太后的寵幸，知道太后會替他設法，所以靜候不則聲。

最後慈禧說：「安德海，只有這麼一個辦法，你請兩個月病假。要是你去的時地方，有地方官要跟  
你爲難，要執行國法的話，我就立刻召你來京審訊。我看只能這麼辦。你知道我也不能藐視國法。」

安德海知道這就是變相的允准，所以立刻啓程到蘇州去了。

他先拜望本省提督。提督一見他，知道國家律法太監不准出京，不免疑惑不解。總管太監擅離京城原是以身試法。但是外省官員都知道安德海在朝內的勢力，炙手可熱。當然誰也不敢惹他。蘇州提督怕總督太監就好似他怕慈禧太后一樣。

安德海說：「本人奉太后懿旨在此地調查絲業情況，以及貴督治下的民風，希望貴督在各事上與本人合作。」

提督知道安德海是個鐵面無情，而且濫用大權的人。他以接待皇親國戚的禮節來迎奉安德海，使安德海不禁軟得骨頭都酥了。

安德海沒有出京之前，李蓮英曾經跟他說過蘇州出美女。安德海這次來的真目的就是爲了美女而來的，然而這一點他既沒有告訴慈禧，也沒有告訴蘇州提督。

安德海身爲太監何以喜好女色，這是本書不便討論的事。不過事實是如此，宮內許多太監都有宮女做愛人，還有許多在清朝覆亡後嫁給太監的。

「安德海，」那位驚惶的提督說：「您在蘇州盤桓期間請用卑職的衙門。卑職的房宅，僕傭也請

您隨便賞用。」

但是安德海有他自己的意見。他以為在提督的衙門裡做事不便當，所以婉辭拒絕了。提督於是又貢獻他另一個主意：「如果你不願光臨敝衙門，那麼容卑職撥一幢最好的公館給您使用。」

安德海探知這一座房子不但遠離提督衙門，而且是一位富翁的房子，所以就接受了下來。然後安德海就帶了大批的扈從搬進了這所房子去。從此，這所住宅除安德海及其扈從人員之外，就沒有其他人進出了。有就只是蘇州的年青貌美的女子。這些女子或是羨慕權勢進去的，或是被安德海的手下人帶進去的。這些蘇州少女進去了出來之後，無不啼哭不止，面孔上都透無名的恐怖，膀子上臉上都有一塊青一塊紅的斑痕；還有一部分女子就給安德海關起來，要關到他們的父母肯用錢去贖，有時候是幾千兩銀子來贖才可以出去。沒有一個人敢在安德海跟前道一個不字，不過蘇州人民都已經是怨聲載道了。

安德海有時到大街商店裡去，看見好東西便拿走，一個小錢也不付，商人們敢怒不敢言，只好忍氣吞聲。

安德海搬到公館之後照理應該去拜訪提督，可是他不但去，每次有事，反而派人去喚提督來見他。可憐的提督因為懼怕他的勢力又不敢不去，去了之後，還要像朝見皇帝似的向安德海磕頭，然後恭候安總管的吩咐。

安德海在蘇州真是作威作福到了極點。金錢，動產，美女，婦人都隨他予取予求。有時候他不高興選擇，還要叫人送到他府上去。

蘇州提督雖然心裡怕事，然而他已不能不注意到人民的竊竊怨言。他們都是倚賴提督，自然他對於民衆疾苦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這就非想辦法不可了。不過他又知道，要繩安德海於法決不是一件易事。他決不能奏聞慈禧太后，因為他相信安德海出京一定是得到了慈禧的默許的。

所以，提督再四思維之後，打定了一個主意。他秘密派人到北京去訪查爲何安德海胆敢違犯滿清國法私自出京。使者訪問回來之後，報告了一番奇異的故事。他將宮庭裏大臣互相摩擦，東西二宮積不相容的事實都一一說了。他又說，慈安同慈禧雖一同垂簾聽政，然而自咸豐歸天以來，慈安沒有下過一道旨意，都是慈禧獨斷獨行，用同治的嘴巴說話。使者又報告說安德海在朝的勢力極大，所說的話沒有人敢不聽。他以爲，安得海是慈禧寵幸的宦官。慈安由妒生恨，所以兩宮之間，仇恨極深。

據說有一次早朝，廷臣在議重要政事的時候，慈安在儀注方面做了一件錯事，而安德海竟當面狂笑起來！由此可見慈安不見得對安德海有什麼好感了。

這麼一來，既然名義上慈安與慈禧的權柄是一樣大。而慈安又恨安德海，那麼根除安德海的計策應由慈安太后下手才對。

剛巧蘇州提督在朝裏有一個朋友。這就是咸豐皇帝的親兄弟恭王。恭王雖對慈禧十二分的忠心，可是他對於安德海於咸豐死後之掌握大權一事，也極不滿意。他知道東宮與西宮的仇恨，不過他以爲事不干己，所以從不過問，只對兩宮都表示同等忠誠，結果兩宮太后都聽從他的話。

恭王接到了蘇州提督的一付密摺。

他先將密摺看了一遍。他可以看出，安德海出京有慈禧在後面撐腰，所以他不去與慈禧商量。却將密摺一直挾到了慈安太后那裡。慈安遇見了這麼一個好機會，豈肯錯過，所以她閱過密摺後說道：

「安德海私出京城，有違大清國法。」

恭王答道：「太后所說甚是。」

「罪該殺頭！」

「對的，太后！」

「先皇遺命不是叫我們兩人一同攝政嗎？」

恭王答應是。

「從光皇大行後，我不是從未下過諭旨嗎？」

富於外交手腕的恭王，不作一聲，只靜靜的等着。他知道法律如山，安得海罪該殺頭，而且希望安得海處刑。可是恭王是一名外交大家。他只靜候不言。

「下一道密旨給蘇州提督，將安得海逮捕審訊，然後就地正法，並指明是殺頭！」

我已經說過恭王是一位外交家，他不願意來夾在兩宮之間做難人，所以婉奏道：「太后要不要先與慈禧太后商量一番，然後再下旨意呀？」

「用不着，恭王！我的權柄跟她的一樣大！我也可以下旨意！安得海非殺不可。慈禧知道了，就殺不成了！」

恭王從慈安那裡退出之後，心裏思量應如何應付這件事，庶可兩邊討好。

他將密旨封好，派人送到蘇州去交給提督，命他照旨行事。又囑咐不要耽延，恐怕還會有另一道旨意馬上要下來。這個辦好之後，恭王等了十足三十小時！然後才將蘇州提督的密摺奏與慈禧太后。就好像他奏聞慈安時的一樣，並請示應該如何辦理。

「太后，微臣也將此事跟慈安太后說過了。」他說的神氣好似忽然記起來似的。

慈禧聽說慈安已下諭旨的消息之後大爲震怒，竟忽略了恭親王在時間方面，所做的一套把戲。再說，恭親王是對的呀！兩宮有旨，他都須遵從的呀。

「立刻下一道旨意，叫蘇州提督將安得海解到京城來，以便開庭審問他。他原是宮裏的一名太監呀。」

恭親王從慈禧出來之後，果然也預備了另一道旨意。他預備的非常仔細，措辭寫了又寫，改了又改，等到完成之後，早又耽誤了十小時光景，然後第二道旨意才發到蘇州去。

同時，蘇州提督已經接到了慈安的御旨。他立刻派人傳喚安德海。可是使者去了回來說，如果提督要見安德海，那麼必須親自登門求見，到時候見得到見不到，還要碰安老爺的高興。

提督或許冷笑了幾聲也說不一定。總之，他帶了大批的兵士前去，準備拿人。

「太監不准擅離京城，你知道不知道？」提督說。

安德海笑了起來。

「我是安德海。」好似這一句話就夠了，不用多說。

「你該當殺頭之罪。」提督又說。

「我是安德海！」總管搶着說。

然後蘇州提督喜孜孜的忽然把慈安的密旨打開來給安德海看。安德海閱畢，登時張大了眼睛，高叫道：「這不對！」

提督得意揚揚的指着安德海道：「安德海，你任意凌辱本城婦女。你劫持女子，要人拿款來贖。

你欺騙商人財物。你買幾千兩銀子的東西，一文未付。」

「這是一個誤會。」安德海口裏硬着，心裏已經有一點害怕起來。

提督又接着說：「還有，你明明知道最精美的食物，就蘇州出產的鮮魚都必須先進貢的，然而你却壓迫我讓你先揀，然後你揀剩下來的才拿去進貢，這就表明你將你自己看得比皇上還要高。你吃御用的鮮魚！」

「這是一個錯誤。」安德海窘急地說。

然後，他的雙目明亮起來了。

「你說這道旨意是東宮下的嗎？」

「對。」提督說。

「那麼這道旨意當今皇帝的親身母親一定不知道。你且慢一步，讓我來通個消息！」

「說得好，讓你通個消息，置御旨於不顧嗎？這個我辦不到，安德海！你立刻必須受審！」

於是他真的受審了。審到第二天的時候，所有證據都是不利安德海的。首先他擅自出京就是老大違犯國法的證據。第二天快要完畢了，眼見安德海就要殺頭了。

再後，慈禧的第二道旨意也趕到了。提督已經猜到了這一道旨意的內容。所以提督把這道旨意壓在衙門裡的桌子上，繼續去審問安德海。

不用說，安德海是在真贓實據之下被判死刑。而且立刻就被斬決了。

等到安德海身首異處之後，蘇州提督才開閱第二道旨意。諭旨的內容是：「着即押解安德海來京訊問！」

很明顯的，安德海這一付無頭的屍首，是不能在京審訊的了。可是提督却將安德海的屍身運回北京去，同時又叫人兼程向朝廷呈遞另一封奏摺。

「奉命審訊安德海之第一道詔書業已遵行。安德海已判極刑且已處決！第二道詔書到時，已遲誤四十小時！」

蘇州提督替他自己以及中國將安德海除根之後，將前後事想了一想，不禁又大大害怕起來。那天晚上，他夢見自己的頭也給殺掉了。

慈禧接到這一道奏摺已是歷史上的事。她如何大為震怒也是歷史上的事了。她責備慈安下這一道旨意；然而她無法可想，她不能對慈安報復。慈禧責備了她之後，恨得她比從前更厲害。慈禧又深怨致安德海於死的蘇州提督，又怪恭親王。但恭親王擅於外交詞令，終於說得慈禧相信他是沒有錯的。

其實，真正慫恿安德海出京到蘇州去訪美人的還是那位一直覬覦大位，心懷叵測的小太監麻子李蓮英。慈禧怪慈安，怪提督，怪恭親王，而真正的禍首李蓮英却一點沒怪着。李蓮英的好滑程度於此



可見。

一個姓王的太監本該頂替安德海的位子的。然而他却沒有頂上，因為他沒有李蓮英那份勇氣，那份自信，與那份聰明。

當安德海一夫蘇州不復返之後，李蓮英便輕而易舉的升做了總管太監。

做了慈禧太后的總管李蓮英，好不神氣！蘇州提督的結局如何呢？不用說，他的結果可想而知。慈禧等候到一個適當的時候，將他貶了官而且永不復職。

從此人家都知道得罪朝內宦官不是兒戲的事——所以李蓮英後來能够威風無比，沒人敢惹，就是受了這件事的益處。

## 一八 新總管李蓮英

李蓮英，混名「皮硝李」，無疑是滿清最著名的太監。

李蓮英奇醜不堪，一臉的大麻子，流涎的嘴唇，時時都是猙獰然的——不過他對慈禧却是另一番面目。奇怪的是慈禧竟對他相信到十三分，真有言無不聽，計無不從的光景。慈禧從未見出別人見到的李蓮英的兇惡。

其實，當安德海的頭還沒有被殺去以前，李蓮英早已婢學夫人的在當總管了。只要慈禧一出口，要總管太監做什麼，李蓮英馬上進前一步搶着做，就好像他已經是總管太監一樣。慈禧沒有禁止他如此做，而且在安德海出京以及他殺頭的消息傳來之前的一段時間內，他極端的小心在意，鞏固他與慈禧之間的關係。結果，總管遺缺由他來補，似乎是極其自然的。

李蓮英一當了總管太監之後，就將所有的最重要的太監都喊到他房間裏去，對他們訓話：「我剛

剛奉旨做總管太監，這個位置是太后賞的，不是我要來的。現在我要說明的就是我做事情不能和安德海一樣，將來朝廷官員賞錢時，我要拿出給各位均分，決不像安德海那樣自私。」

所有的太監都一致表示相信，並擁護李蓮英。他們出去之後，他想必暗暗竊笑吧？他這一着辦得很乾淨。他究竟是一名總管太監，小太監如何能動他一根毫毛，除非暗地裏給他吃虧——然而李蓮英自己，對於暗處害人的把戲，却是無一不精。

他們走了之後，李蓮英躺了下來，舒舒服服的抽上幾口鴉片烟——這是他除了貪婪之外的惟一嗜好——從吞雲吐霧中瞻望着他光明的前途。

李蓮英當了總管太監之後，就有許多小太監服侍他，於是他也盡了作威作福的能事。

「把我的煙斗拿來！」

一個小太監趕快跑去拿。

「快點兒，王八蛋！」

稍不如意，李蓮英對於小太監不是打就是罵還有踢。別人的痛苦越大，他越得意。

譬如說，一名犯了小過失的太監帶到太后面前來發落。太后在攷慮應該加以何種責罰的時候，站在太后身後的李蓮英就會出主意了。

如果太后說：「打他二十板子！」

李蓮英就會探身向前，對着慈禧的耳朵低語道：「太后，他的過失太大了。他那兒把太后放在眼裡。否則他空敢吵鬧太后的午睡？二十板子太輕了，給他一百板子！」

「好的，你給我辦到！」

於是原來應杖二十下的太監，就因李蓮英的一句話而受一百板子。可憐的傢伙就必得脫去衣服，由別一個太監行刑。行刑的太監會慢慢的有力的打這太監的屁股，打不到三四十板子，已打得皮開肉

爛，像殺豬似的叫起來。

這時候，李蓮英又會假作慈悲的對慈禧說：「太后，我怕這傢伙會給揍死了。他才捱了四十板子，還差六十板子。太后的心向來是大慈大悲的。好不好暫且饒了他，等他養好了傷再打其餘的六十板子呢？」

慈禧到底不過是個女子，懂什麼男子的事，覺得李蓮英所說的話入情入理，便准如所請，讓那太監養傷去，可是李蓮英却不能就此罷休。等這位不幸太監的傷剛平復之後，就將他提到太后面前再補上前次未打完的六十板子。而且李蓮英還在事先在招呼行刑太監叫他打的時候仍舊打在老地方。

有時候，太監給打得瘋了，口裡出言不遜，罵到慈禧本人。這更倒霉，只要李蓮英攬撥一下，馬上就拉出殺頭。

李蓮英知道如何獲得其餘太監的敬重。他如此來一個下馬威，以一儆百，頓時大小太監都對李蓮英懼怕十分。他們都知道慈禧信任他，他要害什麼人都是易如反掌的。大家都說他是：「口如蜜心如劍」的人。

若是某某官眷爲慈禧所寵愛，那麼無疑的某某官眷就可以受到李蓮英的萬分崇敬了。同時，李蓮英對於慈禧的朝臣也很禮貌周至，不過背後，他却要竭盡所能的中傷他們，奪去他們的寵愛。

李蓮英可以說是滿清一朝最險惡的一個小人。

從此以後，他就要跟着慈禧一同前進，遇合他們的命運了。

## 一九 同治之死

慈禧的兒子在十七歲的時候娶了親，從新皇后進門之日起，慈禧就不喜歡她。這一點我們覺得很

難明瞭，因為這位新媳婦原是慈禧自己代同治選擇的。慈禧的不喜歡不久就變成了很深的仇恨，不過她竭力藏在心裏，不讓別人知道。因為她愛同治，而她不愛的却是他的妻子呀。

或許這就是她恨同治妻子的原因也說不定。她愛同治至於崇拜的地步，而另一個婦人却將同治的身心奪了去，由妒生恨，是很可能的。

不過慈禧還是對同治痛愛非常，一共給他娶了四個妃子。其中有一個非常的漂亮。

同治結婚之後，慈禧便把政權還出，將一切都交給她愛子。從此同治就是中國惟一的國君，不過他爲了尊重母后，任何事情還是請問母后。

同治正式做皇帝的時候，正是十七歲。有一個皇后和四個妃子。

他一共只統治了兩年。

有人說慈禧是故意把她自己的兒子殺死的，以便繼續當政。可是這句話却和事實相離得不能再遠了。

慈禧愛同治的心，遠非常人所能及。同治傳了他父親的性格，是個放浪不羈的孩子。他喜歡帶着幾個太監微服出行，醇酒婦人。他儀容很美，彷彿好女子。他要什麼有什麼。要妃子，給他娶妃子。要駿馬買駿馬。如果侍講不如意，馬上換一個。

慈禧把這個兒子簡直當作天神看待。說她毒死他或殺死他或用任何其他方法弄死他，都是惡意的謊話。

同治十九歲的時候是出天花死的，慈禧悲痛得死去活來。她愛他，崇拜他，說她殺死他真是難以置信的。他之死於天花實在是千真萬確。

他的死使慈禧一夜之間變成了另一個人。她原是一個講究吃喝衣着與豪華享受的人，却一旦變成了一個傷心痛苦的人——剩下的大概只有一番壯志與她對榮祿的愛情而已。從此她也就把大權慢慢的

加在李蓮英的身上，對他越來越信任。信任的程度大概僅次於軍機大臣榮祿而已。至於同治死後她對付已懷孕的同治皇后的行爲則是無法加以辯護的。

慈禧是一個有野心的婦人。但野心可能成爲藉口嗎？我不打算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同治后腹中所懷的孕，生下來究竟是男是女，當時是無人能夠知道的。如果是女，慈禧還可繼續攝政；如果是男呢，那麼他就要接位爲帝，而同治皇后就要變成太后。這是慈禧所不願意冒險的一件事。

她將同治妻子召來，對她說：「你是一個勇敢的婦人。你的丈夫很愛你。」同治的妻子低下頭來。

「他一定喜歡你同他在一起。」她兒媳不做聲。

「你想他嗎？」

「我想他極了，太后，因爲我愛他超過愛我自己的性命！」

「你愛他的程度是否深到你死了呢？」

同治皇后不大懂得這句話的意思，所以慈禧又接下去說：「一個妻子愛她的丈夫，愛到比自己的性命還重的時候，那麼丈夫死了，跟着他去是不算羞恥的。要跟他去，妻子必須要有勇氣。我知道你  
是很勇敢的。」

慈禧說到這兒就不說了，以便這一番話可以在機會到來時發生效力。其實新寡的同治皇后，思前顧後，正在痛不欲生的時候，聽了慈禧的話，正中下懷。

沒過多少時候，在她孩子未生之前就自己仰藥死了。  
慈禧應該負責這一件事是無可懷疑的。

然後慈禧就下詔改立年方四歲的光緒做皇帝。光緒是咸豐胞弟醇親王和她妹妹所生的兒子。在衆朝臣的抗辯之下，光緒接了皇位，慈禧二度垂廉聽政。光緒的母親不久也死了。這時候，慈禧最倚重的一位是榮祿，一位就是李蓮英了。

## 二〇 光緒繼承皇位

慈安下旨致安德海於死的這件事，永遠沒有爲慈禧所寬恕。她從第一次見面時就不喜歡慈安，而慈安也一直痛恨慈禧。到了光緒繼承同治做皇帝之後，他們兩人的仇恨更深刻到難解難分的地步。

光緒是慈禧的妹妹的兒子，她的丈夫，就是咸豐皇帝的弟弟。光緒是個有病的孩子，蒼白沒有血色，對於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沒有興趣。起先，慈禧愛他就像愛她自己的兒子一樣，當心他的一切——監視他的食物，爲他選擇講師——當然沒有一個人能完全代替同治在慈禧心裏所佔的位置。

登極典禮行過之後，光緒便住在宮庭裡了，有太監宮女等當心服侍，嬌養萬分。凡他要的東西無有不給予他的。因爲他的年齡雖然只有四歲，但總是一個皇帝呀！

所有的太監都喜歡光緒小皇帝，只有李蓮英例外。李蓮英是除了李蓮英之外任何人都都不喜歡的。有時候，李蓮英還要捉弄小皇帝，甚至於使他哭出來。從這時候起光緒就開始不喜歡李蓮英了，後來這種不喜歡於年俱增，進而爲仇恨，對於後來的滿清歷史具有很大而奇特的影響。

同時，慈禧與慈安之間一段最緊張的時期也由這時候開始。慈禧對於招呼孩子略有經驗，而且她很愛孩子。她喜歡兒童的天性會引起朝外的謠言的張本——他們會誣指安德海與李蓮英爲不是真的太監，又說慈禧會跟安德海生過一個孩子——當然這却是最惡意的壞話。我已經說過，她很關心光緒，照應他的一切。小皇帝是個老饕。像許多男孩一樣，他最喜歡吃對他最不相宜的東西。慈禧對於飲食

的知識極爲淵博，大概可以使當代許多專家吃驚。

有時候她會對慈安說：「姊姊，這樣東西不可以給他吃。吃了會生病。」

慈安則會答道：「你要餓壞他了，妹妹！」

「我沒有餓壞他！」

當慈禧這麼一說，表面上這件事就算解決了——但慈安却會將光緒帶到一邊去，將他所要吃的東西儘量給他吃。結果光緒立刻會生病，但生了病之後，仍然不能使慈安相信小皇帝也不是樣樣都可以吃得。同時，慈安的反對不能增加慈禧對慈安的愛也是顯而易見的。

慈禧有時候會說：「他不可同小太監玩耍；他們都是一羣混蛋，免得他們把他教壞了！」

慈安，表面上是對慈禧表同意的，然而過一些時候，她將這件事思維了一下，仍舊把光緒交給太監們，以便他可以與他們頑一個痛快。無疑的光緒的確是從太監那兒學壞的，他自小就斷傷了元氣，後來那些知道實情的人都十分可憐他。

跟太監頑的時候，光緒受盡了李蓮英的折磨。有時候小皇帝被他捉弄得哭出來；終於給慈安知道了。慈安一向恨惡李蓮英，因爲李蓮英對她很無禮貌。所以慈安將這件事全盤告訴慈禧，竟忘記慈禧會幾次告誡不可讓小皇帝跟太監頑。

慈安告訴慈禧之後還要說：「李蓮英該要嚴厲的懲罰一下，妹妹！」

慈禧於是把李蓮英招來問道：「你怎麼敢得罪小皇帝呀？」

李蓮英答道：「奴才不敢得罪，太后。我是在逗他開心，因爲我很愛他。我一有閒的時候就給他做事。我真不知道是哪一處得罪他的！奴才知道奴才的責任一部分也是叫小皇帝開心。知道太后如何的愛小皇帝，奴才以爲叫小皇帝開心也可以使你老人家高興。」

這麼一說，李蓮英不但在慈安面前洗清了罪名，更鞏固了他自己與慈禧之間的關係。本來不喜歡

李蓮英的慈安現在更加深了一層不喜歡。同時，李蓮英也更加討厭小皇帝了，這種討厭到光緒成人時都沒有改變。

然後，將前後事思想一遍，慈禧認爲與慈安清算的時間已經來到。誰也不確實知道他們兩位皇太后爲光緒大吵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過，我們相信驕傲無情的慈禧在憤恨的心情下，必定對慈安說了一些熱辣尖酸的話，以致慈安氣得病倒臥床——而且從此就沒有起來過。

慈禧到她病榻前問病。她說：「姊姊，你病了叫我十分難過。」

「我不久就不在這兒麻煩你了。」慈安答。

「姊姊，你不會死去的，」慈禧接口說：「你不久就要痊癒，就可以起來走動了。」

「我不信。我快要死了。不過我也沒有故放下心的。你很能幹，沒有我你也能治理大清天下。」慈禧還慰解她，說她不會死——其實她明明知道慈安是給自己氣出病來的，就快要死了，而且她高興。

選擇光緒承繼同治之不受人歡迎已是歷史上的陳迹。其實按理而論，光緒和同治同輩爲弟兄，自無承繼的可能。然而，慈禧所說的話就是律法，儘管朝臣紛紛諫奏，都不發生效力。

據說，有一位大臣名叫吳可讀的會實行屍諫。他見駕的時候，竟然連頭也沒有磕。

慈禧太后面露不快之色，問道：「你要說些什麼？」

吳可讀撒野似的說：「我是繼續已上的奏章再本人來親自抗議光緒承受大寶的事。你知道他並不是嫡派的繼位人！你選擇了他，只不過因爲他是你妹妹的孩子，所以你能繼續聽政！先皇的同胞兄弟傅倫親王應該承繼王位。但是你不肯！你自己要把握大權，你怕他要奪去你的大權，所以你將一個根本與皇帝無份的小孩子捧起來做皇帝！這真是豈有此理！全中國都是反對的！」

「你知道你如此對我說話，該當何罪嗎？」慈禧的面孔氣得鐵青了。



吳可讀答道：「我知道，這是叛國的行爲！你可以用苦刑虐待我，將我打死，或殺頭吧；但是我已經打倒你了！你太自私了！到末了你一定要滅亡中國的！你不聽御史的忠告，不納衆賢臣的勸諫，你對於中國的福利簡直是一個威脅。但是我已經將你打倒了！你一定會要用苦刑虐待我，因爲我對你說了真話，傷害了你的虛榮心！可是我已經吞下了生鴉片，幾分鐘之後就要死了。但在我未死之前，一定要叫你明白，你選光緒繼承同治，實爲天下人所共恨！」

然而吳可讀不過是一個無用的烈士而已。他當真中了鴉片煙毒死去了。他死在同治的墳墓前。然後光緒就繼位成了中國的皇帝。吳可讀之死，尤其他臨死那一番話使慈禧的仇恨更加加深。她的心比從前更加强硬，而且她現在知道，只要她決心辦，不管什麼御史或什麼人的諫阻都不能阻撓。慈禧現在開始握緊她的掌大權的手掌了。

光緒不過是一個四歲的孩子。

現在光緒與慈禧兩人在政治舞台的正中出現了。

在他們旁邊有兩個重要的人，一個是愛慈禧的榮祿，一個就是那位最出名的李蓮英。其餘的人都變做沒沒無聞的了。上述四個人中，最被人記得的則又推慈禧與李蓮英兩個人。

## 一一一 不吉利的大婚

光緒十七歲左右的時候，慈禧替她選了一位皇后。她所選的是她親兄弟的女兒。也就是光緒的表妹。這一點又是慈禧的虛榮心作怪。她希望他的母家拉那族再出一位皇后。

光緒后未做皇后之前，即已常在宮座裡行走。光緒遠在她要被選爲皇后之前就已認識她，而且二十四分的討厭她。同時未來皇后對於懦弱的光緒也是十二分的輕視。

慈禧太后告訴光緒說她的親姪女要做他的皇后了。

「我不要她！」他率直的對慈禧太后說。「我不喜歡她！不過，太后旨意兒臣總是要遵從的。」除此沒有別的話好說。太后做了主，誰也不能改變她的意思。光緒對於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她已經選中了某人，那麼他就必得和某人結婚。

然而這一場婚禮是多麼不幸的一場婚禮呀！

舉行婚禮的前夕，紫禁城裡準備下行禮的帳篷上的燈綵都失火燒毀了。照迷信來說，這是很不吉利的；照後來的事實來看，也的確證明是不吉利的。

婚禮在第二天舉行了；那天，天公不做美下大雨，喜燭也點不起來，光緒不願意看新皇后，新皇后也不拿正眼瞧光緒——他們從最初起就互相憎惡的。不過，光緒輕蔑她的事實使青年皇后的自尊心受到極大打擊。雖然事實上她一點不愛光緒，而且除了名義以外，從沒有做過光緒的妻子。慈禧看見光緒冷落她的姪女也大為震怒；加上婚姻不利，使得慈禧也開始憎惡起光緒來了，後來這種憎惡更與日俱增，結果弄得她自己，光緒后都非常不快。

慈禧得到「老佛爺」的稱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名號是李蓮英給她的。經過是這樣的：那時候北京少雨，全華北的五穀都蒙受其害。依照風俗慣例，一遇此種情形，慈禧與朝廷大小官員便要每日向如來佛求雨——終其身慈禧都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弟子——直等到雨來的時候為止。這一次只求告了三天雨就來了，李蓮英很興奮而且很快樂——聰明的太監——因此他忍不住要趁此機會恭維慈禧。「雨已經來啦！」他說。「太后真是了不得！瞧佛爺多麼聽太后的話！太后差不多就好像老佛爺一樣！」

這一番恭維的話使慈禧很高興。她向來是最愛受人家恭維的，尤其是恭維得像李蓮英這麼誠切這麼在行的。深知拍馬屁的李蓮英從不錯過一個恭維的機會，所以從此以後，慈禧就變成了李蓮英的

「老佛爺」，每次奏話的時候，總是這麼稱呼。不久以後「老佛爺」的名詞便傳遍了朝裏朝外，北京以及全中國。

再說，老佛爺很討厭光緒，其後這種討厭又迅速的成爲極深的憎惡。她替他選了一個新婦，而他居然不喜歡，這簡直等於觸犯了太后本人一樣，因爲新婦究竟是她選的呀。不過，慈禧面子上還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兒，其實不久之後，人人就都知道新皇后與光緒永遠是不會成爲真實夫妻的了。

朝中定例，凡皇帝大婚時，必須同時娶妃子。通常妃子數目都是四位。光緒的妃子也是慈禧選的，不過她只選了兩位而不是四位——爲了什麼道理，始終沒有人知道——不過這個無關宏旨，我們只知道老佛爺所選的兩個妃子都是廣州道台的女兒，其中一個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珍妃。

光緒很寵愛珍妃，對於少皇后自然又是一重侮辱，縱然事實上，珍妃也從未會做過光緒真正的妃子。其理由是有關於人道方面，本書不便記述。光緒討厭珍妃妹妹的程度也不下於少皇后，因爲他寵妃的這位妹妹不但碩大肥胖，而且缺乏靈氣。

光緒過分寵愛珍妃，使老佛爺也大爲不高興。這一點以及其他慈禧加在光緒身上的種種罪名，可以證明她對他的一種深恨進而爲一種可怕的毒恨，終致於將滿清傾覆無足驚異的。

## 二二一 老佛爺退隱頤和園

光緒就位之後，老佛爺便退位了——至少名義上是如此，然後退隱到靠近西山的頤和園去。其實她的退休實在是可以說一場凱旋的大遊行，從紫禁城起蜿蜒而上西山的一大隊人馬，就好像勝利的大英雄一般。因爲光緒以下誰都知道只要老佛爺在世一日，那麼中國就不會有其他的統治者。

現在剩下來獨自坐在寶座上的就只有光緒一個少年人了——他其實有一肚子的革命思想，頗想爲

中國做一點大事。現在他只有一個跟他互相憎恨同時又十分嫉妒珍妃的皇后。

一長列的轎子，宮眷們，數百名太監，李蓮英都跟着老佛爺到頤和園去了。表面上像是退政，其實老佛爺將整個朝廷都帶走了。

光緒做了皇帝，表面上似乎操着生死大權，可以制定並打破法律，接見大臣與外交使節；然而他從來沒有不請問慈禧而擅自決定一件事的。他時常跑頤和園去——那時候坐轎子去實在是一趟又長又辛苦的旅程——有時候還得一星期去三次；所以老佛爺雖然表面上不與聞政事，實際上還是指揮着全中國的命運。她曾一度在竹籬之後利用同治的嘴巴來統治中國，現在又復利用光緒的嘴巴由頤和園統治中國。

光緒的懦弱無能實在是無可置疑的。如果他具有勇氣，可以不請示老佛爺就執行他的主張的話，他很可能改變全中國後來的歷史。

從老佛爺退隱之後，頤和園就熱鬧起來了。老佛爺現在可有了機會來種植花草以滿足她審美的觀念了。頤和園內很快的就種滿了五色繽紛奇葩異草。穿着花花綠綠閃閃亮亮公服的太監們來去匆匆，處處有他們的蹤跡。老佛爺的大畫舫也在昆明湖內的荷花中遊來遊去。現在老佛爺的年紀已是一天高似一天了，似乎她已決意從此要儘量的享受一切。所有她的宮眷們都跟着她各處遊玩，她所寵幸的太監們也都着意逢迎，以博取老佛爺的歡心。

差不多每一天老佛爺總要率領着大批人員在頤和園內散步，幾十名太監都一一捧着太后所要用的化粧品等隨時侍候着。

宮殿上的黃色瓦片，照在日光下，像閃亮的黃金一樣。百花之間與每一支樹上都是嗡嗡的蜜蜂。著名的長廊之內，三五成羣在徜徉着的是那些美麗而嬌弱的宮眷們，他們除了侍候太后之外，別無其他事情。

太監們在花園裡着意經營。女工們則替老佛爺做衣裳和襪子手帕。

她似乎在退隱的生活中享受到了極點——不過她還是和從前一樣，按時接見朝臣：當光緒來的時候，她就向他指示國事機宜，光緒也只有唯唯奉命，不敢稍違，因為他明明知道她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那時候甚至於有人稱她爲「中國惟一的男人」，當時光緒當政的一番實際情形，由此可以想見。那時候，頤和園是如何的風光呀！老佛爺最愛頤和園。她最愛享受美麗的東西。她所要的，沒有一樣得不到的。只要她一開口，奇蹟馬上就發生了。

同時頤和園內，也還是守着和在紫禁城一樣的宮中規矩和儀注。老佛爺對於這一切，絲毫不肯放鬆。她使頤和園不但成爲一個美麗的地方，而且也是一個最偉大人物的住所。

宮眷們的住宅，都罩在參天大樹的濃陰之下，樹影與日光在屋頂上搖曳不定——好一片醉人的地方，寧靜而又安謐。

然而在頤和園的靜寂之下，有一座火山却在冒煙了。

榮祿沒有隨駕到頤和園去。他已經調任爲天津總督。

## 一二二 無髮的怪人

這時候，頤和園內正開始了一段恐怖的時期。雖然這已在老佛爺立光緒繼承同治，吳可讀屍練之後多少年了，然而這與以前的事不無關係。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那時頤和園內除了太監之外沒有一個男人，下午一過某個時辰之後，園內的各門就都下鍵，以防歹人闖入。

可是有一天傍晚，當黑暗已籠罩大地，且各門已下鍵之後，一位侍從女官忽然匆匆跑到慈禧跟前見駕，神色慌張的報告道：「太后，我剛才在通到太后畫舫上去的那條路上行走的時候，忽然看見了一個沒有頭髮像是西藏和尚的一個人，飛快的向萬壽山那方面的小路走去。我起先心裏想或許他是宮裡的一名太監，後來才知道不是。他爲何獨自在那兒，而且又從樹叢中溜走呢？」

「什麼，孩子？」老佛爺回答：「你一定在做夢了！這個時候園子裏是絕對沒有人的呀。要是有的話，太監早就來報告我了。」

「但是，太后，我是親眼看見他的呀！」

這位女官的神色和態度使得老佛爺不能不信。她立刻將李蓮英傳來，叫女官再對他說一遍。然後她又親自帶着太監，各處搜尋這位無髮的怪人。

然而搜遍了頤和園，怪人終於不見。不過，女官並非做夢，却有了充分的證據。後來老佛爺回宮之後，發現了一張紅色卡片，上面寫着幾個字：「汝之女官所言非虛！余較汝暨全體太監之本領爲尤大，故尋余亦無用，汝之生命在余掌握中。」

原來這位無髮怪人竟是真的血肉之身，而且的確本領過人。他能够聽見老佛爺與女官的談話，而別人却不曾見到他的蹤跡，真可以稱得神乎其技了。這一來老佛爺可嚇得不輕。她一直隨心所欲慣了的，現在差不多不知道如何來對付這一個神出鬼沒的人物了。從肅順與怡親王企圖謀害他的性命以來，她從來沒有這麼驚恐過。

接着，老佛爺再派人將園子搜尋了一個天翻地覆，結果無髮怪人還是沒有尋到。

老佛爺極端不安的回到了寢宮。她傳旨叫人加緊守衛寢宮，一秒鐘都不許懈怠，又帶了兩位宮眷跟她同睡。不料她在御床上又發現一張紅色紙片，上面寫着：「汝之生命在我掌握中，我可隨時殺汝！汝在夢寢中或行路時或進飲食時皆可喪生。我歡喜瞧你提心吊胆！」

那一天晚上，老佛爺一夜沒有睡。

第二天早晨，又有一位宮眷衣冠不整的匆匆跑來見駕奏道：「我起來的時候，恰巧向窗外觀看。不料窗外有一個男人的臉，這人正朝着我看！而他的面孔又是顛倒着的！他從上面懸吊下來，盪來盪去像一個大猩猩一樣！我大聲喊救命：那張臉就立刻不見了，從窗外縮到上面去了！我趕快來奏聞太后！」

老佛爺一時也顧不得宮中的儀注了，只匆匆跟着那位宮眷走。一大批緊張的太監也都跟在後面，簇擁着到了那位宮眷的寢室。到了之後，宮眷又將上項事從頭到尾繪聲繪影的說了一遍。老佛爺的臉嚇得鐵青，對太監揮手道：「再仔細搜查各宮各殿，非把此人尋獲不可；找到了之後，把他帶到我跟前來！」

太監連忙又分頭去找。老佛爺走進了宮眷的寢室，却又發現了一張給老佛爺本人的紅紙片：「我知道汝會來到此地！我與汝等開開玩笑。我到高興時必殺汝！」

老佛爺又氣又怕，回到了自己的寢宮，又發現了一張卡片：「汝之生命在我掌握中；無太監能捉到我！」

第二日一整天，他們都在搜查無髮怪人。太監們從一個地方躡到另一個地方，穿枝拂林，找尋怪人。但是他們找來找去，都徒然無功。

當日晚上，大批太監都在太后寢宮外嚴密的守夜，而惶惶不可終日的宮眷們，也在老佛爺床前侍候。園內各地都有太監看守，準備拘捕將頤和園鬧得鷄犬不寧的無髮怪人。

一個月過去了，無髮怪人還是逍遙法外，他的紅紙片上寫的詞句也一次更比一次兇惡，一次更比一次威嚇加強，一次更比一次的盡情侮辱了。

兩個月過去了。頤和園簡直變成了活地獄。太監日夜戒備着，缺少睡眠，變得萎靡不振了。各宮

眷們也因為在太后寢榻前通宵侍候的原因，全都蒼白憔悴起來。

最後，怪人終於在一個晚上被捉住了。

那時候，老佛爺寢宮裡的燈光都已經熄滅了。不過甬道內却黑壓壓的站着兩排太監。外面的宮門已經閉上。

不久，宮門輕輕的，悄悄的，被偷偷的打開了。立刻所有的太監都警覺起來。他們屏息無語的注視着。那個人伸進了一隻黑布裹着的腿來。那道門緩緩的越開越大。最後，太監們憑着月光可以見到無髮怪人的輪廓了。他從頭到腳都穿的緊身黑衣，好像馬戲子所穿的一樣。

這個人先朝裡面看，黑暗中他是瞧不見兩旁的太監的。他向前略為移動一點。忽然之間，有一個小小聲響，或者他已覺得裏面有人，所以向後輕輕退着，打算再悄悄出去。頃刻間，太監們同時發出一聲吶喊，便一齊追了上來。

無髮怪人跑得異常快，像一頭鹿一樣，但是太監的叫喊驚動了園子裏各地的守衛，所以在衆力追捕之下，終於在一座假山石底下將他捉到了。他們遵守老佛爺事先傳下的懿旨，立刻將太后驚醒，以便審問怪人。

「你是誰。」她問：

怪人笑了一笑：「那有什那關係？我的名字與你無干！哦，我知道你要審訊我並處我死刑；可是我預先告訴你，你盤問不出我的話來。」

「是誰主使你來的？」

「我是來為抗議光緒繼位屍諫的吳可讀報仇的！」

「那不是真正的理由！吳可讀已經死了許多年了！是誰主使的，從實招來！」

「某一派的人叫我來的。你可以殺我的頭，但我却不能將名字告訴你！我跟你太后無仇無恨。我



只不過是遵命而行。」

「你的主使人是誰？」

「我不說！」

「搜查他身上！」

他們果然搜查他的全身，然而沒有查出任何東西可以證明他的身份的。那個人任太監搜查未加絲毫反抗。他知道他已經完了，他對於這一點似乎也不介意似的。

「光緒皇上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太后，我不願提名道姓。我已經說過，我不過是執行上峯的命令。」

老佛爺對着身穿黑衣的無髮怪人看了好半天。她的右手開閣了好幾次。她的雙頰蒼白，而顯得空洞。這個人大鬧頤和園好幾個月，現在應該給他一種什麼刑罰才能適合呢？

李蓮英又照例探身向前，對老佛爺低語道：「用苦刑拷打他。在苦刑之下，他或許會招出主使的人！」

老佛爺答道：「就將他交給你辦，慢慢的用嚴刑拷問他，叫他將主使的人招認出來。」

於是無髮怪人被帶走了。李蓮英最高興別人受苦，所以跟了去監視施刑。毛竹片提到之後便將無髮怪人剝去衣服，而後在他的背上與腿上一五一十的打起來。在李蓮英的監視之下，四個太監輪流的拷打。打到後來，他呻吟不止。李蓮英揮手叫停。

「你的主使人是誰？」他問。

那人一面哼一面搖頭。

「我不說。」他答。

李蓮英再做手勢，太監又接着打下去。兩個打倦了，另兩個人又接着下去打。過了大半天，李蓮

英看得非常得意，又將手威武的一揮，叫太監們停止。

「王八蛋，你說呀？」

那人又搖搖頭。

過了數小時之後，李蓮英向老佛爺啓奏打人的結果。

「太后，他堅決拒絕不肯吐出主使人的姓名。」

「打到他肯招來爲止；」

「太后，不中用了，」李蓮英答。「那人已經死了。因爲他始終不肯吐實，所以我們把他打死了。」

## 二四 有心無力的維新

中日戰爭的結果使光緒決然相信中國需要一番改革。從政府的機構來說，中國數百年來，由明到清，其中並無甚大變化，比較其他各國實在瞠乎其後。中日戰爭的悲慘與恥辱的結果打開了光緒的眼睛；他一心想提高中國的地位，使牠能躋於強國之林。

他有一個十分信仰的教師，叫做翁同龢。他是學識淵博的人，許多年來都爲光緒所器重。

光緒問道：「翁同龢，我們應該怎麼辦呢？中國太不行了！中國並沒有列在世界各國中應列的地位。我們需要的是改革維新，然而我對於改革維新是否能順利實行覺得很懷疑。此外，還有老佛爺。她老人家是非常守舊的，最反對革新的思想。我所做的事，沒有不受她老人家干涉的。我覺得現在我們必須做一些事，而且準備在規定了方針之後就一步一步的實行起來。」

翁同龢答道：「陛下，臣知道一位廣博的學者，洞悉外國政府種種，要討論改革問題，應以他爲

最合適。不幸的是，他職位太低，不能見駕。」

「但是，假使我們有意改革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立刻開始才行。既然我們必須從下級的人士中求取合適的人；那麼這種非某種官級的人不准見駕的規矩就應予廢除。你所說的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呀？」

「他的名字叫康有爲，是個偉大的學者。陛下，臣已經說過，他的職位太小，根本沒有資格見駕。」

「無論如何，叫他來見。」

當時召見康有爲的詔書發出之後，御史之中就有人紛紛上諫，稱康有爲官職太小，不宜見駕。許多御史，除了上奏章之外，復又見聖面諫。光緒等他們把話說完之後，故意把他們的奏摺一一撕毀丟在空中，然後叱退御史，叫人傳康有爲來。

康有爲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大人物。他熟讀中國經書，又對外國政府的組織深有研究。如果不是老佛爺反對，他很可能幫着光緒大有作爲。可惜老佛爺是個守舊派，喜歡墨守成法，而康有爲則太過激烈，要將奉行數百年的老法一旦加以改革，當然是難得有成就的，就是沒有老佛爺的阻撓，大約也沒有多大希望。

光緒一見到康有爲就將他心裡所想着的坦白地說出來。他對他說出心裏的意見，他希望爲中國做的事，以及他打算在中國進行的改革。康有爲立刻就提出猛一看覺得是奇怪甚至於愚蠢的條陳，然而却正是對準了政府的癥結而下的針砭。

康有爲說：「陛下，第一點，我們必須剪掉辮子！在全世界各國中我們是最古怪的人民！我們就好像一羣畜生似的，人人拖了一條尾巴！我們應該下令，叫全國人民通通將辮子剪掉！」

「那很難吧？中國人民要聽說剪辮子一定會弄得舉國譁然的。數百年來辮子都一直是忠於皇室的

一種象徵。這種留辮子的風俗，差不多已經變成了中國宗教的一部分了。」

「無論如何，我們最開頭必須是將辮子剪掉！否則，各國還要繼續笑我們是最奇怪的畜生。」

「老佛爺那兒怎麼說呀？她要是一風聞到改革的事，她一定會從頤和園裏跳出來干涉的——我雖然是個天子，然而老佛爺在國內的勢力比我大得多。大家都聽她的話。」

「爲何不將這事先瞞了她老人家呢？先將旨意傳下去，等大家辮子都剪掉之後再告訴她。」

「這一點怎麼能辦得到呢？老佛爺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離開頤和園，沒有人可以阻得住她的。她一出來，那麼老百姓便都要紛紛對她磕頭，朝拜她，簡直忘記了滿清還有一個皇上了！」

「那麼，陛下最好是傳掌管軍隊的袁世凱來。」

袁世凱傳來了。同時，老佛爺在紫禁城裏早就留下充她耳目的那些太監，這時候也已經聽到光緒接見康有爲的消息。老佛爺於是火急的召見光緒，光緒立刻就趕到頤和園去見駕。

老佛爺一見面就問道：「這個康有爲是誰呀？」

光緒答道：「他是一位很睿智的學者，兒臣對他有十分的信任。他對於外國政府的一切知道得極多，對於兒臣非常有用。」

「他是一個廣東人，我最不相信廣東人！」

「可是他是兒臣的教師翁同龢所舉荐的，而且事實已經證明他的才幹果然驚人！」

「你應該好生注意他！記得你召見他，一個職位卑微的小官，已經是打破了老祖宗的規矩。再有一層，他又是一個廣東人！」

然而，老佛爺在這時候並沒有禁止光緒與康有爲來往，雖然他對於這種打破成例的事表示強烈的反對。她不願意直接作反對維新的行動，恐怕人民要批評她在退休之後要預聞政事。老佛爺實在是很聰明的！

她靜靜的伺機而動。

光緒回到紫禁城之後，雖有衆御史再度上奏諫阻，還是升了康有爲的官，使他得以長期留在朝廷中。

光緒單獨召見袁世凱，把康有爲所提出的改革中國的計劃，一一曉諭了他。袁世凱聽完之後，一聲也沒有響。

「我不願意讓老佛爺受到什麼損害，」光緒對袁世凱說，「但是在我未發出厲行改革的詔書之前，我要設法使老佛爺不能出願和園。不然的話，她老人家就要干涉，使我的主張不能實行。等到變政詔書發出之後，她老人家就是要干涉也來不及了。這就是我要你做的事；你帶一枝軍隊去把願和園包圍起來。千萬不可使老佛爺受到一絲一毫的損害；只使她老人家不能出園，等到我下令叫你撤兵的時候爲止。你千萬不可忘記，老佛爺決不可受到髮膚之損！」

袁世凱對於光緒和康有爲所提出的包圍願和園的計劃完全表示同意，甚至他自己也還提出一些意見。他說他自己也認爲中國需要改革。他對於贊助這些改革的創始表示十二分的熱心。

袁世凱離開光緒之後，並沒有帶兵去包圍願和園，反而火速的趕往天津——這時榮祿正在天津做總督。

袁世凱在路上走了好幾天。光緒對於他當時趕往天津，以及他好幾天不上朝的事，居然不加究問，的確是一件怪事。

光緒在這件事上的粗心大意，是只能以愚魯來解釋的。既然願和園未曾被軍隊包圍，他就應該立刻知道事情有了變卦，立刻策劃對策才是；然而他根本沒想到這種可能性是很明顯的。

同時，袁世凱趕到天津之後，馬上就求見榮祿。榮祿是老佛爺最親信的臣子，是朝裡人人都知道的。

傭人在半夜裡把榮祿叫醒，報告袁世凱有機密要事求見。榮祿原想袁世凱不過是一介軍官，有什麼話可以對他說，很想拒絕不見，然而一轉念間，又叫人把他請了進來。

「怎麼一回事呀？」

袁世凱就把如何進宮面君，皇上如何要維新變政的話，一一告訴了榮祿。不過對於派兵包圍頤和園一節，他却撒了個瞞天大謊：

「皇上叫我派兵突然包圍頤和園，又叫我進園行刺老佛爺！」

這注定列在中國大人物之內的袁世凱，竟忍心出賣光緒，撒下了這麼一個大謊。光緒從無殺害老佛爺的意思，且在他的口諭中說得十分明白。然而第一名出賣中華民國的袁世凱却將這一篇毒透了的謊話告訴榮祿——蘭貴妃做姑娘時代的情人。

當時榮祿便不敢怠慢，帶着袁世凱，星夜兼程趕回北京。那時候還不通火車，乘馬車與坐船要在路上走好幾天。

二人到京之後，立刻就趕到頤和園去求見老佛爺。老佛爺原是極其信任榮祿的，當然不成問題。袁世凱，據密報所傳，曾與光緒有過秘密會商，也屬事有蹊蹺，老佛爺當時便準如所請傳兩人進去。

榮祿將從袁世凱處所得到的一切通通奏與老佛爺聽。

然後，袁世凱又跪下去對老佛爺磕頭，將出賣光緒的謊話再覆述了一遍。

老佛爺對於這一番話究竟相信到如何程度，作者也很難說。她是否根本不相信，而不過認爲這是恢復政權的一個機會，這怕永遠是沒有人知道的了。關於這件事的傳說有好幾個。各人的看法各不同。不過，老佛爺臨死之前曾說過好幾次她是完全相信袁世凱是說了真話的。無論如何，她就依照這個假定，進行一切。

光緒的愚魯真是可異的事。他密令袁世凱包圍頤和園之後已經是過了許多天了。照理說，頤和園

應該是老早就受到軍隊的包圍了。如果已經包圍的話，老佛爺該早就下諭傳光緒前去解釋了。深知老佛爺火急性兒的，光緒既然不見手諭，當然就該知道事情出了岔子。然而他却若無其事的我行我素——他這種粗率與愚魯幾乎可說就是促成清朝覆亡的原因。這不過是本書作者個人的意見而已——作者以為光緒是個嚴肅的少年人，對於太后並沒有真正的反抗心理，無非對於他為君屢受干預的事，頗感不願而已。假使光緒有一批適合的朝臣輔佐一切，維新成功，恐怕中國還不致於攪成這麼亂七八糟。不過，這也無非是臆測之詞。

老佛爺得了袁世凱與榮祿的密報之後，準備即刻起駕回紫禁城去。

她要去做些什麼，對誰也沒有講；不過她的臉上滿佈了怒氣，雙手時開時闔，雙目幾乎要冒出火星子來。她待光緒的一番好處，養他就像他養親生的兒子一樣——而今日他却如此來對付她。

袁世凱與榮祿一同隨駕回紫禁城去。

早晨三點鐘的時候，宮裡太監看見頤和園那方面的天空發出一道信號。他知道這信號的意義，因此他匆匆跑進光緒的寢宮裏把他弄醒，報告說：「老佛爺已經到了紫禁城門口了！再過幾分鐘就要進來了！」

到了這時候，光緒才知道大禍已臨到了頭上。

五年之後，他對本書作者說：「我立刻就知道，我的一切都完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所以我將衣服穿好，派人送信給康有為，叫他立刻離開北京，不要再回來，免喪性命——然後準備出去讓老佛爺跟我算賬！」

太后的聖駕與侍從到達時，光緒便匆匆趕到門口迎接，跪到老佛爺腳前，渾身抖顫不住，怕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因為他知道這位老太后的威力是無邊的。

他在她的扈從中看見了一個熟臉。他其實看見了好幾個他所認識的人；但有一張臉格外明顯，是

光緒此後所憎恨厭惡的輕視而永遠不能忘懷的——此人就是袁世凱，爲光緒所信任却被他所出賣的，後來就任民國第一任總統的也就是他。

老佛爺除了吩咐光緒起身之外，什麼話也沒說。

他跟隨着她走，知道她氣極不肯說話。

她走到了議政堂，這裏早經太監們預先佈置就緒，點起了燈籠和蠟燭，然後最奇怪的會議就在紫禁城內開始舉行。老佛爺在會中將袁世凱的謊話痛責光緒，說她一手栽培他成人，她是她妹妹的兒子，如何如何做出如此忘恩負義的事來。光緒看見袁世凱與榮祿都在面前，知道辯也沒用。老佛爺是情願相信袁世凱而不相信他自己的話的。

所以光緒並沒有爲自己聲辯。

## 二五 老佛爺再度聽政

議政堂裏，燈燭齊明，然而却奇特地像一間死人的大廳。事實上也確是一座死人廳——光緒改革中國維新中國的希望是在此時此地壽終正寢了。

犯人光緒，悚立在他的姨母——老佛爺面前，他們就是兩人在一起。老佛爺對光緒定神看了多時說：「你知道皇族裡對膽敢犯上的刑罰是什麼？」

光緒此時方才知道他的罪名是如何嚴重。派兵包圍頤和園固然是壞事，然而罪情尙沒有老佛爺剛才所說的這般嚴重。老佛爺不等他回答，又對跪在地下的光緒痛罵說：「我待你像待我親生的兒子！你代替了我死去的兒子，然而你却這樣對付我。我救了你的命，而你却要取我的命！你真是個忘恩負義的畜生！你簡直不配統治滿清的天下！你已陷入了廣東人爲你所設的陷阱，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



大清政府！你的行爲說不定要使大清覆亡。你妄聽廣東人的一番改革的鬼話，自取其禍！你可知道圖謀殺親的兒子將在皇族中受到甚麼刑罰嗎？」

光緒答道：「按律法處治我好了！我罪有應得！我是一個懦夫！像母后所說的，我實在不配統治！」

「四萬萬人都惟你的馬首是瞻，然而你却背信了！」

「按律法治我的罪吧！我是罪有應得的。」

然後老佛爺將袁世凱和榮祿都叫了進來；於是受辱的皇帝，前幾天尙充滿着改革中國大計的希望，便與仇人面對着面。

多少年後光緒告訴我說：「我眼睛轉也不轉的注視着他，告密我的人不敢朝我看，他祇雙目看着地板。他知道他的醜行所造成的局勢，然而現在他已沒有辦法可以挽回危局。所以他站在那兒，臉色灰白如死，不敢正視皇上，而且他臉上的每一個表情都表示他已看清了他背信之後的恐怖。可是我却沒有話說。是我叫他派兵包圍頤和園，使老佛爺不能出來的，這件事根本就是錯的，我承認。我却沒有叫袁世凱或任何別人加害太后。」

李蓮英也在場。他一向也是深恨光緒的。所以這時候看見光緒下水，臉上便有一股子得意之色。

「按律處治我好了。我不配統治。」

「那麼你現在就在此寫一道退位詔書！你自己寫，說明你將政權全部交還給我。」

這時候就有人捧了文房四寶來，光緒坐下，滿堂都是靜悄悄的。

多麼緊張的局面呀！光緒抖抖的手握着筆慢慢寫下了葬送自己前途的退位詔書。燭蕊燒得噝噝作響，四壁人影重重，宮燈搖曳，一切都構成了一幅慘淡的畫面。

滿面怒容的老佛爺站在光緒桌前，看他簽退位詔書。光緒在詔書裡自承懦弱不適，不足爲君，故

願退位等話。

袁世凱也靜靜的站着，若非他的負義出賣光緒，何至於此。過去他官職卑小，不配入朝，今天入宮還是第一次。再後面還有榮祿；光緒雖明知榮祿完全是信了袁世凱的話別無用心。然而對他忠於老佛爺的一番心也不由痛恨起來。

詔書完成，光緒也退了位。

老佛爺第三次當政，四萬萬人再度回到她的掌握之下，事實上他們也從來沒有離開過她。

李蓮英趁着光緒戰兢兢寫詔書的時候，偷偷站到老佛爺背後對她說：「這一切都是珍妃弄出來的！她對皇上是一個極其不好的影響。」

老佛爺沒說什麼，只將眼睛縮小了一點。她也憎惡珍妃，因為光緒最寵愛這位妃子，却不愛老佛爺。雖然太后明知這一切都是康有為攪出來的，但這都是懲治珍妃的一個好機會。再說，李蓮英的話說不定是真的，反正沒有人能證明是假的，而且老佛爺是寧可信其有的。她想珍妃慫恿光緒召見康有為或許是可能的。這一來李蓮英已在老佛爺心裏種下了一粒有毒的種子，因為老佛爺對這位老奸巨滑的李蓮英是十二分的信任的。不過當時她沒有說什麼，光緒還俯在桌上書寫。等到寫完之後，光緒又拜伏在老佛爺脚前。

「按律處治我吧！我罪無可道！我是個懦夫，不配統治國家。」

老佛爺在這次朝議中沒再對光緒說過一句話，她再度成了全中國的統治者。她第一道諭旨是吩咐李蓮英道：

「將皇帝在瀛台關起來！給他粗糲的飯食就是了。派人時時刻刻嚴守着他！派一名你所靠得住的太監！」

「珍妃怎麼處置呢？」李蓮英問。

「不能讓珍妃陪着她！把她留在這裏，但是也關起來！關於怎麼處治她，我以後再吩咐你。」老佛爺思索了一會復又說道：「預備一道詔書，貶謫翁同龢，以後他與他的子孫永不得起用。」威武的老佛爺，一轉身離開了議政堂，對跪着的光緒正眼兒也不瞧一下。可憐的光緒，只爲了袁世凱圖謀自己功名富貴，將一朝天子出賣，使他終其身爲一個在他宮中的囚人。

然後光緒就由四個太監將他帶到瀛台去。

同時珍妃也被貶進冷宮，只穿隨身的衣服進去。

這一切都是袁世凱造的罪孽。他這次出賣皇上，後來他也被別人出賣。至於翁同龢，雖滿心想爲國效勞，却遭永久貶謫，今日只是歷史上一個不重要的名詞而已。

## 二六 幽禁瀛台

光緒於是便被禁閉在南海中的一個小島瀛台上。其實所謂島並不十分正確，只是荷花池中央的一座四開間的平房而已。這裡地方雖相當舒暢，然而是一個變相的監獄。最使光緒感覺痛苦的是他既不能暢遊北海，而且遙望紫禁城也只能見到黃色的琉璃瓦而已。

當然，他在此所度的淒涼歲月中，不會對袁世凱榮祿或李蓮英增加好感的。他後來對人說，他時常還記着「皮硝李蓮英」在他退位後所說的話。李蓮英對他說：「我爲皇上在太后面前說了許多的好話。如果不是我，老佛爺決不會如此寬宥的。我解釋給她聽這一切都是怪珍妃不好！」

奸惡的李蓮英！虛偽到了極點。他說這句話是給將來光緒可能恢復政權時預先留下了地位。另外又對準皇帝的心上戳了一刀。

於是光緒皇帝便被關到了瀛台，進了四間房的幽居。一水之隔，隔斷了他的自由。從此光緒就開

始了他著名的日記。光緒後來會將日記的一部份給本書作者看。作者認識也深敬光緒，知道他是一個好人，受了高深教育，不過他缺少那付應付宮闈陰謀必需的魄力就是了。

光緒在日記中記下每日的事情，以及太后派去看守他的四名太監的行動，這些日記後來很出名，爲多少人所引述。

光緒除了珍妃知己之外，還有一個忠僕，這人就是太監王商。這人在名義上也算是老佛爺的探子，他必須將光緒的行動報告給她，然而他總是與光緒商量好，一定不將有害皇帝的事報告給老佛爺。光緒所寫日記的內容也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光緒不寫的時候，就將日記交給王商收存起來。四個太監在跟前時（他們都是真探子）日記就藏起來。

王商常對老佛爺這應報告說：「皇帝在讀書寫經書。他所有的時間都做有用的事情。我一定常在他身旁，以防他玩弄手段。」

如此，王商面子上全是站在老佛爺的一面，事實上却盡力幫光緒的忙，減少他囚禁的苦楚。可憐的皇帝！沒有東西寫的時候，他就坐在囚屋外面的寬敞的露台上，目不轉睛的望着北海與紫禁城。他囚室裏的器具極爲簡單樸素，一張桌子，一兩張椅子，一些板凳——如此而已。

整天他在寫日記。他在日記裡提出許多名字——袁世凱，榮祿與李蓮英都在內。後來李蓮英會將這有名的日記，加以可怕的利用。

光緒的屋子外面有一個小小的船碼頭。但是其間隔着一道水。老佛爺叫太監時時刻刻監視着，使光緒決無乘船脫逃的機會。所以不快樂的皇帝只可以坐在瀛台的露台上雙手抱膝，看着他已失去的江山，再不然便睡在硬木床上讓潺潺水聲催他入睡。他的夢中說不定滿是可怕的人物。光緒就在這瀛台的幽囚裡困守了差不多整整的兩年。

在同一期間內，與政變毫無關係的珍妃也是關在她自己的房間內。她惟一的過失便是因爲她敬愛

那失勢的皇帝。

光緒每天的飯食極爲粗糲，和下等人吃的相仿，每次由太監送來。這班太監對於這位失勢的君主，背後都非常輕視，就是當面有時也態度不遜，因爲他們知道他沒有權力懲罰他們。珍妃的食物也是只足糊口的糙食而已，她的衣裳也要等到一片片從身上落下之後才能獲得一件新的。

太監送食物來的時候，總是由門縫裏塞進去或者打特別開的洞口裏送進去，就好像她是一頭危險的野獸一樣。

就在這幽禁的年月日中，中國慢慢進入了廿世紀。

## 二七 冷宮裏的珍妃

廣東總督的兩個女兒中，光緒最愛珍妃。她的妹妹瑾妃，身體過於癱肥，而且冥頑不靈。不中光緒的意。所以他將瑾妃和皇后都一致加以冷落，只讓珍妃專寵一宮。

而珍妃的一生的慘運也就此奠定了！

老佛爺對珍妃具有一種奇異的嫉妒。何以如此是很難解釋的，除非我們追溯慈禧對光緒所發生的怨恨——從光緒常常到慈安處求得滿足時起所發生的怨恨。

現在光緒反對慈禧的事發作之後，李蓮英就使老佛爺相信，珍妃曾用她的美麗和智慧蠱惑皇上，而終致造成光緒企圖弑老佛爺的心。

不幸的皇帝！不幸的珍妃！

他們彼此再也不能相見了——只有一次，容到後再記。光緒是愛惜珍妃的惟一的人，珍妃也是光緒惟一的眞朋友；現在這兩個朋友（爲了我上面已經點過的理由他們從不是愛人）就要永遠分開了。

我可以想像她這一代美人獨坐在破舊的古宮裡，臨窗等候那永遠不來的朋友。既不知道她被囚的原因，她必定是五中如焚的。

據說送給她的食物往往原封未動，這是很可以相信的。她在那種情形之下，又何能下咽？她的衣裳滿是破洞，顯出她病態的皮肉。她的雙頰蒼白毫無血色，永遠不能再有那種喜氣渲染成的紅色了。

一位極不快樂的貴婦人，憑着高高的窗戶，向外望着，雙手握着窗上的鐵條，遙望另一間囚屋裡見不到的囚人。她的一雙眼睛永遠是悲痛的，從來沒有笑過。她的情形就像一頭籠中鳥。

一餐又一餐送去的飯，總沒有動過，蒼白的雙頰抵住窗子。太監有時還要嘲笑，使珍妃如萬箭攢心。她不懂得爲什麼連那惟一的朋友也不來看她。

白天還好過一點兒，晚上尤其難受；望着天上的明月，那照耀世間歡樂哀愁的明月，倍覺悽清。她的屋子裏真可以說是佈滿了愁歎，心痛與傷悲了。

莫怪有人說珍妃生前住在那間屋子後來晚上常有歎息的聲音。想起來，她那時在月光下不知道怎麼長噓短歎對景生情哩！

我並不想引起讀者對珍妃的同情，而使讀者將老佛爺看成一個專制魔王。我很愛老佛爺，而且是她的寵愛人物。我只不過說明前因後果，好壞一齊說已而。

正當一宮中間自老佛爺起，全部的人都在憎恨光緒的時候，獨有珍妃却始終愛他，陪他坐監，甚至於後來還陪掉了自己的性命，她的人格實在可以說是極其偉大的。

## 二八 老佛爺的恨

老佛爺一向恨惡外國人。因爲外個人常常批評她的政府，這也難怪老佛爺要恨的。她尤其討厭的

是那般傳教士，由對他們的厭惡又推而廣之，結果凡是外國人都遭老佛爺痛恨。

不過，引起燎原的星星之火還是著名的革命家孫逸仙博士。而發動這一切的却是李蓮英。

原來當時有一個名叫高元明的人，李蓮英疑心他對政府有圖謀不軌的心意，所以派人追蹤他。據說此人會在北京報紙上寫了一篇反對政府的激烈文章。李蓮英一向是以老佛爺的幸福爲念的，當然就派人跟蹤高元明。

李蓮英的探子探出這個高元明是住在正陽門外的一個高等旅館裡。李蓮英得報之後，立刻就派警察搜查這個人的房間，看他在北京住着，有何目的。

警察搜查的結果，發現那人除有大批文學書籍之外，還有一本打算上給老佛爺的小冊子。在這文件裡說，老佛爺必須於指定的一個時間之前離開紫禁城，放棄所有政權，否則性命不貸。這本小冊子還在那人的手中，幸而還沒有送出去，於是李蓮英急忙派人跟隨他。

此外還有一封奇怪的信，指示高元明如何將此小冊子送進紫禁城去。據說這封信是孫中山寫的，而小冊子也是他的主意。孫中山曾在海外流亡多少年，清朝會懸賞捉拿他。

李蓮英發現了這麼一個推翻皇位的陰謀之後，便立刻報告老佛爺。她當然是非常的震怒。

她將高元明逮捕了進來，拷問他一切陰謀的內容，最後將他打死。這個消息傳出去之後，照例又使外國使節發出一番不滿的論調。老佛爺聽見了最初也不放在心裏。

接着老佛爺又舉行春日園遊大會。平常外國使節都要參加，但英國外交官却拒而未來！

英國人還以爲老佛爺看不出這種無禮，不懂其中的意義哩！

過後多少年老佛爺解釋給我聽道：「他們憑什麼要對不起我呀？這又不是他們的國家，他們根本管不了我們的家事！我罰我的百姓還罰不起嗎？我派到國外去的外交大臣要是也批評他們的國事，他們的政府能喜歡嗎？假使我的外交大臣在英國也因爲對他們政府辦事不滿意而不接受皇家的邀請！他

們的君王能喜歡嗎？一定是不喜歡的。然而他們却讓臣下對我表示無可饒恕的不客氣。他們不喜歡我們生活的方式，但我們只要自己喜歡好了。他們不喜歡儘管可以離開。我們又從沒有去請他們來。」

「那些所謂的開化國家的人民還在樹上當猴子的時代，我們的國家已經是很文明的了，然而這些國家却有臉送教士來教導我們宗教與文化！假使我派大隊的佛教弟子到他們國家去宣揚該怎麼說！我們的佛家教義使我們的國家一直是快快樂樂的——一直到洋人來了才壞的！」

「他們跑來傳佈基督教，立刻成了基督徒的中國人就不再把律法與習俗放在眼裡了。中國內部大多數的亂子都是中國教徒造成功的。他們因為吃了洋教」所以不再尊敬他們的統治者。這些洋鬼子不管別國贊成不贊成就跑來亂教一場。我們讓他們來無非是我們特別客氣而已。」

「他們有什麼是比我們好的東西呀？一樣也沒有！我們從極早的時候起就尊敬上人。外國人不尊敬上人。他們到了某種年齡之後就脫離了父母，不再聽他們的話。我們終其生都要聽從上人的話，不管他們的年紀有多大。」

「再拿婚姻來說，他們是為愛情而結婚！我們的婚姻是聽父母之命，從媒妁之言，丈夫始終信任妻子。他們呢，在婚前就先行戀愛，到了婚後如何能互相信任呢？他必須想到，她妻子既能婚前失身於他，當然也能於婚後再委身他人了！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極有理的！再說，有對妻子有一兩個情人，大家也都不當一回事，丈夫也不大介意。他們甚至於還有默契的暗號；當情人來與妻子幽會的時候，她將帽子與手杖放在客廳裡；丈夫回家時看見帽子與手杖知道妻子在與他幽會，便出去了，等情人走後再回來。」

「然而，只要他們不強迫我們做，我們會反對他們這些蠢陋的風俗嗎？我們隨他們照他們所喜歡的方式生活，只求他們也同樣的待我們。但他們却不肯如此。」

「按照條約，我們將洋人安插在指定的租界裏，租借多少年，然而那般傳教士都在租界之外的地



方買地皮，又強迫我們承認地產權；我們不承認時他們就呼求政府跟我們辦交涉。如果這般傳教士是我請來的也罷了；又不是的，而且我們又根本不要他們！可是他們還是來，打破我們的習俗，申斥我們的宗教，硬要我們信仰他們的宗教，及至我們不願遷就他們的意思時，又對我極端的傲慢無禮！」

「或許老佛爺的憎恨洋人是不足為異的。光緒之前，外國公使是從不准進朝謁見的。過去他們只在呈進國書時進一進朝，前後也不過五分鐘而已。而且多少次外國公使都是倨傲無禮的，因為他們的心地大多太褊窄，不能明瞭中國的思想，而多少世紀來中國都一直是世界上最前進的國家。」

「這麼古老的中國；而一些新興小國，乳嗅還未乾哩，就居然要批評大清國中最偉大的女人！這怎麼能怪老佛爺要討厭外國人呢？他們基督教的勢力居然深入內庭，使光緒差一點兒就要維了新。」

「還有一件事也得怪怨這些洋教士；他們又用他們的藥品在內地我們的苦兒童身上做試驗。據說他們曾將小兒的眼珠拿出來做藥。假設我們也派了中醫到英美法德去，一定要叫他們的人民吃我們的藥！那些國家會得喜歡嗎？這些洋鬼子實在是中國之害，能把他們排出中國，我就要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婦人了！」

以上都是她老人家零零碎碎跟我發表的意見。因為我是老佛爺的首席侍從女官，所以她老人家時常吩咐我留心看管金器銀器，免得給那班有古董收集癖的洋人順手帶去。有些洋人真是無可形容的粗魯——哦，不是每一個洋人都是如此，我認識的許多人中的確有很多都是真正的外交家，抱着大家自由生活的信條；只有那班例外的洋人才觸了老佛爺的怒，而偏偏例外的洋人又特別的多。

外國婦女大鑿批評宮眷們穿着富麗是很平常的事，又互相估計衣服耗資幾何，甚至於還用手指着華麗的衣料，全不把穿衣的人放在眼裏。

有一次，一名洋婦人忽地從老佛爺身邊一直走到站在門口的一位宮裝堂皇的少婦身邊去。她一把抓住了她的頸巾，又喊她的朋友道：「哦，你到這兒來看這一個！她可不是漂亮極了嗎？」

我三脚兩步的趕到那兒去，恐怕這種粗魯傲慢的舉動會引起老佛爺的不歡。我在那女人身上碰了一下，說：「對不起，夫人！這是我們的少皇后！」

當然，老佛爺已經看見了這一幕，同時那女人的笑聲她也聽見了。等他們一班人出宮以後，老佛爺又拉着我仔細的問長問短，問究竟當時是怎麼一回事。真的，老佛爺痛恨洋人我也不能全怪她。

有一次老佛爺又跟我說：「這些洋人男女的交際，也使我不贊成。我們的男女有別，大家分開來的。我們的婦女都是有道德的，他們珍惜道德爲他們最有價值的產業。但是你瞧那些洋人吧！女人陪着不是他們丈夫的男人出席公共場所。他們互相握手，互相跳舞，男人還要將手摟在他們的腰上！我以爲跳舞是很好的的一件事，如果是兩個女子同跳的話。可是男人與不是他們太太的女人們跳舞我怎麼也不能相信那是正經的了。我對於人生知道得太多了！誰能叫我相信，一個男人摟住一個女人，貼着她的身體而不存非非之想的？我一點不相信。如果那女子是天真無邪的，那她也不能天真得很長久。要知道食色是天性，在跳舞中常與異性接觸，不管對男子的影響如何，對女孩兒總是有害無益的。不對，外國風俗跟我們的完全兩樣，而且我堅決反對學他們的樣子！」

這些話看起來沒有多大的重要性，然而從後面的事實看來却是相當重要的。這多少可以表明老佛爺對外國人所存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見，我們東方人至少是可以瞭解的。我甚至於要說，以民國成立歐風東漸後的種種情形而論，老佛爺的意見到還不錯在那兒。中國婦女現在算是解放了，在各樣事上都已迎頭趕上西方女孩子——有的甚至於還趕到了前面去。自從異性自由交接離婚盛行之後，中國人的家庭裏真不知道發生了多少不快樂的事件。

老佛爺對於洋人的憎惡如此之深，當然任何足以戢止洋人氣焰與勢力的事都足以使他老人家立刻加以贊助的。後來的拳匪興起，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而且我們也不可過分的苛責她。

那時候的洋人確也是令人難以忍受，他們大有不管中國人喜歡不喜歡就要依照他們的標準把中國

改造一下似的。上面所說的孫中山事件也加深了老佛爺對洋人的不喜歡。

有一次她說：「他們如何可以私藏一個像孫中山這樣的逃犯呢？他是被中國充配在外的，然而英國美國與歐洲却都伸開了雙手歡迎他！那些收容他，准許他向中國出擊的國家也就等於自己向中國出擊一樣：他們以爲我們會因此而尊重他們嗎？」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出義和團興起時，正當老佛爺求之不得的時候，那個拳匪之亂也並不是個臨時的產物，確是由來已久不得不發的一股潛勢力的爆炸，只等老佛爺發出一個號令而已。

老佛爺當時雖不知道，事實上却已經是準備好要發命令了。她受洋人的干涉的氣可以說實在是太多了。

## 二九 皇 儲

從嘉慶以來，清朝就沒有過皇儲。皇帝自己，或皇后在幼皇沖齡的時候可以隨便選擇一個來承接王位。

老佛爺在拳匪孽禍之前，却決定設立一位皇儲。自從政變之後，老佛爺非常痛恨光緒，預立皇儲也是他老人家刺激光緒的一法。

她將光緒喊到他跟前來說道：「你常常多病，我很担心你的健康，你又沒有兒子傳你的代。」  
光緒明知老佛爺的心事，所以答道：「我實在是個無用的統治者。我常常病，恐怕也不久於人世了。」

但除此之外，光緒也不能幫助她。光緒明知律法不能設立皇儲。不過他一聲不響。

「我知道律法並不容許我們立皇儲，」老佛爺道。「不過我覺得因爲你一來多病，二來恐怕你不

能生育，我們應該有個例外。」

光緒沒有回答，只低下了頭。

於是老佛爺也就不再講虛文，將她久已屬意的端王的兒子立作了「大阿哥」——這端王也就是後來舉世都知道的義和團的領袖。

大阿哥被立爲皇儲之後，馬上覺得責任綦重，所以一到宮廷之後，就作起皇帝的威福來了。大阿哥原是端王的兒子。後面要說到，端王進朝時會極力討好老佛爺，心裡想着做攝政王或皇儲父親的權力，因此一直到端王失寵之時，老佛爺總是袒護着大阿哥的。

大阿哥一進宮之後，就惹出多少禍來——以他的父親而論原不足爲怪。那時他才十七歲，或許還不到，他平步登雲，使他幾乎神不守舍起來。他知道一個做皇帝的權力是無限的，及於他的男女臣民——尤其是女人——因爲天黑之後，紫禁城裏除了太監之外是不准男子停留的。然而自從皇儲入宮之後，就有了兩個真正的男人了。

大阿哥與宮女們之間所發生的風流韻事登時就成了朝內外的談話資料。太監們原是天生的長舌，專門喜歡造謠生事的，當然宮裡的事，尤其是這種新鮮材料，早就不脛而走的遍傳宮內了。

據說有一次某一個宮女犯法，老佛爺吩咐打板子，不料衣裳一剝下來之後，却發現宮女穿着大阿哥的裏衣。當時這件事便被隱瞞下去了，因爲老佛爺不願意人家知道他所選擇的竟是這麼一個寶貝。

甚至於宮女中有因大阿哥奸污而受孕的，不得不送到別處去生產，老佛爺也竭力將大事化爲小事，不予張揚。她現在已經走到了這一個地步，再不便退却了，否則便不啻自己承認擇嗣錯誤，這一層她當然是不願意幹的。不過，她也竭力想找一個對付的方策。幸而，大家都知道大阿哥在宮女群中相當得意，因此老佛爺便留意，想找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然而大阿哥在宮兩年，還沒有使老佛爺想出一個辦法。不過宮裏已經爲大阿哥鬧得天翻地覆了。

## 三〇 義和團的內幕

現在本書要說到老佛爺生活中最奇特的一個階段了，就是她與義和團之間的一段故事。

說起這班義和團來，他們從極古的時候起，原是一班走江湖賣藝的。他們穿一套奇裝異服，塗上花臉，穿城過鎮，表演給一些下等人看，賺錢爲生。

這些賣藝的隨身帶着各種武器，般般都會耍弄。他們班子裏必定有一兩個小兒——這些小兒有的是拐來的，有的是買來的，也有的就是賣藝人自己的孩子。他們從小就受嚴格的訓練，除了玩槍舞劍之外，還會各種柔術。

他們所到之處必定要賣膏藥，不過膏藥只是他們生意中的一小部分。最引動大批觀衆的還是他們的武藝與把戲，觀衆看到好處便紛紛將銅錢擲給他們，而他們就磕頭稱謝。

白天，這班賣藝的就做上面所說的事，而到了晚上呢，他們就變成了飛簷走壁的強盜。同時在扒偷方面，他們也是能手。

幾年前他們很受人歡迎——即至今日，中國也還是有他們的蹤跡——上等人家常常叫他們到家裏去變戲法，以娛賓客。可是因爲他們手脚不大乾淨，所以只准在天井裏獻藝，而不准登堂入室。

他們是中國的遊行賣藝人，只要有錢，甚麼都幹得出來。

後來領導義和團的端王原是個不成器的浪蕩子。他從不關心他同級人士的一切，事實上他極端恨惡他們。他喜歡與這班拳匪稱兄道弟。其實照滿清的風俗說來，滿清官吏根本不許看江湖賣藝的人獻技，而參加表演更加是不用說的了。滿清高級官員就是到中國飯館裡去吃飯都是不合理的。

然而端王却不管這一套。

他最喜歡的便是下級同伴，因此他從極早便與拳匪結下不解之緣。其實他家道相當富裕，然而他却最喜穿起法衣，跟賣藝的一同耍槍弄棒，然後人家撒錢的時候，他跟着磕頭謝賞！他是親王中的一員。當時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端親王，每逢他粉墨登場時總引動無數的觀衆。當看客紛紛向場內擲下賞錢時，他也跟着賣藝的人磕頭謝賞，就好像那般下等走卒販夫都是王公貴冑似的。

不用說，端王當然也知道老佛爺對洋人的憤恨極其深刻。他於是想出了一個計策——這個計策反是後來使中國發生流血慘禍，北京燒得半天紅，而老佛爺也成爲世界各國咀咒的對象的起因。

他的思想一下就落到了這般賣藝者的身上去是不足爲奇怪，因爲他雖然出生貴族之家，原是終年混在一起的呀！因此，他化了多少月的心血，將那般賣藝的一批一批的組織起來，自己當了領袖。這般義和團由於從未受過法律嚴格的干涉，大有自命不凡的意思，而端王爲了實行他的陰謀，乃迅速使他們相信自己所領導是一支刀槍不透的神軍。他們在他的宣傳之下果然相信是子彈打不進，刀槍刺不透的，當時義和團的聲勢相當浩大。

其實端王訓練義和團原是爲着自己一時高興，並無其他意思，但後來他却認爲可以用他們去驅逐洋人。當然他知道老佛爺不滿意他之廁身於江湖賣藝者之流，因此他要藉此讓她知道他的參加原是有作用的，是要替中國組成一枝最大的作戰軍隊。

我很記得端王的樣子。他是個面貌邪惡的人，臉上滿是麻子，眼睛細得像耗子眼一樣。我記得他是有極好的原因的，因爲我的家是「二毛子」。我的父親裕庚公爵很怕端王。他早就知道端王與拳匪有首尾，所以當端王到我們家裡來訪我的父親——那時候我看見了那個麻子——我父親就知道他是來偵探我們的洋房，看看我們是不是「基督徒」。

也就是因爲不願意死在他手裏，我父親才奉命到法國當公使去，我也在法國受的教育。」

端王定下計劃之後，便着手進行，使老佛爺相信他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要使她相信，最緊要的

是要給她親眼看見才行。然而叫一般賣藝的到宮裏去表演，簡直是聞所未聞的事。不過端王知道老佛爺痛恨洋人，便抓住了這個弱點向她進攻。

這時候榮祿已經又調回京師做官，又得以常侍老佛爺之側了。從老佛爺與我所作多少次談話中，我確實知道雖然一爲皇太后之尊，一爲朝廷官員，他們二人的愛情始終堅持不諱。

榮祿當時探出端王與義和團所勾結的把戲後，忠心耿耿的百計阻止太后召見他們。他知道老佛爺如果聽了他的話，必定要鑄成大錯。他又知道老佛爺一下了決心之後什麼人也解勸不回了。

榮祿發現端王的計劃是要將國內的所有洋人與所有的基督徒完全殺死。榮祿知道這一來，必將使滿清的統治者被覆滅，爲此竭力阻止端王，使端王恨他入骨。

光緒被囚在瀛台，一籌莫展。

老佛爺不聽勸告，毅然准許端王率領義和團進見。

## 三二 他們都像野獸一樣

老佛爺接見端王的那次，誰都不會料到這是大禍臨到中國的開始。端王原是個好大喜功的人。他最恨外國人和中國基督徒，他知道老佛爺恨這些人或許比他自己還要厲害。老佛爺的忠臣榮祿却知道事情不妙。他利用他本人的特殊地位向西太后進諫道：「臣情願讓太后殺頭，不願見到中國將要發生恐怖狀態。」

「够了；榮祿，」老佛爺搶白他。「端王，你說！」

端王雙膝跪倒在老佛爺腳前說：「我們的組織是中國最嚴密的組織。我們無一樣事不能做！我們是中國的神龍，我們的龍爪要抓住每一個洋人，將他們撕得四分五裂，使他們在中國一個也不剩下。」

我們是無敵之師！我們都有刀槍不入的身體，而且我們知道如何去殺人。太后一直是恨惡洋人的，現在正是將他們殺盡滅光的時候。殺戮的權柄與武器都在我們的手裏！」

「不過，端王，你的話靠得住嗎？現在這種危急存亡之秋我簡直沒有一個可信任的人。你先用事實來證明你的話，然後我再作決定。」

北京中心紫禁城裡的大殿的大門打開了，一班義和團魚貫地走將進去。誰知他們就是作大亂的一批野獸，他們所造成的恐怖到如今三十年後還是令人談虎色變。麻面孔如獸，長手指如鷹的端王站在一邊，對一批剛進來的人用江湖話向他們發號施令。這些人光着半截身子，手裡擎着大刀長槍與短箭各種武器。他們上身滿是汗珠，因為他們第一次見到老佛爺，都不由震驚駭怕，唯恐一不小心就有殺頭的危險。三十年前，老佛爺的名字還了得！由最高的到最低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恐怕這位老太太，她的話就是律法，她說死就不得活，她說苦刑就是慢死，一切生死大權全操在她一人手裡。不怪義和團要得汗出如瀋了！

端王高發一聲命令。

兩名義和團員，穿着一身戰裝，走到了老佛爺面前的空地上。他們兩人中間却走着一名未帶武器的嬌小的男人。兩人都帶着雪亮的長矛。

端王說：「臣要拿事實來證明，任何武器都不能傷害一個義和團的團員！」

老佛爺於是凝目注視，雖在六十六歲的高年，那付眼睛依然是明察秋毫。

雖然兩個持長矛的人隨即擺開脚步，對沒有武器的人猛刺過去。這一矛刺過去，那一槍戳過來，攻得個風雨不透。然而那身無寸鐵的傢伙，却能左閃右擋，招架自如。兩個人殺得氣冲牛斗，汗流浹背，而那個人氣不粗面不改色。看得老佛爺呆住了，攔在寶座上的雙手握得死緊，連節骨都顯出白色來了。



端王目不轉睛的望着老佛爺。頭一天她已經對他說過，她不敢對洋人採取行動，怕洋兵在中國造禍——中日之戰的殷鑒還不太遠。現在只要端王能使她相信義和團真是刀槍不入那情形就要兩樣了。因此他望着老佛爺那張漂亮的臉，等候她的綸音。他幾乎連呼吸都停止了。他真的能使這個老婦人相信義和團的能耐麼？任何對於武器略有知識的人都知道這完全是一套騙人的把戲，那套拳腳無非是數月來排演的成績而已。這三個人，誰都知道誰有一失着，大家性命都不保，誰還敢不盡力表演呢？看看三個人已經打了十分鐘模樣，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應付着兩個持有長矛的對手。如果他們失敗，任何一個人給刺死或刺傷，那麼端王所說的大話就要告吹，然後不獨他們自己，連端王自己都不能保全性命。

端王高叫了一聲。武裝的兩個人隨手放下了長矛，舉手行了一個禮。他們累得喘噓噓的，渾身是汗，臭不可當。但另外一個人，居然臉不紅氣不喘，神色未變。端王注視着老佛爺，她的鼻子抽動不已。她的眼睛細眯着。攔在寶座上的一隻手開閣不已。榮祿在宮裡多少年，從來未見老佛爺如此感動過。端王與榮祿屏着氣看着老佛爺。這時候那些義和團員已在端王示意之下，悄悄地退出去了。

老佛爺凝想了好幾分鐘。這幾分鐘之內，她數千萬名老百姓的性命與數百名洋人的性命正放在天秤上權衡輕重。榮祿的臉色灰白的很，雙手在長袖子管裏揉搓着。端王則鎮靜的等候着。最後老佛爺望着端王，他馬上又俯伏在寶座下。

老佛爺問道：「端王，你要我做什麼？」

「請陛下發令叫我派義和團去勦滅洋人！請讓我明日就開火攻擊外國使館！」

老佛爺又猶疑了一兩分鐘。

她立起身來，威武的直立着，她的右手伸出來。然後她將手捏得很緊，好似無數人的性命都被她的纖手捏碎了似的。

她轉身望望榮祿，可憐他滿面惶恐的望着這從她當蘭姑娘的時候起，就一直愛到現在的女人。現在，當她正十分需要他諫奏的時候，而且他已經在太后並未垂詢的情形之下諫奏了之後，她却不理會他，却要聽那端王的胡言亂語，聽他去殺滅洋人而將使中國成爲全世界咒罵的對象。

老佛爺深深地注視着端王的眼睛。他也大胆的望着太后，那付黑心裏逐漸升起了希望，因爲他知道他已經勝利了，然後老佛爺的右手垂了下來，而一部分洋人與多少中國人的劫數也就此決定了。

「天亮的時候，向外國使館開火！」慈禧嘎聲的命令着。

端王雙目發亮起來，連忙對慈禧磕頭謝恩。現在已不被注意的榮祿只急得來回的踱方步。端王退出宮時，還對慈禧的軍機大臣榮祿，瞟了一個勝利的眼光。端王已將不可能的做成功了。慈禧對榮祿的信任雖說無人能比，然而這一次他却能使太后不接受榮祿的諫勸，這不可謂不是奇蹟。

端王離開紫禁城。一到城門外，就有他的手下接住。他們也都像野獸一樣，只想一流洋人的血，其實只要與他們有利，任何人的血他們都要流。

端王吩咐道：「快點兒集合起來！再派出人去招募新人來！叫他們連夜準備，以便天亮時發動。去將所有的兵器都收集了來！傳出話去，就說端王的命令不准任何義和團後退！朋友們，快點兒！快點兒！不然慈禧后就要變卦了！明天早晨，大家齊心去進攻外國使館；明天我們就要開始勦滅洋人，使全中國一個洋人也不剩下來。快快！大家賣力。明兒我親自來領你們去打外交使館！」

他的手下奉命之後，立刻分頭到各地去傳信，登時北京傳遍了義和團要發動的消息。洋人的朋友則向洋人警告，勸他們逃難。

那一天晚上，北京滿城的人惶惶地等候着天亮。各地都是靜悄悄的，只有這意在毀滅的一條惡龍，在張牙舞爪的怒叫着，太陽出來之前它的鎖鍊就要打開，而它也就要四出吞人了。

外交使館的傭人們逃避一空，洋人們在黑夜中匆匆武裝起來，準備死戰。

慈禧西太后發出那道鑄成大錯的諭旨的那天破曉之前，拳匪果然發動了。他們拿着火把去燒洋人的房屋，與中國教徒的房屋。他們口裏喊着「殺！殺！殺！」

不久之後，全北京都響遍了這個可怕的口號：「殺呀！把洋人全都殺盡了呀！」

自後拳匪放出了發動的第一槍之後，所有的「毛子」（洋人）與「二毛子」（中國教徒）都被義和團抓的抓，殺的殺。

爲加緊對外國公使館包圍起見，端王更出了賞格：凡殺死一名洋人的賞銀五百兩。這些錢都由太后的國庫裡支付。她已經答應將御庫的錢儘他使用，端王可真知道怎麼花。一具洋人的屍首值銀五百兩！不怪那些塗着黑面孔，穿着紅衣紅褲不要命的拳匪，跳上房子，要以毛瑟鎗和長槍去取洋人的性命，結果反被打死。儘管端王吹牛，說拳民有刀槍不入的本領，但很多拳民於冒險向洋人開槍時，却發現洋人的子彈，並不知道他們的魔力而將他們打死。

那一天日出之後，各處發生大火，燒紅了半邊天。城裏各使館外面，傳出了動人的慘叫聲，呻吟聲，一班二毛子給拳匪殺的殺，砍的砍，一片哀聲，驚天動地。拳匪拿着火把，挨戶放火，那些躲藏的中國教徒們，不是被燒死就是從屋子裡逃出來被拳匪殺死。男人與老婦人的命運如此，一般年輕少婦的命運尤其可慘。他們還要先受一般野獸的凌辱，然後再推到深井裡淹死。拳匪發動第一日未晚之前，多少井裏都已經淹滿了無辜的屍身，一片哀慟之聲上達於天。就是使館聽見了這些呼殺之聲也無法和以援手，使館裡已經擠滿了難民。後來拳匪又將大砲抬出來開放，以增加作戰的威勢。

北京城簡直已變成了一座恐怖的地獄了。

拳匪對外國使館的包圍越來越緊了。外國人的食物日漸減少，子彈也快要告罄了。可是他們沉着應戰，等候從天津來的救兵。端王本以爲救兵一定不會趕得上的，以爲救兵到來時，北京必已經成了一片廢墟，只剩下洋人的屍骸了。

然而救兵確是來了，許多國家的武裝軍隊整隊開來了。慈禧聽說八國聯軍趕來救洋人，可嚇壞了，於是只好商量出奔的計策了。

## 三二一 太后出亡西安

老佛爺惹下大禍之後，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榮祿一定要勸老佛爺離開北京，他恐怕外國兵要來替他們僑民報仇。這時候，端王也幫着榮祿一同勸老佛爺出走。

老佛爺本來不想走。她對於紫禁城老有一種迷信。她十分相信，只要她一走她就永不得回來，而大清朝也就要在她不在京師的時候覆亡了。鴉片戰爭咸豐逃到熱河時她也曾用過同樣的話作爲辯護。她對她的大臣們說，她不怕死，不願意逃出紫禁城。

但是她的大臣們一定要勸她出走。

李蓮英此人生來沒有勇氣，所以到了這種危急時候，也就一籌莫展。他怕自己死，更怕太后死了他要失去權勢。他怕是怕，然而不知道怎樣辦。

宮裡還有其他三千餘名太監，到了這時候，也是紛紛棄下太后，自願自的逃生去了。可憐的老佛爺看見這一付忘恩負義的情景，由不得萬分傷心。老佛爺現在已經是上了六十歲的人了，體力已大不如前，那裏還能再經這樣的逃難。但是她的大臣們堅持着要她出走——也幸而如此，否則老佛爺的性命可真有些難保。

老佛爺知道外國兵無疑的必將任意劫掠她帶不了走的財富。她憑多年的宮中經驗，知道這些洋兵還不是要趁這個機會，將她的寶藏一車一車的裝回國去當紀念品或重價出賣。因此她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來收藏她的珍珠寶物。她把那一間裝金銀元寶的房子築起一道牆來。外面用舊磚裏面用新磚，

而新舊牆磚之間則埋藏了她所有的細軟。其餘她所不能帶走的大批東西，後來都統統被掠空了，先搶的是拳匪，其次就是洋兵。

老佛爺最後準備要動身的時候，也還是帶走了一個小朝廷。除了太后本人之外，還有光緒，光緒后，大阿哥，宮眷，若干侍從女官，還有李蓮英。不過比起當日來，這種情況也算是冷落不堪的了。兩年後，當老佛爺再回到北京的時候，老佛爺曾設法使外國人相信大阿哥並沒有跟她一同出亡。但事實上大阿哥的確是跟她一同去的，而且他在外還給她添了不少麻煩。因為這位風流大阿哥縱然亡命在外，也沒有在那些鄉婦中間忘記享受他那皇太子的特權。

老佛爺很傷心的對她的紫禁城，頤和園與北海作了最後的一瞥，準備逃到內地去了。她的目的地是西安，乘北京驛車去要在路上走一個月。

剛在臨動身之前，李蓮英來向老佛爺啓奏道：「我們把珍妃忘記了。」

「我們應該怎麼處置她呢？」老佛爺問。

奸猾心狠的李蓮英答道：「我們不可把她一個人留在宮裡。陛下要記得兩年前政變發生的時候，她就是在後面蠱惑皇上的人，現在她難免不再亂說。我們離開之後，洋人立刻會尋到她，拿準了他們必定會從她那裡打聽我們的行蹤。」

老佛爺答道：「你說的對，我們不可留下她，將她從冷宮裡提出來。我們帶着她一道走。」

「帶着她做什麼？」李蓮英問。「她跟我們一點兒用也沒有呀！她跟我們上西安，祇不過加重我們的負擔而已。現在我們的負擔已經是相當的重了！」

「那我們拿她怎麼辦呢？」

「若是太后將這件事交給奴才去辦，奴才一定可以將她好好的處置！」

這一句話的意義何在，不用說老佛爺是很明瞭的。

猶疑了一會，她對李蓮英說：「我交給你去辦吧。」

立刻李蓮英就發下號令，叫他的心腹小太監去執行。

不過，在珍妃未被提出來之前，光緒曾設法和她的見面，這兩個分隔兩年的情人，最後在珍妃囚室的窗子以外，作生離死別，當時的一幕真是够傷心慘目的了。

光緒發現美麗的珍妃已經失去了舊日的嬌艷了。她變成了蓬頭垢面，衣服襤褸的一個婦人，住的地方由於無人整理，像一個豬圈似的。隔着窗子，這個心碎的小女子和她的主人談話，心裡知道從此要成爲永訣了。光緒又何嘗不知道這是生離也是死別，眼見他心有餘而力不足，自己的生死早已置諸度外，縱有千言萬語也說不出來，因此兩人只能作楚囚對泣而已。

光緒一轉身離開珍妃之後，李蓮英的心腹太監就來提取珍妃。馬上珍妃就知道事情不妙。她從太監的臉上一見就見到了他們的來意不善。她登時哀求他們救了她的性命，又求他們立刻把她弄死，但太監們對於她的求告只作充耳不聞。

她被一路提到了老佛爺面前，當時她已驚惶得不可名狀，面色灰白如死。一見面，她就跌倒在地下，哀求老佛爺道：「太后，救救我的性命吧！救我一命吧！」

麻面的李蓮英更強迫珍妃在硬石子地上磕頭。結果磕了幾個頭之後，珍妃滿面是血，仰起頭來又求告道：

「太后，我從來沒有陰謀害你老人家！我一直是愛你老人家的，一直是忠心的！請你高抬貴手，將我從這班太監手裏救出來吧！」

但是老佛爺對珍妃的憎恨一直沒有消失過，聽了這一篇哀訴，毫不動心，只不耐的將背一轉，就走上了準備拾她出亡的轎子。李蓮英與他手下的太監也就連忙將珍妃挾着，一直拖到東華門內有名的那口大井邊，然後將她朝裡一推。他們跪在井旁聽。一個太監說他聽見了珍妃的呻吟聲。

「珍妃大約還沒有死。」他告訴李蓮英。

李蓮英沒有作聲，只以詢問的神氣望着那個太監。那太監於是舉起一境大石頭，對準井口投了下去。只聽井底發出一巨響，然後珍妃的呻吟聲就聽不見了。然後他們就將井口蓋了起來。

就是到了今日，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人們還可以聽到珍妃的哀叫聲。

李蓮英害死了珍妃之後，才滿意的回來，與老佛爺一同出亡到西安去。

這一次到西安去，一起上受盡了千辛萬苦。老佛爺就是後來回京之後還時常說起。他們在路上幾乎走了一個月。據說，老佛爺因為害怕洋人，所以命令一個女傭人穿着御服冒充皇太后，而她自己則改扮成一個女傭人。可是後來老佛爺聽到這個故事便一再加以否認。作者是向來知道老佛爺的勇氣的，認為這未免是人家惡意中傷，和許多其他有關老佛爺的毫無根據的故事一樣。

只有老佛爺一個人獨自坐着一乘轎子，光緒與皇后合乘一輛車。心灰意懶的光緒一路上簡直不大開口。他對替飲食起居不說好也不嫌惡，好似對身邊的一切事物都已失去了興趣。光緒后亦復如此。他們這一行人會經過不少懸崖削壁，抬轎人稍一不留神就有把老佛爺摔下去的危險。然而他們仍然向前走着。太監們也打着駕車的牲畜，向前行進。

每到夜晚應該歇宿之時，總有各地的小官將衙門預備好給老佛爺與一切隨從的人住。內地小地方的一切當然比不上皇家的豪華富貴，所以太監們一路上都抱怨着說地方招待的不好。

那些食物當然不盡是山珍海味，不過老佛爺知道地方官員已經盡了心力，所以從不計較。然而隨從的太監們却不然。他們時常跟官員們吵鬧，說他們不肯盡力招待太后，不肯聽他們所提出偏僻小地供應不週的理由，臨走時爲表示報復起見，還將他們事先辛辛苦苦張羅來供應老佛爺的傢具與簾氈全部拆毀。

老佛爺聽到了這些事之後，總要懲罰犯事的太監，並親自向官員們表示打攪他們的歉意，而且感

激他們的厚意。

老佛爺逃到西安的一路上，始終不能忘記北京城那一片火光通天的情景。她也不能忘記那些中外人民，死傷枕籍，痛哭哀鳴的慘狀。這個老婦人，這一次亡命出走，真是有說不出的傷心。好多次，她差一點就撐不住了。至於在她刻刻監視下的光緒也是病的很厲害。隨行的人，在離開西安還很遠的時候，就都身疲力倦，頹廢不堪了。

西安的巡撫早將自己的衙門打掃清淨，招待皇室。這裏的派頭和朝廷的風光當然是有天壤之別。然而除此沒有其他辦法。衙門雖小，究竟是個安身之地，所以老佛爺隨時隨地都表示感激。但是一班太監們却怨聲百出，嘖有煩言。

總說一句，老佛爺出走西安簡直是一頁傷心史。  
她在那兒要過兩年的苦日子。

## 三三二 北京淪陷

西太后出走之後，北京城簡直是變成了一座火城。拳匪見毛子就殺，見洋房就燒，各地方逃難的拖男擄女，哭哭啼啼，慘絕人寰。拳匪像瘋狂了似的，揮舞着武器，隨時隨地，大肆流血。甚至於到晚上高懸天空的月亮也變成了一片血紅。

同時，城裏又起了風，火趁風威，風助火勢，所有的屋子接連着火，燒了一幢又一幢，簡直沒有個止時。火光中又是響澈着毛瑟槍與長槍的聲音。多少洋人與基督徒都由不得祈求上帝道：「求你不要叫我喝這杯苦酒吧！」

著名的海岱門大街燒得滿天通紅，其他的小街小胡同也都燒得像火窟一般。拳匪更在各處出口把



守着，不許逃跑。滿街上只聽着「殺！殺！殺！」的叫聲。

再說到各國使館。不到幾天，他們死守使館的人都面臨着飢餓的威脅。不過他們已經獲得救兵已經開來，同時西太后已經出走的消息。然而消息雖這麼說，但所說的援軍却一天一天的不見其來。他們每天所聽見的仍是拳匪所叫的口號，「殺！殺！殺！殺！」

然而，援軍却是真的來了。八國聯軍終於打到了北京了。他們由大城門裡耀武揚威的衝進來。他們的人數很多，像潮水湧進來一樣。端王與拳匪們，本來不相信洋人會有援軍來，現在兵不但到了城下，而且進了城，於是他立刻招集所有的拳軍，準備一戰。

洋兵，揮着多少國的國旗，在義和團的刀槍長矛之下，不斷的勇敢前進，拳匪現在才知道洋兵的子彈很厲害，碰着的就傷，打着的就亡——然而他們知道的已經太遲了。洋兵不斷的湧進了北京，大隊的守住各處通路，小隊分頭進行巷戰，再小隊更佔據了各處房屋與孤立的據點和拳兵對抗。

在這種情形之下，拳匪漸漸顯出不支的現象來了。不過他們還勉強支持着。相反的洋兵却越打越有勁，最後北京城終於被八國聯軍攻陷了。

## 三四 重建皇城

老佛爺於事平之後回京的時候，覺得悽慘的很。她在外雖有兩年，却像老了十年似的，雖然她在西安時一直相信她的鴻運一定會把她再帶回去。因然她相信端王一定不至於垮她的台。

她坐一頂轎子進了正陽門。從轎子裡向外望，她看見高牆上站着好幾名外國人，正好奇的對她瞧。想起兩年前的恥辱，她登時覺得羞愧無地。過去，誰人胆敢這麼對她望呀！那時候，她一出巡，那一個敢不迴避呀！

跟老佛爺一起回來的仍然是遜位的皇帝光緒，皇后，大阿哥與李蓮英。

這一小隊行列今天的走進北京城，委實談不上威風二字了。老佛爺沒進紫禁城就早已知道宮中數百年來的寶藏精華必已被劫一空。果然，她回宮之後，發現變化得多麼厲害呀！凡是值錢的可以動移的東西都給洋人運走了。他們到北京的目的雖是解救被圍的使館，然而他們也趁此大肆劫掠。

有一個大兵更加無禮，他竟然坐在太后的寶座上照了一張像。這張像後來有一張落在李蓮英的手裡。從照片上看來，他是個很平凡的人。他手裡挾着一枝香煙，坐在寶座上，一隻腳搭在一隻椅臂上。老佛爺見到這張像不用說氣得不輕，而且我們也不能怪她生氣。當然像這樣的事決定不能增加她對洋人的好感。洋人自從到了中國以來，就一直是一批搗亂者。

老佛爺進宮以後，看見洋兵蹂躪的成績，大約連心都氣碎了。無價的屏風打破了；花瓶碎了；列代相傳的小古玩也是破的破，碎的碎，而未破未碎的也都不翼而飛了。

老佛爺還有一顆玉璽也不見了，這是她認爲不能再大的損失。

宮裡的亭樓台閣，也是只剩了破垣殘壁，石子路上已長遍了青草。一座轟轟烈烈的皇城完全變做了一座死城，裝着無限哀樂回憶的死城——就如今日我們所見的一樣。

但是這位志不可屈的老婦人一回宮之後，便動手將劫後的皇室大事興修起來。她把臨走時窖藏的各種珍寶與財富一一取出來。多少洋人在金銀庫房咫尺之內行動，然而却沒有發現寶藏的地方，也可謂不幸中之大幸。

縱說當時錯在中國，錯在老佛爺下令端王進攻外國使館，這兩錯不能拉成不錯却是事實。但那些帶領洋兵的軍官，——有一部分現在已經成名了——那種任意搶劫宮內寶物的行爲可真無法原諒。這般竊賊，簡直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形容。

洋兵們把宮內珍物當賭注在北京大街上擲骰子——他們的軍官們並非不知說。後來倫敦、紐約與

三藩市大舖子裏都炫耀着宮內寶物也就是老大證據。證明要來改化中國的國家實在還不及中國文明。不過我的話又得說回來。

老佛爺回來了。她知道了她走後所發生的一切大小事。聽見北京所遭的劫數，以及婦女所受洋人與拳匪的糟塌，義憤填膺。但是她不爲所挫，她反而立刻進行起復興的計劃。她現在對洋人的憤恨比從前更厲害了，可是她却不願意讓外國人看出她是沮喪的。

從前棄了老佛爺脫逃的太監們現在又慢慢的回來了。她將他們一一收回，因爲她需要他們來實行她重建的計劃。李蓮英把從前臨走前窖藏的東西統統拿出來，加工興建，因此不久之後，宮廷就又恢復了昔日的繁華風光，各處又傳來了宮眷和宮女們的嬌笑聲。

監工修建的是總管太監李蓮英，不用說他所措的油水又是一筆大家私。

如此，紫禁城、頤和園與北海都煥然一新了。

爲了要不忘記洋兵洗劫皇城的往事，有多少處該修的地方，太后都不准修，李蓮英雖幾次奏請都沒有用。一直到太后死後更沒有人管，因此那種洋兵糟塌的痕迹，至今在頤和園及北海都還能看見。

老佛爺回鑾不久之後，外國代表就呈上了一張主持拳匪作亂，並請加懲辦的名單——端王的名字也赫然在內。由於他是皇族的一份子，所以他沒有像其他的人一樣遭到殺頭或槍斃，只是被充配邊地而已。論律端王得罪，全家也都應該跟他一齊充軍，於是老佛爺就趁這個機會，把大阿哥也從宮中攆了出去。這樣就可以掩蓋她自承選大阿哥不智的舉動。

縱然如此，她的地位仍舊是相當困難的。她之出走，拳匪之造下彌天大亂，都是人所共知，人所共恨的事。現在她如何才能挽回已失的信譽呢？

很簡單。她重新設朝聽政，開闢遊會宴會，邀請各國外交官與眷屬們出席，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她那一份安詳自信的樣兒，使她的仇敵們都不由開始相信，過去的一切實在與她無干。

## 三五 溥儀的誕生

讀者大約還記得老佛爺從前在閨中待字的時候，乳名叫做蘭，原跟榮祿是一對戀人，並且已有嫁娶之約。不料霹靂一聲，咸豐下旨選妃，蘭姑娘竟被選進宮去作了貴人，與榮祿生生分開。然而，老佛爺後來始終沒有忘記榮祿，將他逐漸升擢，最後意成了軍機大臣，以便能時常保持與他接觸的機會。後來，太后更將榮祿的女兒所生的兒子溥儀立爲承繼她皇位的儲君。

當溥儀才兩個月由他母親抱進宮來朝見太后的時候，我也在那兒。那位小人兒全身包着大紅色的襁褓。他靜靜的躺在他母親的懷裡，兩隻黑眼睛東張西望，一股十無能爲力的表情，一點不知道他的未來命運，也不知道他這次朝見的意義。

滿面得意之色的母親，抱着孩子來朝見。她先將孩子交給旁邊的一個太監，以便好抽身對太后行跪拜禮。就是現在執筆時我還可以看見那位未來的倒臺皇帝的媽媽在對太后行禮。我現在回想起來，她也是一個可憐的角色。像其他許多母親一樣，她對於她的孩子非常得意。像那樣大的嬰兒就能夠進宮朝見實在是無上的榮寵。小孩子雖不知道，母親却是知道的。

她將孩子從太監手裏接過來，也使他對太后行跪拜禮。老佛爺只對那孩子淡淡的瞅了一下，便不再朝他望。她對於榮祿的外孫似乎裝成了一種淡漠的神情。但她是真的淡漠嗎？榮祿死的消息傳進宮來的時候，我正在太后旁邊。我知道她是深愛榮祿的，她之立溥儀爲大清朝的皇位承繼人，未嘗不是一種報酬榮祿的表示。却不知道，這個無上的恩寵竟將溥儀造成了後來的一幕悲劇中的主角。

溥儀一共只過了三年的快樂日子。進宮朝見之後的二年光陰，他度着與平常滿人孩子一般的生括。他住在父母家裡，週遭有奴僕服侍他。凡他所要的東西，沒有一樣達不到。他原是一個王爺的兒

子，家裏傭僕成羣，儼然像個小朝廷。一旦脫去那些臃腫不靈的襁褓之後，他也跟其他的孩子一樣地玩耍，他的頭髮也梳成了小辮子，面孔又紅又白，跟任何方東方的孩子一般。

不過，滿洲人家的孩童啓蒙的時候很早。舉例說，溥儀在兩歲的時候就開始受教育了。這個所謂教育當然不是指學校而言，而是指請一名師傅在家裡教授的意思。

在這三年中，朝廷裡發生了許多的事。光緒，有名無實的皇帝，爲病魔所纏，現在已經快到壽終正寢的時候了。慈禧太后自從上一次相信光緒要謀害她的性命時起就一直痛恨光緒。光緒實在可以說是關在他自己宮裡的一名囚人。他是一個皇帝，却沒有江山。他有一個名字，一個身體，却沒有他自己的靈魂。

慈禧本人的年紀也一天一天大起來了，雖然她以爲她永遠不會老的；而且榮祿死後他的心緒也非常不好。

不過這一切，溥儀都不知道。

## 三六 光緒是怎樣死的

光緒的死，外面會有許多種種不同的說法，我現在就打算把真相告訴讀者。

讀者大約已經看出。老佛爺對光緒有一種非常深刻的怨恨。她最信任的人是李蓮英——她對他寵信之深，恐怕除了榮祿之外，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李蓮英的話，她簡直是言無不聽計無不從。——將珍妃丟在井裏，然後再投下大石頭，就是李蓮英的主意。她聽信李蓮英數十年如一日，使李蓮英富可敵國。

由於老佛爺的信任，李蓮英變成了幕後一位權勢傾天，殘暴不仁的人物，而且表面上看起來雖荒

謬無稽，但事實他却在那裏做着有一天要做中國的皇帝！

李蓮英這一個願望一自他做了總管太監之後就已經盤據心頭了。我雖不企圖替老佛爺掩蓋，但我以為李蓮英這個慾望與光緒的死實在大有關係。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光緒關在瀛台的時候，曾經開始寫一本日記。將他每日所做的事以及他內心的思想都實錄下來。不幸其中有一部分不知怎麼傳了出去而引起了李蓮英的注意。這一都分日記的大意可以歸納成爲以下的一段：

「我現在病的很重，但是我心裡覺得老佛爺必定會在我以前死。若果如此，我必下令斬殺袁世凱與李蓮英。」

殺死袁世凱與否，當然不是李蓮英所關心的。但他的名字也列在該死的人裡面，現在老佛爺的春秋已高，隨時都有大行的可能，不由得使李蓮英有點兒驚慌。

自從發生政變之後，光緒在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囚人。他先被關在瀛台，其後老佛爺搬到頤和園去，他也被移往，禁閉在一間四面有牆的屋子裏。就是老佛爺出亡西安的時候，他也是一個囚人。

就是現在，老佛爺也是把光緒當囚犯看待，派了許多密探偵視他的行動，就好像老鷹監視小鷄一樣。

李蓮英聽得光緒日記裏有這樣的文字之後，立刻就去報告給老佛爺聽。她聽了雖然沒發雷霆之怒，却滿面浮起了不快的顏色。

狡猾的李蓮英向太后進讒言道：「皇上似乎在想要死在老佛爺之後哩，真想不到他所以這麼想的理由！過去他跟袁世凱設計要害老佛爺性命的事，我們還沒有忘記哩！」

「蓮李英，」太后問，「你以為這是他想謀取我性命的另一次企圖嗎？」  
李蓮英，奸詐之極，只在臉上掠過一層悲傷的表情。

「你的意見如何？」太后問。

「若是皇上在老佛爺以前死，那麼各方面就都容易辦了。」

這些著名的太監向來是不主張向皇上或皇后奏得明明白白的，他們所奏諫的往往都是含糊其辭，適可而止。

聽了李蓮英這番話之後，老佛爺便下旨道：「皇上病得很厲害。他過去一直病着，以後他的病也一定不會好。我心裏想他的病之所以遲遲不癒，大約是一般侍奉湯藥的人不盡職所致。此後還是你去看看吧！」

李蓮英也用不着再問其他的話了。他立刻就將光緒一切飲食醫藥的事一把都攬了過來。

不久之後，光緒就臥床不起。李蓮英服侍他之後似乎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他的病了。光緒明知道他是逐漸的中毒，可是他却無能爲力。

因爲光緒忽然病體沉重，不免引起外間的紛紛議論。老佛爺爲了杜塞悠悠之口起見，特地到光緒的床前去探視。

「你生病真叫我心痛，」她對光緒說。「你的病況不見好，反而日重一日，叫我莫明其妙。」

光緒明知道他的病完全是因爲她背後的謀害而致此的，她的臉上也掩藏不住那一股子知道他快要死的得意之色。所以光緒答道：「我自己也不懂哩！不過，李蓮英一向是恨我的。我每天吃的藥都是李蓮英給我的，像母后說的，我的病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了！」

老佛爺這時還想力圖掩飾（雖然她並不能瞞過光緒），將總管太監召了來問道：「你將什麼藥給皇上吃的呀？他吃了藥，反而病勢一天比一天沉重了。這一定是你的錯！或許你配藥錯了吧？」

李蓮英，向來不留一點給人批評的地方，答道：「我一切都是照太后所吩咐的做的呀！奴才自己沒敢增一點兒或減一點兒呀！」

當然，老佛爺也知道光緒不久人世。還想嫁禍於李蓮英，然而李蓮英却不肯担負這個聲名哩！不過老佛爺也不放過李蓮英，還是繼續叫他看顧光緒。

光緒是我出宮之後死的。後來有個名叫張德的太監曾將光緒的死狀告訴我。他說光緒臨死時那一間寢宮裡真是慘絕人寰。

李蓮英一直留在光緒的房裡，名義上是照顧他，事實上却像個追命鬼，滯留着要抓人。他雖然對光緒說他不久就要痊癒起來行動，可是遠在光緒嚙氣之前，他就奉了太后的命令，叫人把光緒的壽衣準備起來。

珍妃的妹妹，那個光緒所不喜歡的肥胖瑾妃，曾在光緒臨終的時候來看望他。但是光緒想起了當日珍妃也是受盡了苦死的，拒絕對她望。

同時隆裕后也來到他的榻前，可是光緒却轉身對牆，閉上眼睛。

光緒在萬分痛楚中死去。

我記下這一段可怖的慘事祇不過因為這與立宣統的事大有關係而已。將過去的事細細研究起來，我雖竭力想袒護老佛爺，可是對於她之終身虐待光緒，以及她謀害光緒性命的事，我却無法替她找出絲毫藉口。

不過有一件事我是確實知道的：榮祿死的消息傳到老佛爺耳朵裏來的時候，我正隨侍在側。我知道從他死去之後，她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似乎她靈魂的一部分和她堅毅不屈的心，都跟着榮祿下土了。現在她的年紀已經很大了；還不單單是年齡而已，是她一輩子所經歷的大風險與種種苦楚；或許還有那一種以為全世界都聯合起來攻擊她的恐懼，也使她覺得衰倦了。這是我能替她辯護的惟一理由，而且這個理由也不見得如何充分。



## 三二七 大哭大鬧中宣統就位

清朝先後有兩位小皇帝，但他們的命運都是非常的不利。第一個是慈禧自己的兒子同治，還有一個就是光緒。像我在上章所說，光緒死的時候，痛苦萬狀。那位秉性可以溫柔也可以殘忍的慈禧太后就在旁邊看着他死去。最慘酷的是老爺佛在光緒還懂得人事的時候，就叫人把他的壽衣穿起來等死。

其實老爺佛現在也真老了，四十年來的毒恨使他滿面生了皺紋。她雖明明知道光緒之死是由於她的願望，然而她還假裝表示一種悲哀。等光緒一死之後，她就火速的派人去召溥儀進宮來代替光緒！這時候，醇王爺閣府的人都正在熟睡中。旨意到了之後，閣家都驚動了，各處的燈都開起來了，傭人與阿媽也都紛紛從睡夢中爬起來——還有一個小孩子也被人無情的吵醒了，要他趕快做皇帝。

溥儀醒了，揉揉眼睛，大哭起來。因為他實在睏得很。他並不願意做皇帝。他要睡覺：

他的父親醇王說：「孩子，來吧！皇太后下了旨意了。僭們必須趕快的去；不然老爺爺要不耐煩了。光緒已經死了。中國急等着要一個新皇帝哩！」

但溥儀不住的哭。的確，政權與帝國對他有什麼意義呢？

然而慈禧的話已經說出來了，有誰能違背呀？就是現在發生一個奇蹟也不能改變的了。

於是一個老阿媽（從前服侍過幼年時候的醇王的），將溥儀從床上抱了起來，不顧他的喊叫與踢打，替他將衣服穿上來，就像處置一頭待宰的羔羊一樣。

我已經說過，溥儀不住的在哭叫，以致傭人們都紛紛議論說，這是一個不吉利的預兆。他們看着宮裡派去的太監那付長面孔的難看相，更加覺得小溥儀像一頭被捕的小鳥，要送進宮中去任人擺佈了，由不得都暗暗傷心。

然後溥儀就在衆太監的簇擁之下，離開了他也許永遠不能看見的家，到宮裡做皇帝去了。忠心的阿媽在後面跟着，不住的搖頭嘆氣。

似乎連天老爺也覺得這件事做得不對。當那一隊人擁着溥儀午夜進宮的時候，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括起了大風，好似一羣魔鬼在舞蹈似的，好不陰森森的怕人。有時候，風勢稍煞，只輕輕的呼嘯着，好似北京所有的死人都在悲悼一般。

一行人所帶的燈籠在狂風中搖曳不定，大家都低着頭衝着風勢向前走，由戈壁大沙漠來的黃沙陣陣飛來，打在人的臉上和身上。甚至於明亮的月光也晦暗了——這一切都爲迷信人認爲是不吉之兆。隨行的傭人們都竊竊私語着。就是太監們也自己互相輕聲說話。溥儀仍舊大聲哭着，不過他的哭聲爲風聲所掩蓋了。抱着他的阿媽只將包着的衣服更加拉得緊點。

就在這種鬼哭神號的情形之下，溥儀被帶進了皇宮。

溥儀登極的時候，我已不在宮裡了，但是——一位在李蓮英之後，做總管太監的張德後來告訴我。他說，溥儀一進殿之後，全殿就充滿了一種緊張的空氣。溥儀其實很瞌睡，不願意穿皇帝的龍袍，當人家勉強他穿的時候就大哭起來。他的阿媽自從打醇王府跟了進來之後，就始終自言自語的不會停過。醇王自己也透露着一副張皇失措的樣子。就是平常極爲鎮定不亂的太后也緊張得不能安坐在寶座上，只來回踱着方步，兩隻手一會兒開一會兒闔，雙目四顧，好但在聆聽一種別人所聽不見的聲音似的。

皇族中人也互相瞪着眼望着，顯得莫名其妙的樣子。沒有人大聲說話，那一般子緊張勁兒真使人難受。溥儀號淘大哭，不願意做皇帝。太監們也都覺得這不是真的登極大典，而不過是一種可怕的笑劇，但或許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够用言語表達出這種思想。他們也互相你望着我，我又望着你——他們在宮裏看見過了多少大事，許多太監還是咸豐時代留下來的老太監了——他們也都知道這種登極的儀式有點兒不對。

儘管溥儀大哭大喊，手推脚踢，他們還是將他戴上皇冠，放在寶座上，向他下拜。這就是宣統了！甚至於他的父親也向他磕頭稱臣。在他大哭大鬧聲中，醇王不得不時常小聲哄騙這個三歲的孩子，叫他安靜點。他說的是：「我的兒，這快就要完了！」

這快就要完了！

真不錯。三年之後他真的就退位，應了他父親所說的話。不過當時沒有人知道就是了。溥儀登極幾天之後，老佛爺也就升天了。

## 三三八 老佛爺升天

光緒歸天之後，慈禧的心裡也沒有平安過。紫禁城裡散佈着許多醜惡的謠言。這些謠言有一部分甚至於還傳出宮外，在外交界裏被各國人議論着。那時候，外交界甚至於全世界都知道慈禧對於光緒之間的毒恨，以及他被迫退位的事實。

慈禧與榮祿之間一段可悲可泣的故事却沒有人知道。然而宮裡的人都注意到自從榮祿去世之後，老佛爺就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她的一顆堅強不屈的雄心，現在可以說是支離破碎了。

就在他這個風燭殘年時候，偏偏「皮硝李」李蓮英還要來再給她加上一次打擊，表現出他簡直是個沒有人心的奸詐無比的太監。

李蓮英聽見了這些謠言之後，就去啓奏太后道：「太后，各國外交使館又在紛紛議論了。他們說光緒皇帝的死因不明。」

慈禧聽了這句話，登時像受了打擊的一樣。她難目對着李蓮英那一付醜面孔直直的瞪着，要說什麼話却說不出來。她站着，搖動着，終於像一顆年老的大樹一樣到了下來。她中風了。

立刻旁邊的人把她抬到床上去——那隻床她就沒有再下來過。李蓮英對於他這幾句話所造成的後果，必定是得意微笑吧？他知道太后的威勢已盡，清朝國運已完，現在他只想挾着那無限的財富遠走高飛去享福去了。

慈禧在臨終之前，還派人傳「皮硝李」來。一般人相信太后召他的意思是要警告他，她要死了叫他留心仇敵。他在朝中一輩子，除了贏得太后的信任之外，簡直沒有一個靠得住的朋友。後來張德總管跟我說，老佛爺想在臨終前再爲他安排一些什麼事，不料李蓮英現在知道太后已無權柄，竟拒絕不來。他所說的話也正可見出他的虛偽無恥。他說：

「老佛爺在生的時候，我萬分崇拜她，我願意永遠記得她生時的音容。我決不忍心看她最後受苦的神情。我不能去！」

慈禧聽到了這種話心裏作何感想永遠沒有人知道，因爲她一句話也沒說就死了。

慈禧職氣之後，整個的紫禁城都蒙上了一層死亡的黑幕。大小太監都低着頭噤聲的來來去去。只有李蓮英一個人，等到人家向他去報信時，他已經不見了。從那時以後，就從沒有人在紫禁城裡看見過他。他過了多少年後才在北京死去，到死還擁着搜括的萬千財富。我們很難想像他臨終時心裡所想像的事；他這個人到死沒有一個男人或女人可稱爲是他的朋友的。

宮女們也是在各宮殿間輕步的走來走去。那些生前懼怕老佛爺的人現在都忍不住的在走路時候忽然東張西望起來，惟恐會衝撞着那位凜然不可犯的老太太似的，他們都一致相信她的魂靈一定不會遠去的。

根據張德後來告訴我的話，我可以想像老佛爺死後陳列在那兒的一付情景。對於別人他也許是殘忍的，但是她對於我總是一個慈愛的老太太。她需要別人瞭解她，但是她永遠沒有得到，因爲她永遠沒有將內心顯示與人。

我想她死後或者很快樂。因為她生前沒有一樣願望沒有達到。她知道她是要去了。所以她把溥儀叫來爲皇帝。於是溥儀正式登場了。

### 三九 滿宮不快樂的人

於是溥儀就做了皇帝了，他成了也許是除了光緒之外最不快樂的一個皇帝。慈禧死去之後，光緒的寡后隆裕后，就升做了太后。溥儀的父親醇王變成了攝政王。由於隆裕后在慈禧生前過的一種極不快樂的生活——一部分因爲她終身懼怕慈禧，一部分因爲光緒與她不對——因此她現在做了皇太后之後，一概大小國事都不聞不問，只尋求她過去享受不到的聲色之樂。爲此在她執政時代，紫禁城與頤和園的戲院，大爲繁盛，而國家大事反而寂寂無聞。

這位太后是慈禧的一個內姪女，當初聘爲光緒后，原是慈禧要使她娘家人繼續掌執大權的一番用心。從表面上來說，教養溥儀當然應該由她來負大部分的責任才對。但慈禧不知如何，又纏七夾八的指定其他幾個人來幫忙，結果造成了溥儀永遠的不快樂。被指定的人中，有一個是光緒的遺妃，珍妃的妹妹瑾妃，還有兩個是從前同治皇帝的兩個妃子，因爲慈禧又將溥儀承繼在同治的名下做他的兒子。所以，這位三歲的小皇帝溥儀要受四個婦人的管教！一個說東，一個說西，一個說南，一個說北，可真難爲了這個孩子皇帝。

此外，小皇帝還要研習經書，因此教書的講師又是四個人。另外還有他的親生父親攝政王，當然也要參加教養之職。難怪溥儀的官內永遠是不快樂的。其實以我居住宮中二年的經驗而論，那兒沒有一個人是快樂的。

光緒是不快樂的，因為他被幽囚在宮中，對太后始終是既恨且怕的。隆裕后也不快樂，因為她的丈夫光緒，始終不愛她，她只作了一輩子的掛名皇后。光緒臨死時，還拒絕不肯朝她看。瑾妃也不快樂，因為光緒至死恨惡她。所有的宮眷們都不快樂，因為他們一生只是曲承太后意旨而已，事實上等於是她的奴隸。再說太監吧，從最高的到最低的也都是不快樂的，因為他們縱有俸金萬貫，也買不了那種人類的真正快樂。就是最出名掌大權的李蓮英，終其生也是不快樂的，因為他的最大野心——做太后的皇帝老公，管理中國——永遠不能實現！當然這可以說是一個瘋狂的野心，但是「皮硝李」的貪慾是無止境的，為此他也是一輩子不快樂。

不過滿清宮庭中最不快樂的人，大約還是慈禧太后本人。她雖一統天下五十年，然而她心中最親密的願望却始終沒有達到——得到她的愛人榮祿。格於禮教，兩人的愛情就活活犧牲了。在如此環境下生長的溥儀，試問如何能快樂呢？

## 四〇 大清朝就此完了

但是醞釀了無數年的風雲，現在已經到了普通可見的程度了。大約除了朝廷本身之外，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滿清的國運已經告終了。宮裡頭對於外傳革命的消息還絲毫不肯相信。只有軍機大臣慶親王知道滿清的被推翻已經不遠了。但是當他要告訴大家時，大家都不理他。那些高級官吏，仍然金迷紙醉，夜夜元宵；對於革命軍節節勝利的消息，只當作笑話，毫不在意。

當時革命軍連連進展，攻城克地，勢如破竹。多年來對滿清表示親善的官員都倒到革命軍那裏去了。孫逸仙竭力宣傳革命主義，滿清的龍則一步一步的後退。不久之後，革命軍就像野火一樣，蔓延各地，這時候滿洲人才知說大勢已去，但已經太晚了。無數的城市裏都有滿洲人被殺死。所有的婦女

也紛紛自殺求全。就是隆裕皇后也因為相信自己已造成清朝傾覆的罪人而企圖自殺，以謝國人。但她被人救下，兩年之後方才心碎的死去。經過幾年的君主專制，中國居然推翻了滿清而成爲中華民國了。這是可能的嗎？看起來好像絕對不可能，然而事實上的確是如此。

那些服侍溥儀的太監們與老百姓們都紛紛從這將沉的大船裡逃走了。整個朝庭動搖了，這時候，恐怕就是老佛爺仍活着也不能支撐這個不可避免的殘局了。其實光緒早就看到了這一天，會竭力想變法維新，企圖拯救於萬一。不幸他本人做了個囚人皇帝，心有餘而力不足。如果他那一次政變成功，說不定中國的歷史會和今日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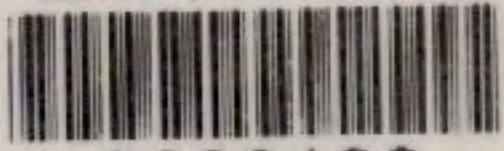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隆裕皇后爲她自己以及宣統簽寫了退位詔書。從此溥儀就變成了一介平民，而享國二百餘年的清朝也告終了。

——完——

德齡女家名  
著原士女齡德  
述譯家名

清宮秘史叢書

御香縹緲錄	一冊	三元六角	百
瀛台泣血記	一冊	三元六角	新
童年回憶錄	一冊	二元	書
清宮二年記	一冊	一元八角	店
清宮夜譚錄	一冊	一元六角	發
御苑蘭馨記	一冊	一元六角	行



# 御苑蘭馨記

全一冊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原作者 德齡女士

譯述者 李葆真

發行者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

發行所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華南特約 國光新記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第三版